

編者說明

目前，拉丁美洲各國和亞、非各國一樣，廣大群眾反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獨立、爭取階級利益的鬥爭日益蓬勃發展。被奴役的各國人民已經普遍覺醒了；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已經愈來愈發揮重大作用；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在民主民族的解放鬥爭中的領導作用越來越顯著了。

但是，我國各高等學校由於缺乏這方面的材料，在開這方面的課程時遇到一定的困難。為了逐步幫助解決教學方面的困難，也為了給我國歷史界對拉丁美洲現代運動的研究提供一些資料，我們早就打算不定期地翻譯出版一些重要論文的集子。現在先印出這本小冊子。

可惜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及時，除了我們轉載自《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的三篇文章外，還有幾篇已在我國別的刊物上出現了，但是為了便利讀者，我們認為必要的還是選入本集，好在雙方的譯文也并不完全一樣。

見聞所限，選譯的文章不夠全面，選題有不少缺點。衷心希望讀者多提意見，幫助我們改進工作。

1960年4月

目 录

編者說明	iv
一、恰古年柯：不发达国家人民爭取独立斗争的几个問題	1
二、馬尔迪略：拉丁美洲现状	17
三、列文：拉丁美洲行动起来了	34
四、皮·雷耶斯：关于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几个問題	47
五、保·岡·阿尔貝迪：美国壟断組織压榨下的拉丁美洲	62
六、瓦西里也夫：美国殖民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遭到越来越 越多的反抗	74
七、阿·加里宁：拉丁美洲各国中的国家資本主义成分	89
八、叶尔莫拉耶夫：拉丁美洲各国第一批工人組織和馬克 思主义小組的产生(1870—1900年)	106
九、布拉斯·罗加：古巴革命在行动中	133
十、柯瓦尔：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机时期巴西的階級 斗争	148
十一、魯意·法柯：康諾多斯的农民战争	180
十二、叶尔莫拉耶夫：阿根廷共产党——第三国际在拉丁美 洲的第一个支部	211
十三、阿尔奈多·阿尔瓦雷斯：阿根廷工人階級爭取自己的 生存权利和利益的斗争	240

不发达国家人民爭取独立斗争的几个問題

恰古年柯

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根本改变了現代資本主义发展的經濟、社会和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已經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变成了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的崩潰过程急剧地加快了。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区内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壟断資本的思想家們企图歪曲資本主义日趋崩潰的发展过程，掩飾帝国主义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矛盾，并且散布这样的思想，說什么帝国主义已經根本改变了，它已經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一般的資本主义，而是“人民的”、“民主的”和“和平的”資本主义。

曲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发展过程的实质，在资产阶级的宣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現在，公开維護殖民政策的人已經为数不多了。帝国主义的大多数思想家伪装了起来，甚至时常以殖民压迫和剝削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現。同时，他們企图把并非許多国家进行革命而使殖民制度破灭的过程，說成是殖民主义者的善行，說什么好象是殖民主义者自願放弃使用政治暴力的。他們断言，好象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經过去，而資本主义发展的某种新阶段已經到来，这个阶段沒有殖民地和殖民压迫等等。

帝国主义宣傳极力歪曲“殖民主义”这个概念（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們把它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主义体系”的概念对立起来），閹割它的社会經濟实质。帝国主义宣傳常常对殖民主义作出一些荒謬的定义，例如象“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工业发达国家通

过政治监督同技术发展落后国家的接触”，“处于技术发展完全不同阶段上的各国人民間的相互关系”^①等等。例如紐約大学的教授托瑪斯·亚当硬說，“殖民主义是一个用于把西方文化历史性地傳播到世界比較不发达的地区去的術語”，“殖民主义是文化接触的方法”^②等等。

帝国主义的許多思想家竭力对“殖民主义”的概念作荒謬的解釋，以便使不发达国家人民不注意它的最重要實質，即經濟奴役和剝削。例如，还是那位亚当教授把殖民主义仅仅解釋为“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政治监督，它們的社会和經濟生活受統治国家的指导”。他公开宣称，“这个術語的狹意解釋需要去掉象“經濟殖民主义”这样的不确定的字眼”^③。

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維廉·白斯克揭穿了这种縮小“殖民主义”概念的原因，他說：“經濟束縛不应被政治独立所消灭，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果就会是严重的”^④。

資产階級宣傳机构力图証明，不发展国家人民取得国家独立的本身就意味着殖民主义的完全消灭，意味着殖民主义剝削时代的結束。关于現在“殖民主义已經成了幽灵”，“西方殖民主义已經死亡”等等的思想被拼命散播着。而有些人，象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艾倫更进而硬說，“帝国主义已同殖民主义一起成为过去”^⑤。奧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領草案直接說，“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經被消灭，如果不算較小的殘余的話”。

① Thomas R. Adam. Modern Colonialism. (托瑪斯·亚当：《現代殖民主义》)第1頁，紐約，1955年。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頁。

④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鉴》)1956年7月。

⑤ 同上。

这些論調不是什么別的东西，而是企图轉移不发达国家人民对为巩固自己的政治独立和取得經濟独立而斗争的注意力。

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及其实质

列宁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主义体系的实质，进行了分析。他的出发点是，欧洲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深，包括了各該国的不同經濟部門，而且广，擴張到了“还没有被占領的”广大地区，擴張到沒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渦的国家”^①。资本主义逐漸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变成世界体系。这一过程同时又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轉变为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

世界經濟内部各国之間所形成的相互关系首先是經濟关系。资本主义把一些个别的国家强行拖入新的社会經濟秩序中去，把在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制度从上面强加給参加世界經濟的所有其余国家。用这种方法移植的资本主义的派生的生产关系^②成了統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經濟内部的个别环节間进行社会經濟联系的主要形式。

在世界资本主义經濟体系内部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預定要分化出少数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去剝削世界其余部分。統治关系和与其有关的暴力关系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屬国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由于建立了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全部的压迫和奴役的工具为自己服务的全能的經濟壟断組織，这是不可避免要产生的。

馬克思还远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就着重指出了政权在掠奪殖民地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在能应用“直接政治权力和經濟权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4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

“力”的地方通过使原有的經濟形式解体的办法建立殖民地的經濟結構比“沒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①的地方要快得多。

此外，在世界領土已經瓜分完毕的时期，殖民者的政权力量是使他們夺得的領土免受其他帝国主义强盜侵犯的一种独特的保障。同时，金融資本的經濟力量也极大地增长着，它甚至能够剝削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独立的国家。

殖民帝国是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政治統治的、历史上形成的形式。宗主国确立的殖民制度保証宗主国的壟断組織联盟对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进行无止境的剝削。

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些个别的民族經濟变成統一的世界資本主义經濟的組成环节。在这个世界經濟的内部形成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国家集团：一方面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被他們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

对經濟落后国家的人民施以暴力和奴役，掠夺其他国家和領土是世界資本主义經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形式，而一小撮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資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資本主义交換形式的基础上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的剝削，就成为这一过程的經濟内容。

列宁指出：“資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財政扼制的世界体系”^②。

依据馬克思和列宁的論断，“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这一概念的内容应该具有下列几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殖民帝国是做为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进行政治統治的形式而存在的，这一形式是在历史上由瓜分世界領土形成的；

(二)殖民地經濟在帝国主义时代被迫变成世界資本主义經濟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412、413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3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

的組成部分，它是作为“世界农村”（农业原料附屬地）而存在的；

（三）金融資本在国际資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資本主义交換形式的基础上对不发达国家从經濟上进行殖民剝削。

殖民体系的崩潰是这样一個过程，它很自然地首先是要取得政治独立，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为爭取經濟独立的斗争創造前提。不发达国家人民取得經濟独立将意味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完全消滅。

殖民体系崩潰的决定性因素

殖民体系的崩潰过程是在一定的内外因素結合的基础上发展的。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在解决民族問題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激发了不发达国家人民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各民族和国家間建立了完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一切被压迫的各国人民是一个生动的和具有鼓舞力量的范例。东方被压迫各国人民把苏联看成是解决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偉大典范。

殖民体系的命运在苏联軍隊反对希特勒德国和軍国主义日本的軍隊的戰場上，就已經被决定了。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飞速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崩潰創造了最重要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民族解放斗争創造了全新的形势和开辟了新的前景。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命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了帝国主义侵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也成了不发达国家人民在爭取独立的斗争中的主要支柱。

有利的外部因素急剧地加速了内部矛盾的尖銳化，并且促使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殖民体系崩溃的内部前提在帝国主义剥削前的整个时期，特别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以来就逐渐创造了。

在不发达国家中，由于资本输出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的增长，破坏了（并且继续在破坏着）已经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即不发达国家经济向农业原料地发展的方针。殖民地和附属国年青的、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压迫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化。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反对经济、政治和精神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规模，也愈益扩大。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急剧崩溃过程和前景是同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过程和结果密切联系着的。

帝国主义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殖民体系的崩溃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它包括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各国人民和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个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极为多种多样，殖民体系的崩溃不可能是同样的、同时的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用革命的方法结束了压迫和剥削，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顺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从而使帝国主义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些国家人民的胜利意味着：殖民地世界约占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那种使它们曾经成为被蹂躏和剥削的对象的制度，永远断绝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就大大缩小了殖民剥削的范围，而且永远剥夺了帝国主义者榨取殖民地超额利润的重要源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些国家在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对外贸易的周转额中占10%左右，占不发达国家全部外国投资的10—12%左右^①。

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民主革命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联合力量所取得的胜利，使得有可能不仅一举消灭在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而且消灭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最终地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这些国家的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依靠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的兄弟援助和经验，因而就有可能迅速地消灭经济方面的长期落后、畸形发展和片面性质，消灭人民群众的贫困，并且急剧地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国家加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仅会迅速消除殖民剥削所遗留下来的后果，而且保障它们免受帝国主义企图将殖民奴役的枷锁重新套在它们人民身上的危险。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削弱了帝国主义，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殖民帝国的崩溃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消灭殖民体系不仅限于只用使一系列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完全地、最终地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办法。社会主义的增长和巩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帝国主义的急剧削弱，就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殖民体系瓦解的可能性。帝国主

^① 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科学研究人员B.柯隆塔伊的文章中的统计数字，材料来源：《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Foreign Commerce Year-Book》。（《国际贸易指南》；《外国商业年鉴》）和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K.利尤斯所著的《债务国和债权国》。

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人民間的政治和經濟关系的破裂，就表明了这一点。

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前殖民地的取得国家独立最明显地表现了帝国主义者和不发达国家人民之間关系的深刻危机。取得独立的道路和国家政权的形式可以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完全断絕了同宗主国的政治关系，另一些国家取得了自治的地位。但是，尽管如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国家的原有独占的統治地位摧毁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受到了最大的損失。例如，英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帝国的88%的人口和60%的領土；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帝国的55%的人口和14%的領土；荷兰暂时还維持着統治的仅有过去帝国1%的人口和35%的領土^①。

第一表 帝国主义国家尚余的殖民地
(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領土)^②

地 区	面积(单位: 千平方公里)	人口(单位: 千人)
在 亚 洲	1, 270. 7	8, 825
在 非 洲	21, 441. 9	137, 210
在 美 洲	4, 225. 2	7, 235
在 大 洋 洲	586. 2	3, 206
总 計	27, 524. 0	156, 476

在帝国主义强盜仍然独占統治的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領土上居住着一亿五千六百万多人。不发达国家的絕大多数人民消灭了殖民制度。

許多經濟上不发达的国家在通过解放斗爭取得了民族独立以后，虽然沒有参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但是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爭，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反对帝

① 根据《Demographic Year-Book》(《人口統計年鉴》)的材料, 1957年。

② 同上。

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而斗争。

亚洲大多数国家和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力量的急剧削弱，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不发达国家内旧的政治统治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完全破产。

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和部分的非洲国家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并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在历史上形成的、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殖民帝国的基本政治统治的形式的崩溃。

在不久以前，殖民帝国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一贯竭力追求的、奴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基本形式。在当前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已经无力保持自己的这种统治形式了。殖民国家已经不能使殖民地的人民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在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冲击下，它们被迫退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放弃直接的政治控制，但是仍企图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

帝国崩溃这一事实的本身证明：帝国主义剥削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都起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殖民帝国的崩溃，帝国主义宗主国失去了任意把过去殖民地国家的领土用做军事进攻基地和把这些国家的人民充当“炮灰”的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条约原则”。现在，他们竭力把不平等的条约和公约强加给过去的殖民地，以便利用它们的领土和人民为其侵略计划服务，并且把它们的经济引上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道路。为此目的，他们力图在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中扶持听命于他们的反动政府，以便把这些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化为乌有。

大多数亚洲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所取得的政治独立，使得那些仍然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人民也走向革命。

同时，殖民帝国的崩溃还证明，帝国主义宗主国在销售市场、投资势力范围上的独占地位，以及在前殖民地国家中对原料产地的壟断都已经破坏，而在许多环节上还被消灭。

宗主国首先失去了通过殖民地国家的国家机器对殖民地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来源。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拥有壟断权，根据一些统计，它们依靠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的收入，占财政资本从殖民地国家所获取的全部殖民地贡税的10—12%。丧失了这些收入，就意味着丢掉了人为地扶植宗主国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

消灭剥削殖民地的壟断权同时也意味着，原宗主国从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超经济剥削所取得的那一部分收入的继续减少。在以前，首先是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享有剥削殖民地国家的一切优先权，现在，随着殖民地壟断权的丧失，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却不得不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及前殖民地的当地资产阶级“分享”这些利益。

宗主国的财政资本再也不能直接防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渗入自己的市场、原料来源地及其在不发达国家的“势力范围”。这说明，第一，前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单独地享有同单方面贸易和剥削原料来源地有关的优先权。第二，由于丧失了直接确定向不发达国家投资的方针的可能性，前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无力直接影响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第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壟断资本现在能够自由地渗入在以前不公开的殖民地市场，并且直接参加对殖民地的剥削。

同时，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前殖民地的取得民族独立就给年青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消灭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斗争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着宗主国资产阶级在从前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所剥夺去的那一部分殖民地

貢稅。从前，殖民地各国人民用劳动所創造的这些資財，都是用于維持殖民地的政治上层建筑，而且大部分都流往宗主国^①。这些資財沒有被用于不发达国家經濟和文化的发展需要。現在，前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階級掌握了政权，因而就有可能积蓄大部分的这些資財扩大对本国經濟的投資。

国家政权轉归民族資产階級掌握，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很多方面丧失了对这些国家經濟的許多控制权(对土地、水、矿藏的最高所有权以及这种权利所在的地方；在信貨货币、交通運輸和邮电方面的主要障地)。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經濟发展的影响受到限制。这也就是前殖民地取得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由于把整个国家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民族資产階級同时便取得独立地同其他国家建立經濟联系的权利，这个权利在以前是属于宗主国資产階級的。这說明，民族資产階級現在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壟断組織間的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自己在貿易、信貨和供应設備等等方面取得更有利的条件。

民族資产階級还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确定本国的經濟政策的可能性(限制外国資本的活动；保护民族資本，使其免受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的競争，以及促进本国資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形式；改变殖民地經濟結構的措施等等)。

現在，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信心百倍地增强着自己的力量，而帝国主义則走向完全破产的时代里，前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和在半殖民地消灭亲帝国主义的制度的事实本身，就有着新的意义。由

^① 例如根据印度經濟学家沙赫和克哈姆巴特的統計，1921—1922年英国殖民官僚机构在印度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土邦的稅收)剝夺了印度国民經濟的16%左右，即三十七亿五千万卢比。其中五亿卢比做为“国内开支”直接汇往英国。其余的款項主要是用于撥給英国人为对印度进行殖民奴役而建立的政治上层建筑。见A. H. 列夫考夫斯基著《1947年以前印度資本主义发展的某些特点》，第106, 108頁，莫斯科，1956年。

于取得国家主权,前殖民地就开始在世界政治上,在进步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争取和平反对国际反动派的斗争中起着独立的作用。同时,政治独立在现在的条件下成为争取经济独立的重要斗争工具。

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经济解放便是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任务

政治解放使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并且大大地削弱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

同时,取得政治独立也是为经济解放而斗争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是不发达国家人民还要摆脱掉的一个重担。

经济独立的程度和取得经济独立的速度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该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有的自然资源等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取得经济独立也就越快。但是,取得政治独立以后所建立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的先进社会经济制度将用一切方法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它的发展速度,相反,陈旧的、过了时的制度将阻碍国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剥夺或限制别国取得政治自由。

在当前的条件下,注定使各国人民根除经济落后和贫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成为这一点的明显例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发展经济和文化以及扩大产量的速度方面,在消灭

过去的經濟落后和人民群众的贫困方面，在解决民族問題方面，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証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比資本主义有着无可爭辯的优越性。这些成就再一次地从实际上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經過解放斗爭而建立的先进社会經濟制度是取得經濟独立的决定性条件。

列宁不只一次地強調指出，一般來說，資本主义不管具有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物，經濟上的灾难总是它所固有的：“……不消灭資本主义，在經濟上就不可能消灭这些灾难，相反的例子一个也举不出来”^①。

現在不发达国家所經受的許多灾难(极端的經濟落后；殖民地的經濟結構；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間相互关系的性質等等)是世界上一般資本主义的本性。停留在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中，要消灭这些灾难是不可能的。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會上的报告中說：“現在欧洲和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都証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关系的結構和 性質的变化是殖民体系崩潰 的經濟表現形式

許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脫离資本主义体系并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殖民体系崩潰最充分和最全面的表現。此外，殖民体系的崩潰还表現在，目前許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加速增长，这种增长会引起这些国家殖民地(农业原料)經濟結構发生显著的变化。

以前，殖民地經濟发展的性質和方向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67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

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形式和方法。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不是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宗主国)的利益所引起的。为满足殖民地国内经济需要所必需的生产发展却停滞了。在对外贸易周转额相当大的同时，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却极其缓慢。已经形成的一些个别的地区市场，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服务的联系环节的作用。商品生产首先满足的不是国内而是国外市场的需要。一些个别的地区市场间的联系是困难的，这就妨碍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

今天，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在不发达国家面前就呈现出了新的远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不仅对帝国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关系、而且对整个东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方向发展起着日益增强的影响。在这些条件下，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就要寻找自己的社会经济道路。它们在结束了殖民压迫以后，力图在另外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社会。

前殖民地取得国家独立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为不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过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战后，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工业生产发展显著地加快了。在十年期间(1948—1957年)，东亚和东南亚的加工工业生产增长了几乎两倍。最近几年，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开始建立冶金企业。在某些国家中(印度)开始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出现了改变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倾向；这些国家也有了希望发展多种部门的经济和消灭单一作物制的意图。在扩大主要是用于出口的技术作物(或发展采矿工业)生产的同时，也采取了措施，利用国内的资源保证供应居民粮食和工业品。这种趋势客观上会引起前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加快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过程。

不能不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中出现的另一种趋势。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技术经济进步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开始改组经济（采矿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增长；目标转向其他市场等等）。

前殖民地的国家独立的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影响和力量的增长，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并加强了不发达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经济地位。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供应装备的权利几乎完全被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所垄断，它们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阻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现在，为了竞争和获取利润，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得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装备，不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抱的意图如何，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今天，不仅个别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权，而且整个帝国主义向不发达国家供应装备的垄断权，都破产了。在现代的条件下，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市场了。

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经济影响正日益减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它对前殖民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促进，是迫使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许多情况下部分改变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它由于害怕失去利润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不发达国家对物质和资金的需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这一事实减轻了不发达国家的困难情况，限制了财政资本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苏联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为苏联同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者竭力要把经济不发达国家控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建立的新的、平等和互利的关系使帝国主义者很害怕，有时比它害怕从这些国家剥

削所得利潤暫時下降還要厲害。帝國主義壟斷組織擴大對不發達國家的國家貸款和補助金，以便阻止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加強，阻止以剝削和強者掠奪弱者為基礎的關系的崩潰。

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和日益發展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強大影響，不發達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性質有了某些“改善”，但是這並不是什麼別的，而正是帝國主義軟弱的表現。

殖民體系的命運早已注定了。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經濟競賽中所取得的成就，加速着帝國主義的瓦解，並且便于不發達國家的人民向真正進步、擺脫剝削、獲得完全解放的道路過渡。

〔翟世雄譯自《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1959年3月号〕

拉丁美洲現狀

〔烏拉圭〕 馬尔迪略

拉丁美洲，同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一樣，是資本主義世界通稱為廣大的不發達地區的一個部分。這些地區的許多共同問題是為大家所熟知的。這就是工業落后、農業不發達、生活水平極低。它們的經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出口原料和進口工業品。大多數不發達國家，不論其為殖民地（如比屬剛果）或半殖民地的共和國（如拉丁美洲國家），都在某種程度上受着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其中某些國家，如印度和伊拉克，只是在不久前才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

這些國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國內的深刻變化的過程，目前已經迅速發展，而且對全世界來說已具有頭等意義。同亞、非國家比較起來，拉丁美洲國家還有着某些優越性。拉丁美洲國家從前曾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在130多年前它們幾乎都取得了政治獨立；從那時候起，它們當中的許多國家曾不止一次地為反對外國（主要是美國，還有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的侵犯、保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鬥爭。因此，長時期以來，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自覺就已逐漸成長。

在經濟上，拉丁美洲整個說來是比較發達的。這些國家的工業種類繁多，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也較高。五十多年來，這些國家已經有了定形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運動。這個地區的最大國家之一墨西哥還具有相當的革命經驗，它曾把大地主的千百萬公頃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把原屬於美、英公司的油田收歸國有。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未能改變經濟的半殖民地性質，這

就是拉丁美洲各国取得独立之后首先被英帝国主义、而在二十世紀又被美国强加在身上的半殖民地經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假繁荣所产生的条件(这是同战后恢复过程和增加軍費有关的), 拉丁美洲国家也出现了显著的經濟复苏現象。但是这种复苏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現象, 它不能够消除这些国家畸形的、半殖民地的經濟体系。相反地, 它只会加深这种經濟体系的落后性, 使固有的矛盾尖锐化。在 1957 年, 特别是 1958 年, 拉丁美洲主要出口商品已开始感到銷售困难, 于是严重的經濟危机就成为必然的結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企业家們取得了有利的投資条件。由于从美国以及其他傳統供应国的进口商品大大减少, 拉丁美洲的本地新企业就迅速发展起来, 旧企业也在扩建。此外, 拉丁美洲国家还找到了一些新的出口市場。自然, 只有当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在战后尚未恢复战前对外貿易水平及結構的时候, 才存在这种有利的形势; 拉丁美洲的某些工业部門, 特别是最发达的紡織工业的产量大为增长。

在大战期間以及战后, 拉丁美洲傳統出口商品(咖啡、棉花、糖、石油、鉛、鋅、銅)的数量大大增长(当然不是沒有短暫的中断)。因此, 在美国恢复大量出口工业品之前的几年, 这些国家曾积累了不少外汇。

战后, 从外国(差不多完全从美国)向拉丁美洲主要工业部門流入的資本日益增多。1957 年, 美国在这些国家的长期私人投資总额約为 97 亿美元^①, 这个数字比 1950 年的类似投資几乎增加了

^① 《現代商业概覽》, 1958 年 9 月, 第 16 頁。

一倍,比 1943 年的美国投资增加了两倍多。

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美国的大公司竭力企图冲破拉丁美洲各国为保护本国微弱的工业而于 1929—1933 年危机期间规定的限制进口的税率及其他障碍,已开始在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在墨西哥和巴西等最发达的国家建立美国的企业、分公司和装配工厂。美国的零售商业公司也在大肆展开营业活动^①。

由于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拉丁美洲各国的基本经济指标急剧地提高了。它们的总产品曾从 1945 年的 285 亿美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540 亿美元^②。在同一时期内,每年的固定资本投资从产品总额的 10% 增加到 19%。1956—1957 年,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 10%。加工工业产值从 68 亿美元增加到 98 亿美元(全部数字均按不变价值的美元计算)。

拉丁美洲加工工业总产量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要快得多。生产资料的生产也有所提高。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早已有了冶金工业,而到 1959 年底委内瑞拉也将出现冶金工业。战前,钢铁的产量十分稀少,而 1957 年,钢铁产量就超过了 300 万吨,而且其中一半是巴西生产的。

水泥的生产发展得更快。1957 年,在 17 个国家内共有 90 多座水泥厂,产量为 1,400 多万吨;现在,拉丁美洲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本身的水泥需要。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还建立起了石油加工工业和汽车工业。

^① “西尔斯·罗伯克公司”,“伍尔沃思公司”,“沃尔格林医药公司”,“波登奶品公司”等。“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在墨西哥开设有 15 家商店,营业方面占该国零售业第一位。

^② 在 1946—1955 年中,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5.9%,而西欧为 5.3%(1949—1955 年),美国为 3.7%(1948—1955 年),均按不变价值的美元折算。见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拉丁美洲经济公报》,1958 年 3 月圣地亚哥出版,第 12 页。

但是,应当承認,整个說来,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是不健康的。几年以前,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曾指出:

“工业化……碰到了一系列的本質上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电力,不論是現在所采取的措施或者即将实现的計劃,都不能克服这个困难……在原料及燃料的供应上,以及在成本方面……都反映出了运输上的困难,因而不得不使商品反常地大量堆积起来,以至阻碍了工业商品市場的扩大。市場受到国民收入不均衡分配的影响,常常无法容納那些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部門(如紡織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

生产能力沒有充分发挥出来……鑄鋼能力的扩大并不总是符合于軋鋼机的生产能力或者現有原料和燃料的儲存情况……在許多情况下,建立新的工业部門,往往由于需要进口原料而造成外汇需求急剧提高的后果……^①

此外,还必須作几点补充。在十五年多的过程中,尽管对工业投入了大量資金,然而“重型机器制造业,即生产工业装备的工业,在拉丁美洲仍然处于萌芽状态。”^②1957年初,工业中主要还是消费品生产占优势,如在巴西占全部工业产量的67%,在厄瓜多尔占97%^③。因此,生产資料主要还是从国外进口。1957年,在較发达的国家里,全部进口額中生产資料占三分之一或更多些;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这个比例更大,如智利占43%,委內瑞拉占62%。^④

拉丁美洲工业的增长,是靠不断扩大工业原料和半成品(其中包括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零件)的进口量来維持。例如,在1948—1955年期間,这类商品的进口总量增加了38%以上,即比制成品

① 《拉丁美洲經濟概覽》,1951—1952年,第301頁。

② 同上,1956年,第2卷,第54頁。

③ 同上,1956年,第2卷,第3、10頁。

④ 同上,1957年,第3部分,第20頁。

(消費品和生产資料) 进口增长速度快一倍多; 而到 1955 年底, 即占进口总值的 40% 以上^①。結果, 無論是工业部門, 或是整个經濟部門就更加受世界市場供求关系的必然波动的影響, 而且还要繼續受这种波动的影響, 因为拉丁美洲必須靠出口原料来保持其支付能力。

假如我們撇开資本主义企业普遍不合理的和混乱的性質 (这种現象在不发达国家尤为突出) 不談, 那么战后拉丁美洲工业发展的主要缺点可以簡述如下:

1. 为建立和維持工业化經濟所必需的重工业, 要不是完全没有建立, 就是其发展程度根本不能滿足需要。^②

2. 为实现工业化綱領所必需的电力和运输工具沒有得到最低限度的滿足。

3. 工业增长的结果, 对进口生产資料、备用零件及工业原料的依賴性日益加深, 从而使整个經濟受到外部市場难以控制和經常出現物价波动的影響。

4. 大規模生产的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受到下面一些互相联系的因素的妨碍, 即产品成本太高, 利潤太大,^③ 缺乏出口的竞争能力, 人民的购买力經常不足。

工业 (即經濟中新兴的和先进的部分) 的畸形发展, 只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半殖民地地位所引起的全部矛盾的一部分, 这些矛盾阻碍着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基础。战后資本主义企业活动是在农业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扩大起来的, 这一事实乃是拉丁美洲各国經濟缺乏內部平衡的現象加

① 《拉丁美洲經濟概覽》, 1956 年, 第 1 卷, 第 211—212 頁。

② 从整个拉丁美洲的情况来看, 內部的鋼产量只能滿足日常需要的三分之一。

③ 每年投資所得的純收入为 30%, 被認為是逆常現象; 在較好的年代里, 利潤往往还达 50—100%。

剧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停滞不前，而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先前种植粮食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成了城市工业企业的工人，变成了粮食的购买者。结果，粮食进口量激增（与战前比较，小麦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多，肉类进口量差不多增长了二倍，乳制品进口量增加了四倍），尽管如此，拉丁美洲各国还经常出现食品不足的现象。

另一方面，“生产（指主要食品——本文作者）的经济刺激作用已经缩小了，这些产品的销售、保管和运输系统又比出口产品的相应条件更加落后。”^① 所以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资产阶级新建的资本主义企业力求生产足以获得高额利润的普通出口商品，而外国大公司却也在加速扩大它们的传统农业出口部门。1952—1955年，咖啡的每年平均出口量，按价值计算比1934—1938年多六倍以上，原糖和精制糖约多四倍，原棉多三倍半，鲜水果（主要是香蕉）多三倍，可可多五倍半，植物纤维多二倍以上^②。

农业的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无法养活本地区的人民之外，还有下述的后果：

1. 农业劳动者，不论其对农业生产的关系如何，将无法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超过最低生活标准，因此农民实际上不是工业品的消费者。然而农民约占拉丁美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一整个地区便丧失了为有效发展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市場。

2. 最近几年来，外汇收入的八分之五是来自农业部分，^③ 农业已成了拉丁美洲战后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因此，这个基础的削弱以至于破产，乃是全部生产体系衰退的决定性因素。

① 《拉丁美洲经济概览》，1957年，第三部分，第21页。

② 同上，第22页。折成1955年的价格。

③ 石油方面的收入占八分之二，金属方面的收入占八分之一。

此外，还必須指出另外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人所共知的因素。虽然目前拉丁美洲各国地方工业显然提高了剩余价值的积累速度和数量，而私人的投资和利润的消费基本上还保持着传统的性质。绝大部分剩余价值都投入不动产投机者和高利贷者的“企业”中，或投入商业中，甚至大量消耗于奢侈品中，或存入国外银行。据非官方统计，1957年，拉丁美洲人拥有美国有价证券达7亿多美元。至于存入美国和瑞士银行的款项究竟有多少亿，虽然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很可观的。按照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看法，“这样一来，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貯蓄都不能利用。”

一切不发达国家在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后，剩下来作为发展经济的资源就不足了。这是帝国主义辩护士们津津乐道的题目，他们往往借此大肆宣传所谓外国投资的必要性和良好作用。可是，在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未必会起到这样的作用。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投在石油工业。如把对采矿工业方面的投资加在一起，则约占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全部私人直接投资的50%。因为实际上这些国家开采的全部石油和矿产都用于出口，其结果，无法恢复的自然资源日益耗竭，而拉丁美洲国家只得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其中一部分就是各该拉丁美洲国家工人所得的工资，另一部分就是美国公司所缴纳的赋税和采矿利润提成。

外国对拉丁美洲经济的私人直接投资流入量和这些投资在拉丁美洲获取利润的外溢量之间的比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从1954年到1957年，美国流入的纯投资为2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所取得的利润却为30亿美元^①。这种简单的计算结果表明，在这些交易中，拉丁美洲所遭受的纯损失达

^① 《现代商业概论》，1956年8月，第20、23页；1957年8月，第25页；1958年9月，第19页。

10 亿美元。外国投资使拉丁美洲不能积累资本，并套取了拉丁美洲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在国际收支差额的主要部门中造成外汇的纯损失。

如果不把委内瑞拉计算在内（该国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暂时形成一个特殊的情况），到 1957 年，拉丁美洲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比 1956 年减少了 37,600 万美元。由于这种不良趋势的继续发展，在 1958 年就爆发了危机。

《纽约时报》写道：“几十年以来，1958 年是拉丁美洲经济情况最不好的一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家预算出现大量赤字，国外收入十分微薄，而且不足以支付必要进口商品的费用。”^①

早在 1956—1957 年，同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拉丁美洲也出现了出口原料生产过剩的迹象。一方面，由于美国增加对拉丁美洲的种植园和采矿工业的投资，因而生产提高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已经爆发了经济危机，因而需求量下降；这两种情况就促使拉丁美洲主要出口商品的销售困难进一步恶化。出口量降低了，出口价格下降得更多。

1958 年上半年，美国将原料的进口量减少了大约 5%，而且大部分进口原料的价格下跌了 8%。1957 年，拉丁美洲各国在同美国进行的贸易交往中，逆差就达 79,800 万美元。1958 年，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进口额减少了 5 亿多美元，然而对美贸易的逆差额仍超过 45,000 万美元。

其结果，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各国中都出现了预算赤字、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现象；在失业人员增长的同时，国内市场的价格却在提高。据智利总统阿历山大承认，1958 年智利的预算赤字为 22,600 万美元，这一年內，工业产量降低了 8.5%，而失业人数却增

① 《纽约时报》，1959 年 1 月 14 日。

加了一倍(現在每 100 万在业人中有 20 万人失业)。阿根廷的“号角报”指出,“危机窒息着”这个国家。美国 1957—1958 年的危机使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經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华尔街的壟断組織在拉丁美洲榨取了人民的全部血汗。

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战后历史中的作用并不只限于夺取利潤和进行掠夺。为了扩大在这一地区經濟的战略部分中的陣地和为了保卫这些陣地而不断地加强政治及軍事压力,美国拼命想把拉丁美洲早已形成的落后状态永远保持下去。

下面这种情况对拉丁美洲說来并没有好处:1957 年,拉丁美洲在美国全部对外私人直接投資中占 35%,即比任何其他最大地区所占比例要更大;它保証了美国公司全部国外收入的 35%。拉丁美洲在对美国貿易中所处的地位也极其不利。战后年代中,当拉丁美洲在美国进出口貿易額中占一半以上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中却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輸往美国的,而且这些出口业务是那些在拉丁美洲进行活动而受美国公司控制和利用的企业經營的。1957 年,在其他地区(加拿大除外)这种比例約为 10%。

經濟发展过程的特征就是这样,其結果,拉丁美洲各国的战后假繁荣,現在变成了危机。这些特征可以概述如下:

1. 工业的混乱及不稳定的发展,不能够达到工业化的結果。
2. 对原料出口和工业品进口的严重依賴性日益加深;而且除少数特殊情况之外,这种进出口貿易完全依賴于美国所控制的那个对外貿易地区。
3. 农业中半封建关系和寄生性的商业資本一向占着优势。
4. 外国财产日益增多,外国对主要經濟部門的控制日益加强,剩余价值的外溢量也相应扩大。
5. 因此,这一地区各国半殖民地地位(从經濟、社会及政治的观点来看)的基本特征日益明显。

二

“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9卷，第353—354页。)

在剥削阶级上层分子无可比拟的繁荣时期中，社会的“腐烂”是拉丁美洲战后发展的最明显、因而也是最突出的奇怪现象。很多方面，这种“变革”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已成熟，尽管“完成变革的革命者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但情况绝不是静止的，在最近15年中，许多互相影响的趋势对它发生着作用。

首先，由于外国垄断组织和本国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施加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因之反帝的情绪增长了，阶级矛盾也尖锐化了。以维护“法纪和秩序”为名而进行的残酷的军事及政治镇压，暂时削弱了一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这种“腐烂”严重地扩展和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这个运动也将相应地扩大和加强，而且更趋于成熟。

本文不打算探讨有关这些趋势的大量复杂的论点及其在个别国家的表现特征。但是，从整个地区看来，可以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使我们得以了解导致目前危机的社会及政治发展过程的本质。

拉丁美洲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剥削阶级的富有和被剥削阶级的贫困之间的对比日益加深。几百年以来，农民几乎生活在饥饿死亡的边缘，只是这种贫困现象不如城市里那么突出；因此在农村中的影响不太显著，而且发展也缓慢。然而，在大城市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有了大量增长（首都的情况尤其如

此), 貧困加劇和人口密集所引起的問題十分嚴重。

在這些城市里(目前, 有十幾個城市的人口已不下于 100 萬, 其中有四個城市的人口已超過 400 萬), 工商業發達、投機風行、官僚機構龐大, 而大多數的居民終年過着淒慘的生活, 住的是接連不斷的貧民窟, 那里既沒有馬路、也沒有電燈, 而且連一些起碼的公用設施也沒有。失業現象常年存在, 到處人浮于事。由于通貨膨脹、賦稅增長和失業現象的影響, 實際工資不斷下降, 如何生存下去, 已成了許多人的一个重要切身問題。

但是, 在拉丁美洲各國內又出現一個新興的、炫耀自己財富的財閥集團, 它們同那個貧困的世界恰成尖銳的對比。这里所指的財閥集團, 就是銀行家、高利貸者、投機者, 外國企業中的本地上层當權人物、進口奢侈品供銷商人、走私商、賣身求榮的政府官員和軍閥。

中等階層居民得到的經濟保障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中小業主被迫同美國壟斷組織在當地的分支企業進行莫能與敵的競爭。此外, 因為貨幣貶值已成家常便飯, 而且通貨膨脹已泛濫成災, 所以較小的企業就被逼得走頭無路。

自由職業者和職員(如醫生、律師、教員和銀行職員等, 他們多半出身于資產階級的中、下階層)的生活水平也在普遍下降, 這些社會階層越來越不滿現狀。

現在, 拉丁美洲各國整個社會體系的特点就是衰退和腐朽, 連文化生活也不例外。幾百年來一直在整個拉丁美洲占統治地位的教堂的影響也增長了。甚至在那些大規模地消除了宗教影響的國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里, 教權主義又成了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 人民群眾仍舊苦于目不識丁, 偏見深重, 在這些國家的廣大農村地區, 情況尤其如此。在城里的報攤和書店中, 只是一些美國出版的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的圖刊和漫畫。

此外，风俗习惯败坏的现象也颇严重。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存在着普遍的道德頹廢和贪污贿赂现象，只是其程度的轻重有所不同。贿赂和直接盗窃，使得国库为之一空。赌博和卖淫业已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行业。这种社会的“腐烂”现象已经到了解体的阶段。

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中，反动政府赖以维持其政权的政治手段，就是惯用的恐怖和收买的方法，有时还要加上一些煽动性的宣传，如在庇隆时代的阿根廷便是如此。但是，毫无疑问，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大肆干涉——经济干涉，政治干涉，而且当美国认为有必要时，还加上军事干涉。

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严重经济依赖性，使这些共和国及其政府在政治上更加受华盛顿的摆布。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代表正是听命于美国的自动投票机器的基本成员，而美国的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广泛地操纵着这架机器。

美国借以掩饰其在拉丁美洲进行活动的法律依据，就是美洲国家组织，其总部当然是设在华盛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组织，它是经过缜密筹划而由泛美联盟脱化出来的；泛美联盟从50多年前成立之时起，实际上就已经是美国的统治工具。

自从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以来，美国就在以后的一系列会议上强迫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许多军事和政治的“共同（同美国）防御”协定，以反对外部的“共产主义侵略”和内部的“共产主义破坏活动”。

可是，这些公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幌子，借以掩饰真正威胁着拉丁美洲的那种侵略和破坏活动，即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例如，1954年3月在加拉加斯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杜勒斯强迫通过了一些“反共”决议，这些决

議就是三个月后对危地馬拉大举进攻的直接准备工作。

美洲国家組織是对許多拉丁美洲国家施行血腥暴政的遮羞布；即使这种血腥暴政不是直接来自华盛顿，但是也經常会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美国公开地收买拉丁美洲的反动政客和工会領袖。拉丁美洲各国首都的大报纸也成了美国宣傳的直接工具。华盛顿的秘密警察在整个拉丁美洲恣意横行地作威作福。

美帝国主义同拉丁美洲內部的反动势力勾結一起，镇压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毫无疑问，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替美国效劳的右翼反动集团表示怀疑甚至是仇視，但他們长期以来准备反抗这些反动集团的决心不大，力量也是不强的。

工会也遭到了反动派的打击。

繼30年代經濟危机之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前和战争时期的殘酷斗争年代中，拉丁美洲許多主要国家都成立了强大的工会。几乎所有的工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采取了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方針。大約有10个国家成立了工会联合会，1938年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工会联合会都联合了起来，这就为以墨西哥人托列达諾为首的战斗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奠定了基础，它也加入了进步的世界工会联合会。

反动派拼命要破坏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团结，并控制一些最大的工会。美国駐拉丁美洲各国大使館的所謂劳工問題專員，供給必要的經費进行技术指导，公开地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他們在警察和某些工贼头目和美国劳联—产联的上层领导人物的无耻支持下，把許多工人組織变成了所謂公司工会（即受工业公司走狗领导的伪工会），并且唆使退出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加入华盛顿特务机构一手包办的、旨在与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相抗衡的傀儡“泛美”工会联合会。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虽然备尝艰辛,但还是继续坚持下去;经历住了一切考验,战胜了一切风暴,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时,它对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攻击,也绝对没有停止抵抗,并且由于这一方面的必要条件日益成熟,这种抵抗又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强烈。这种抵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具有不同的形式:在巴西为粮食暴动,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为农民夺取土地运动,以及到处发生的制造业工人、矿工、码头工人、教师和银行职工的罢工。

1958年是拉丁美洲战后历史中的转折点。这是国内和国外因素所促成的。拉丁美洲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起了重大作用,这种恶化程度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日益加深。不仅如此,美国还向拉丁美洲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其中包括棉花(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重要出口商品)和小麦(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

华盛顿为了保护美国工业的利益,限制进口拉丁美洲国家输出的铅、锌及其他金属品,这样就使得拉丁美洲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了。此外,美国不仅限于使拉丁美洲国家遭受损失,而且还对它们进行百般侮辱,拒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所坚持的关于稳定它们出口原料价格的一致要求。

原来就已灾难深重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集团之间产生了裂痕。大部分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军人甚至教堂僧侣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对待美国强加的制度所持的毫无条件的忠诚态度。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增长了,并且越来越有力量;拉丁美洲各阶级的千百万人民世代对美国佬的仇恨心情也显露了出来。同时,政治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成熟程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工会和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团体也都迅速地恢复了原来的积极性和力量。

同时,美国的国际威望下降,而一个力求争取和平、主张两个体系和平共处和建立互利贸易关系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威望却不断增长。这一切就为拉丁美洲进步力量的成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拉丁美洲同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额的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拉丁美洲说来,这具体地证明,它们有力量去对抗有害于它们的美国贸易垄断组织。因此,扩大反帝阵营和在拉丁美洲开展酝酿很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条件业已成熟。

1958年1月,委内瑞拉推翻了希门尼斯反动独裁政府,而且在这次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华盛顿亲信走卒希门尼斯的任务是保护美国在拉丁美洲所控制的全部财宝中最宝贵的东西——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30亿美元投资。希门尼斯在其十年的统治期间,施用了各种镇压手段,其残酷野蛮的程度超乎拉丁美洲地区任何其他国家。希门尼斯统治时期,在委内瑞拉美国为控制拉丁美洲而建立的军事前哨体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希门尼斯独裁政权之被推翻乃是美帝国主义一系列新的重大失败的开端。

十年来,智利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现在又重新取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并且迅速地成为了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阿根廷,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帝运动加强的结果,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在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联盟曾经提出了一项国内有史以来最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政治纲领。虽然新任总统上台后背弃了这项纲领,但是在国内,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本国反动军阀势力、半封建的牧场主和农场主的斗争都继续在一个新的、高涨的水平上发展起来,而且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

墨西哥的人民群众运动现在也在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工业中的和平”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政府豢养的、一贯投靠帝国主义

的工会领导人支持着这种局面；但是现在这种不可靠的“和平”已为工会普通会员的反抗行动和大学生们的盛大游行示威所动摇了。这些行动之所以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因为主要的国家企业（铁路、电讯、国有化的石油工业）工人以及小学教师工会的会员都参加了，而且也因为工人和教师们的主要要求是确立工会中的民主制度。

墨西哥政府尽管采取了残暴的警察行动（其规模之大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卡列斯专政时期以来所空前的），但仍未能把成千上万工人、教员、大学生以及同情他们的其他阶层人民的战斗精神镇压下去。在工会领导机构清除了政府的走狗之后，就为广泛恢复曾经盛极一时的墨西哥的工会运动准备了条件。

古巴在确立民主制度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成就。1959年1月初，延续七年之久的古巴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了。同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一样，巴蒂斯塔也是美国国务院所选中的角色，企图让他来保护和扩大美国垄断组织对古巴制糖工业、公用企业、采矿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大约10亿美元的投资。同他的委内瑞拉难兄难弟一样，巴蒂斯塔为了完成美国主子交给他的任务，不惜采用各种野兽般的暴行。大家知道，有两万古巴人被巴蒂斯塔的警察和军队打死。

但是，巴蒂斯塔政权之被推翻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古巴革命消灭了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立法和审判机关、陆军、海军、空军及全部警察制度的整个旧的国家机器。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来，拉丁美洲还未曾有过类似的革命。因此，在近50年的时间内，古巴人民是最先为民主和经济独立扫清了道路的拉丁美洲人民，这种民主和经济独立是拉丁美洲在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之后所没有能够取得的。

在其他国家里，如巴西、厄瓜多尔，以及不久前成为美国暴力

牺牲者的危地馬拉，进步力量也明显地巩固了自己的陣地。在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广泛政治变革的条件都已成熟。但是不应当低估在维护和巩固人民不久前所取得的陣地方面的困难；也应当估計到由于出現新的有利条件而繼續前进可能带来的困难。“美孚石油公司”、“联合果品公司”、“格雷斯公司”、“美国熔炼公司”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壟断組織还拥有种种进行长期和殘酷斗争的手段。

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的前途却日益在恶化之中。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及經濟力量的对比情况，越来越有利于拉丁美洲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从而也有助于建立一些基本前提以消灭經濟和目前社会及政治制度的畸形发展。

[譯自苏联《国际生活》1959年第5期]

拉丁美洲行动起来

[苏] 列 文

拉丁美洲各国正经历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高潮。全体人民愤怒的巨浪埋葬了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亚、委内瑞拉的比雷斯基·希门尼斯、古巴的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鲜血在争取西半球南部和中部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史中，写下了新的、光辉的篇章。尼加拉瓜、巴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的人民群众已经挺身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政权和华盛顿的走狗，他们的战斗精神日益奋发，进攻的热潮日益高涨。

纽约银行家的喉舌《纽约时报》写道，“就象消防队的闪烁着红色信号的控制盘一样，在拉丁美洲的地图上……到处都出现了巨大骚动的危险信号……”该报指出，在这广阔大陆上，民主和社会的革命已日益成熟。这一地区的巨大变革时期正方兴未艾……”^①

继亚洲和非洲之后，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也在开始瓦解。在委内瑞拉，由于人民群众直接在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进行战斗，终于推翻了希门尼斯将军的反动独裁政权；特别是古巴的人民，他们经过了长期的国内战争，最后消灭了巴蒂斯塔血腥的独裁政权，这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是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转折点，表明这一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古巴的革命还彻底地消灭了旧的国家政权机构，卡斯特罗政府已着手实行土地改革，这一事实说明这些变革的深刻程

^① 1959年6月5、8日《纽约时报》。

度，也說明了已經行动起来的社會力量的重要意义。

在美国壟断組織視为其首要剝削对象的那些国家里，民族解放斗争已經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斗争的目的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紐約时报》記者馬修斯就这一形势对美国統治階級的利害关系作了如下的說明：

他写道：“我們（即美国——列文注）能否作为一个自由和繁荣的国家（即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列文注）繼續生存于世，拉丁美洲具有重大的、甚至是生命攸关的意义……我国約有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輸往拉丁美洲，而我国的进口商品却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現在，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資达九十五亿美元之巨……如果沒有加勒比海各島屿上的基地，如果沒有巴拿馬运河，一旦外国发动侵略，美国就会失去屏障（显然，誰也沒有想侵入美国；如果沒有这些基地和运河，反倒是美国会失掉发动侵略的重要支柱——列文注）……如果把联合国大会中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票数失去，那么我們會处于什么境地呢？……不管怎样，我們应当說，如果拉丁美洲不站在我們这一边，我們的地位是会很危急的。如果我們不在拉丁美洲购买原料和失去了这个市場，美国就会淪为二等国家。”^①

馬修斯的这段話反映了美国壟断集团的深刻不安，这更加强調說明了拉丁美洲当前事件的意义。当然，南美和中美各国所进行的反对美国（以及所有外国）壟断組織橫霸势力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最初几年中，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曾有过一个高漲时期；但是自从那时以来，格兰得河以南各国的局势对美国主子及其在拉丁美

^① 《紐約时报杂志》，1959年4月26日。

洲的走狗來說，還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危險。這是當前國際局勢的特點以及拉丁美洲的形勢所決定的。

由於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有利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總危機日益深刻，這就促進了拉丁美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世界帝國主義遭受了一系列嚴重的失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已經走上了政治獨立發展的道路，埃及蘇伊士運河實行了國有化，伊拉克進行了革命，加納、几內亞、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國家取得了獨立國家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到新的水平。

蘇聯在經濟、科學和文化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對拉丁美洲各國的勞動人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紐約《華爾街雜誌》抱怨說，蘇聯用自己的成就“彷彿在告訴拉丁美洲國家說：由於實行了工業國有化、剝奪了外國資本和廢除了外債，由於進行了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我們已經把自己的經濟不發達的落後國家變成了一個不亞於最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了。”^① 這家雜誌不得不硬著頭皮承認，這種思想在拉丁美洲找到了“良好的基礎”。

這種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 1957—1958 年經濟危機的影響所造成的。這次危機越發加深了拉丁美洲各國由於長期遭受華爾街壟斷組織殘酷的半殖民地剝削而形成的局勢。

拉丁美洲各國的全部農產品和工業產品中約有 32%（其中某些國家的產品則達 60%）是用於出口的。這些國家對於對外貿易的依賴性之所以日益加深，其原因是：第一，它們是出口原料的；第二，各國的出口貿易中的主要輸出品只有一兩種產品（委內瑞拉為石油，巴西——咖啡，阿根廷——肉類和小麥，智利——銅和硝石，古巴——糖，某些中美共和國的大宗出口品為香蕉）占重要地位；

① 《華爾街雜誌》，1958 年 3 月 15 日，第 742 頁。

第三，美国是它們的主要买主和拉丁美洲工业品及半成品的供給者。1956年，在拉丁美洲的出口貿易中美国占46%，在进口貿易中美国則占50%以上。

在拉丁美洲的全部外国投資中，几乎有80%是美国資本。美国的石油公司控制着南美全部探明的石油資源的75%以上。智利的銅，有92%是美国两家大康采恩——“安納康达銅矿公司”和“肯納柯特銅公司”所生产的。美国資本所屬的公司控制了巴西整个国民經济的80%以上。美国著名的香蕉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主宰着加勒比海大多数共和国的經济。

美国壟断組織利用自己的經济陣地来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内政，扶植地主階級和买办資產階級，力图让这些反动分子来决定政府的人选和政策。

华尔街壟断組織由于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济中占有强大的陣地，力图在地方貨幣兌換美元方面攫取各种优惠，并且实际上控制着它同拉丁美洲进出口貿易中的产品价格。1956年的情况尤其如此，当时由于美国經济危机日益逼近，对原料的需求已开始下降。

1957—1958年，美国对拉丁美洲原料的需求量繼續下降；而且，美国政府縮减了补充其战略儲备的原料的购买量，又为了維護遭受危机侵襲的美国有色金属业的利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鉛和鋅的进口。这对于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秘魯、墨西哥和玻利維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美国扩大小麦、棉花及其他农产品的傾銷，給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了重大損失。美国企图緩和农业危机的作法严重地破坏了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貿易，阿根廷和烏拉圭（出口小麦），墨西哥、秘魯、厄瓜多尔、哥倫比亞（出口棉花）受害尤深。

仅在1957年一年中，拉丁美洲出口商品的价格急剧下降了：咖啡价值下降了8.7%；小麦——7.2%，糖——35%；銅——21%，

錫——8.7%，鉛——17%，鋅——25%。在1958年，價格仍繼續下降。1957年，拉丁美洲各國對外貿易逆差幾乎為6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價格下跌。1958年的情況更加惡化，出口貿易的收入比1957年減少了7億美元。

對外貿易逆差不斷上升，使拉丁美洲國家的預算出現赤字，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國內市場物價上漲。同時，美國市場及世界市場對拉丁美洲產品的需求量下降，拉丁美洲工業及其他建設所需的撥款資源減少，使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

到1958年年底，烏拉圭的失業人數達七萬人（全國有工作能力的居民不超過一億）；委內瑞拉——十五萬人（有工作能力的居民為一億七千萬）；智利——二十五萬人（占有工作能力居民的十分之一）；古巴——六十萬人（占有工作能力的居民的三分之一）。1959年的頭四個月，智利的生活費增長了17%以上；巴西工業中心的生活費則增長了22%以上（而且這是1958年以後的情況，在1958年一年中，生活費幾乎增長了30%！）；阿根廷的生活費增長了50%（而1958年已增長了45%！）。

阿根廷《目的報》強調指出：1958年5月，布宜諾斯艾利斯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能夠滿足一個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最低消費的70%；到1958年10月，就只能滿足54.5%；到1959年1月，則只能滿足50.2%^①。

1957—1958年以及1959年上半年，拉丁美洲國家罷工鬥爭顯著地高漲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有：1958年8月墨西哥10萬鐵路職工的大罷工（墨西哥的《永久周刊》認為，這是該國“工人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以及1959年3月的三條最重要幹綫上的鐵路職工的新罷工；1958年1月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及其他城

① 1959年3月11日阿根廷《目的報》。

市的政治总罢工；1957年8月和1959年1月古巴战后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罢工；哥伦比亚1957年5月的一系列政治罢工和1959年上半年的石油工人、铁路职工、银行职员们的罢工；1959年3月玻利维亚一万矿工的罢工；1957年春季，巴西伯南布哥和南里約格蘭得两州的总罢工，1957年7月钢铁工人的总罢工以及1959年1—6月码头工人、汽车运输工人和中小学教师的一系列罢工；1959年2月秘魯的15,000名矿工的罢工；智利的大規模頑强的罢工斗争。

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中，阿根廷的罢工运动达到了巨大的规模。1958年，阿根廷政府宣布一切离职的铁路职工应服兵役，这样才防止了铁路上的总罢工。但是，尽管当局采取了这种措施和宣布国内紧急状态，罢工运动仍在不断地发展。据阿根廷官方统计，1959年2月份的罢工次数达三十九起，3月份达77起，4月份达75起。1959年7月，有18万钢铁工人进行了两次罢工。从前，上述国家还从来没有爆发过这样规模巨大和蓬勃高涨的罢工运动。

而且，这些罢工运动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

当然，即使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罢工往往也具有政治意义。第一，这些罢工也经常席卷属于美国资本或受其控制的企业，因此，罢工的矛头是指向美帝国主义的。

第二，目前时期的罢工运动尤其如此；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在华盛顿的直接或间接压力下采取的措施，甚至也往往是引起纯粹经济性罢工的原因，华盛顿方面往往通过实际受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拉丁美洲国家用降低实际工资和劳动人民的普遍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进行“节约”和“稳定货币”。

但是，目前许多罢工参加者公开提出了政治性的要求。例如，墨西哥铁路职工的罢工行动大都是竭力要使政府放弃对铁路工会内部事务的干涉。智利的罢工工人力求废除雅尼斯—科赫反劳工

法，并终于在1958年达到了目的；这项反劳工法的目的是对工会运动实行警察控制，在这项法案生效的4年中，约有5,000名工会工作人员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有时，罢工者的要求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而且矛头直接指向美帝国主义，反对它把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生活，反对它的走狗在这些国家内的反动独裁政权。又例如，今年哥伦比亚几万罢工的石油工人不仅要求提高劳动报酬，而且还要求将属于美国石油公司的企业实行国有化。1957年，哥伦比亚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在罢工者的多次政治游行示威的配合之下，终于迫使华尔街走狗、哥伦比亚总统罗哈斯下台。1958年年初，加拉加斯的政治总罢工变成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华尔街的走狗希门尼斯的反动独裁政府。古巴的政治罢工，在颇大的程度上帮助了卡斯特罗起义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并结束美国壟断组织的仆从巴蒂斯塔的血腥独裁统治。

当然，这里所谈到的一些事件不能被认为是拉丁美洲史上的什么崭新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中，为摆脱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资本的横霸势力而争取经济解放的运动，为摆脱美国控制而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已经在拉丁美洲空前高涨起来。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大为增长了。在人民起义行动的打击下，美国资本横行的三个国家（哥伦比亚于1957年5月，委内瑞拉于1958年1月，古巴于1959年1月）中的华盛顿走狗的独裁政府相继倒台，这一事实就是明证。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特别是古巴的事件，对西半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反对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同伙——索摩查和特鲁希略的起义运动已日益成熟。不仅华尔街老牌政治代理人中尚在苟延残喘的代表们，甚至那些“现代的”、戴上“民主”面具而替华尔街效劳的狡猾政客，也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人民越来越

坚决地参加到各项事件的进程中去。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运动，成了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一现象的根源应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以前，这次大战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结构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同欧洲的贸易联系停滞，而且在从美国进口必需品方面遇到重大困难，这就促进了拉丁美洲各国民族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例如，从1936年到1956年的二十年中，乌拉圭本国资本所开办的企业数量，在食品工业方面大约增加了两倍，在纺织工业方面大约增加了3.6倍。阿根廷在1939年只有54,000家工业企业，到1947年则增到102,000家。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奠定了发展民族重工业的基础。阿根廷国家石油企业的石油开采量大为增长，巴西已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本国企业的炼钢量增加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农业工业国家了。

这些变化大大加强了拉丁美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在国家机构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增长了。民族资产阶级不断争取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甚至在某些国家里还领导着政府。但是这些变化使民族资产阶级同美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企图制止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扼杀或者掠夺刚刚开始发展的民族重工业。因此，在反对美国垄断组织及其当地走狗（即在拉丁美洲各国国家机关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的半封建地主及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民族资产阶级力图独立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特别是工业；而美国垄断组织则认为，这种独立发展将最终结束它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和彻底削弱它整个的世界地位；这两者的利益是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矛盾是经常性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对美帝国

主义及支持它的拉丁美洲的某些社会力量所采取的政策是不一贯的、十分动摇的，并且企图进行妥协。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的根源在于害怕工人阶级，害怕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是争取拉丁美洲经济和政治独立斗争中最彻底和最可靠的力量。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发展是比较有限的，而在战后年代中又受到美国垄断组织千方百计的阻挠，但这种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助于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增强它的战斗力量，巩固它的地位，提高它的觉悟。

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人数比战前约增加了一倍。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工业、运输业和建筑业中的在业工人有1,000万以上，而战前只有500万人。大企业中无产阶级的集中性也增长了。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智利，大工厂的工人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两倍。上述国家中，拥有5,000工人以上的工厂已有几十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中，罢工运动已开始高涨，与此同时，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多，集中性也不断加强，这就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巩固1938年在团结的基础上建立的战斗性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是，这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反抗。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美国劳联—产联的领袖们急忙动员拉丁美洲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势力，建立了一个受其控制的大陆的工会中心，来与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相对抗；这个中心即所谓泛美区域劳工组织。

这样一来，目前除了加入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工会之外，还有加入泛美区域劳工组织的工会在活动。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府工会和公司工会（实际上是企业主的直接走狗）以及天主教工会（它是由一个国际基督教工会联盟的拉丁美洲分支机构拼凑起来的，并受天主教会的领导）。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没有统一的民

族工会中心。

五十年代中間所出現的工人运动的新高潮，由于不久前美国危机的后果而具有十分鮮明的性质，这一高潮又有力地提出了劳动人民团结的問題。

1953年，在巴西的最大工业中心圣保罗建立了一个名叫“行动統一公約”的工会組織。目前，这个組織联合了九个工会联合会，共有80万會員，占該国全部产业工人人数的40%。巴西的工人报纸《呼声报》指出，今天巴西存在着“良好的团结气氛，保证属于各种不同組織和政治派别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共同工作。”

1959年年初，秘魯建立了劳工統一陣綫，它包括好些工会，其目的在于恢复国内的統一工会中心。委内瑞拉也提出了建立統一工会中心的問題。1959年5月，在蒙得維的亚举行的有80个工会的代表参加的會議，决定召开建立烏拉圭統一工会中心的成立大会。

在阶级斗争的战火中，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受到了锻炼，它的先锋队——共产党也得到了巩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共产党，并从内部来瓦解它們，但是这些企图都未能得逞。目前，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义政党。

* * *

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人民群众竭力要保证拉丁美洲国家奉行独立的、不受美国壟断組織的帝国主义利益所控制的对外政策。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貫拥护者不断地进行斗争，力求使拉丁美洲国家摆脱美帝国主义而争取經濟独立，发展本国工业（包括重工业），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使不受美国壟断組織的侵占；主張将美国壟断組織控制下的經濟部門国有化，保护国内市场，抵制美国的傾銷；主張

发展多边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这些要求的影响下，委内瑞拉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同社会主义国家恢复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智利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激进党要求政府同苏联恢复贸易联系。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各项要求中，土地改革占着重要的地位。实现土地改革乃是解决反帝反封建运动其他问题的关键。因为，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残余正是拉丁美洲各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拉丁美洲工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是美国垄断组织的帝国主义横霸势力的最可靠支柱。

大地所有制是拉丁美洲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半封建地主手里拥有大片土地，股份公司占有大片地产（这些公司往往又有美国垄断组织在背后操纵）；另一方面，农民和农业工人却没有土地，并且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以阿根廷为例，在科尔多瓦这个大省中，有一半的土地掌握在二十九个地主手中；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往往高达二万五千五百万公顷，这是普遍的现象，其他省份的情况也是如此。阿根廷的各股份公司拥有二千二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牧场和森林。而另一方面，一百二十万农业工人和七十万佃农却几乎没有土地。

在巴西，只占全国农业人口 1.6% 的地主拥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万公顷），而九百万农民却根本没有土地。在巴拉圭，一百七十六个地主差不多占有了全国 90% 的土地。智利有二百七十个大地主，每个地主占有五千五百公顷以上的土地（其中耕种的不足四分之一），而十万〇四千多家农户平均只拥有五·六公顷土地。

大多数农业人口的贫困和极其低下的购买力阻碍了民族工业国内市场的发展，因而也就阻碍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同时，半封建的大地主又是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及其向华盛顿奉行谄媚政策的支

柱。

現在，中美和南美的許多國家都提出了土改的要求，這個要求推動廣大農民和農業工人積極起來參加鬥爭。這一場鬥爭使日益覺醒的農民群眾同工人階級接近起來，因為除了農村裏的勞動人民之外，只有產業無產階級才一貫擁護根本解決土地問題。

在許多國家中，工人和農民越來越經常地採取共同行動。在哥倫比亞，城市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往往同農村中的許多次的戰鬥行動結合起來，而後者有時還具有農民戰爭的性質。農村中的武裝鬥爭，主要以貧農和農業工人組織起來的起義軍的戰役，在古巴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起了最重大的作用。

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一般都參加了目前拉丁美洲各國正在建立的各种反帝陣綫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日益顯著的作用。

這一類組織有：智利人民行動陣綫（成立於1956年，它統一協調八個政黨的活動，其中包括共產黨、社會黨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勞工黨）；巴西議會民族主義者陣綫（也成立於1956年，聯合了同樣一些社會力量的代表）；1957年成立的委內瑞拉愛國委員會（參加者有共產黨、工會和學生組織、工商聯合會）。

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和古巴等其它國家也在有組織地聯合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方面有了相當的進展。

我們可以从智利人民行動陣綫綱領的一個條文中，看出這些組織的倡議者給自己提出的任務。該條文指出：“土地改革……是對農村中各種落后現象的當頭棒擊。它的目的是要消滅大地主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它要為農民和城市先進力量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盟。”

巴西議會民族主義者陣綫在1959年4月公布的宣言中也要求實行土改，同時還要求採取措施保護民族工業和本國自然資源，使

不受美帝国主义的侵占。参加委内瑞拉爱国委员会的工商业联合会在1958年通过了“巴基西梅托宣言”，要求实行国家工业化，并认为工业化是“保证进步和经济的多部门发展、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手段。”

近年来，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们把为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而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石油工业的斗争，称为“争夺石油的战斗”；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拉丁美洲形势的特点，说明了美国垄断组织在地球的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的危机日益加深。

当然，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上还有着许多障碍。美帝国主义及当地的走狗（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天主教会）在那里还占有重要的经济及政治阵地。此外，反对它们的力量暂时还没有充分地团结和组织起来。

工人阶级面临着为争取自己队伍团结的顽强斗争；改良主义者及分裂分子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还有一些影响。农民还只是刚刚起来参加斗争。农民运动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采取了一些激昂行动，但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倾向于同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和集团有时会走上直接背叛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

但是，尽管如此，目前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深度和规模是不用怀疑的。帝国主义不管怎样努力，也无法返回到昨天美国尚在拉丁美洲实行顽固统治的时代。

[译自苏联《国际生活》1959年第10期。]

关于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几个問題

皮德罗·雷耶斯

目前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件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我們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人类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統治下获得解放的时代，是昨天还被压迫者用暴力阻止在前进发展的大道一旁的千百万人們积极投入历史性創造的时代。

在为爭取和平、爭取光輝的未来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舞台上，現在出現了一大批新国家。以爱好自由的傳統見称，曾經对世界文化的宝庫有过巨大貢獻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在使自己的努力同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威胁和橫行霸道的其他各国人民的努力結合起来。在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方面，正在发生有利于和平和进步陣营的新变化。

1957年5月，西半球最反动的制度之一的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亚暴政被粉碎了。1958年1月，在群众民主反帝的发动的打击下，委内瑞拉的美国傀儡伯雷兹·希門尼斯的亲法西斯独裁政权复亡了。1958年2月23日，在拉丁美洲大国之一的阿根廷，反动势力在普选中失败了。在古巴，民主解放斗争的火焰正在熊熊地燃燒。在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群众的反帝发动放射出来的光芒也显得更加灿烂。

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发生着这些变化，格兰得河北岸的人們已經掩飾不住自己心头的惊恐。北美帝国主义者了解，这一大片最富庶的地区正在从他們的魔爪中掙脫出来，而对这个地区的掠夺，近百年来，乃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目前时

期，則是實現華爾街金融寡頭的侵略陰謀的一個重要前提。拉丁美洲的人民正在實現自己的百年宿願：在每一個國家和整個大陸的範圍以內建立一種團結一致的局勢，使他們有可能粉碎外國壓迫的鎖鏈，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帝國主義的掠奪者們一想到這一點就駭得渾身發抖。

擺脫了外國奴役者的壓迫的拉丁美洲團結起來，我們各國人民的優秀兒子——何塞·馬蒂和聖馬丁，西蒙·波利瓦爾和佩提昂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理想，並且為這種團結的實現進行過鬥爭。外國掠奪者和他們的掠奪本國人民的階級盟友的陰謀詭計，阻礙了這些愛國者的崇高計劃的實現。就是在今天，這些原因也還在對我們這些國家的事變進程發生影響。

事實上，如果說美國帝國主義直到現在還有可能攫取拉丁美洲各國的財富，那末，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得到了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直接援助。因此，例如在我們這些國家，政治生活就不穩定，政變就層出不窮。前委內瑞拉總統羅慕洛·加萊哥斯針對這種情況公正地指出：“中美洲的香蕉、委內瑞拉的石油以及聖多明各和古巴的糖（能使丸藥發甜），使那些喜歡安安逸逸地大發橫財的人依靠善意的寶劍的庇護獲得了巨額的利潤，這些人依靠投票箱是會得到這樣更多的利潤的，因為在投票箱旁人民可以用自己的手表示自己的意志。”

和大地產所有者這個階層結為一體的買辦資產階級（包括金融資產階級）的人數非常少。例如，在阿根廷，這種資產階級只佔有獨立收入的居民的0.7%。但是，美洲財富的主要部分正是屬於它和它的北美夥伴的。在墨西哥，國民財富的23%是屬於外國公司的（所謂的“合營”公司不計在內）。但是，在這個國家里，700萬戶人家收入微薄，平均每年每戶收入不到3000比索，而大約5萬戶大資產者或地主的年收入超過30萬比索。此外，這些騎在人民

头上的寄生虫还拥有为数甚伙的仆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受雇于北美公司或把“民族的”招牌出让给帝国主义者所组织的合营公司的人，大律师和大官僚以及谁出的钱多就卖身投靠谁的上层军官。这些人一旦在国家机关和武装部队中获得了高官厚禄，一旦和地主贵族或金元贵族攀上了亲戚，一旦靠包工发了横财并且变成了外国公司和本地银行的股东以后，便形成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

基本的矛盾是，在官僚买办资本的支持下实行殖民政策的北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和绝大多数希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的拉丁美洲人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些国家的爱国力量今天首先就是在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进行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争取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争取在决定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是现阶段全民的主要任务。

拉丁美洲人民为了解决这项最主要的任务，首先就必须团结起来。但是，团结也有各式各样的。例如，有以“美洲国家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各国政府间的“团结”，而操纵这个组织的则是美国。诚然，这种团结是被各种明显的分歧割裂了的，但是它无疑地对华盛顿有利，因为没有这种团结，华盛顿在推行军事冒险政策或强迫联合国接受它的挑拨离间的计划的时候，就会大有困难。至于说到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样的“团结”不仅不会使他们摆脱最残酷的剥削，反而只会使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北美奴役的绞索拉得更紧。墨西哥的一家周刊“永久报”有一次很有道理地指出：“泛美主义的象征，并不是华盛顿所赞美的用民主的白蔷薇编成的花冠。这是针刺扎进拉丁美洲的心脏所流出的血迹……黑色袈裟、美元和剑，正是这个阴森可怕的三位一体的玩意阻拦着通向光明的道路。”

还有一种所谓拉丁美洲的团结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年半以前由秘鲁总统普拉多提出的，他号召实现包括拉丁美洲、佛朗

哥西班牙、薩拉查葡萄牙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在內的“拉丁團結”的思想。而且普拉多解釋說，他是想把這個聯盟用來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以及阿拉伯民族主義。不難理解，即使這種“團結”也不能使中南美洲繁榮起來，雖然這種團結的實現也許有可能把我們在西歐市場上同北美商品競爭的能力提高一些。

不，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所需要的是另一種團結，這就是一切愛國力量的團結，他們主張保衛民族主權，獲得經濟獨立，建立多方面的對外貿易聯繫和外交聯繫，使國家制度民主化，實行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唯有這樣的團結，才能使解放運動無論是在每一個國家里，無論是在整個大陸的範圍內都獲得成就。

當然，在我們當中誰也不會忘記，拉丁美洲各國就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依附地位、歷史命運、心理素質、解放傳統等方面來看雖然有其共同性，地理上又相互接壤，但是，它們遠遠不是一模一樣的。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民族特點、以及各種不同的發展水平。例如，除開那些獲得國家獨立的國家外，還有波多黎各、牙買加、圭亞那這樣一些千千萬萬的人仍然處於純粹殖民地奴役地位的国家。我們只要提出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自然，只有對每一個國家的特點和條件進行詳盡的分析，才能使勞動人民找到自己的鬥爭形式和解決迫切問題的辦法。

雖然，我們這些國家之間存在着差別，但也有它們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正是國內反動派的支柱，是血腥的內亂的散播者。我們這些國家的全體人民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依靠世界解放運動的聲援，才能摧毀這個敵人。

這裡發生了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社会力量才能鍛造出我們這

些国家的人民梦寐以求的团结呢？

也许是农民吧？然而我们深信，由于分散、隔离和日益增长的分化，它不可能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这一情况丝毫都不会改变下面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农村在解决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命运上必将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只有在反帝的农民口号下团结起来，才能起这样的作用。为了唤醒拉丁美洲农村的广大阶层，还必须着手解决拉丁美洲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对抗性矛盾——大地主和无地的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也许会有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承担起缔造拉丁美洲的政治团结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担。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生来就有软弱性，他们害怕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具有妥协和无穷无尽的动摇性。

在过去，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是由一些个别贵族的代表人物、商人或由那些为外国压迫者服务而积蓄了资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多少已经形成的社会阶层，是在无产阶级诞生以后才出现的，并且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害怕无产阶级。整个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在南美最发达的国家里，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30年代才发挥其作用的。

在墨西哥，大批民族工业家（在49,000个企业家中就有15,000个）都联合在全国加工工业局中。在巴西，他们则聚集在全国工业联合会的周围，约占有独立收入的居民的4%。在智利，他们占居民的10%左右。在这里，民族资产阶级加入了工厂发展协会。该协会联合了化学工业、肥皂制造业、锯木业、制鞋业、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等企业主组成的28个职业联合会。在阿根廷，这个阶层占有独立收入的人口的6.6%。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一个重大因素。这个

阶层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是經常性的，而和外国資本的同盟則是暫時的，不长久的。的确，这种同盟在战后假繁荣的年代和“冷战”尖銳化的年代起过作用，因为美帝国主义者这个时候曾經作过保証，說拉丁美洲的民族資產階級只要参加“馬歇爾計劃”和所謂的“合营公司”，就可以获得巨額利潤。但是，在最近时期，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碰到愈来愈多的困难，而美国的經濟又經受着非常巨烈的震动的时候，情况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現在，美国的資本家正在給他昨天的“盟友”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用国家資本主义成分来保护自己。但是，美国資本通过进出口銀行的貸款、勘探租让合同，通过对国有化矿藏的开采，以及派遣无数“专家”和“顧問”参加各种国家机关和公司，正在动摇国家資本主义成分的陣地，使它屈从于自己。例如，智利的煉鋼工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起初，美国佬千方百计地阻撓煉鋼工业的建立，以后，当人民斗争胜利，从事国家企业的建設时，他們又提供了貸款，把“太平洋鋼鐵公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它屈从于“伯利恆鋼鐵公司”，并且使当地的煉鋼企业窒息而死。美国壟断資本家也猛烈地进攻各国营航空公司，特別是进攻各个国家的石油开采和提煉公司。最近，在智利、玻利維亞、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危地馬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他們在这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果。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

最后，还應該談一下另外一类居民。我們指的是小业主、手工业者、商人等。这个阶层人数众多，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阿根廷，这个阶层占有独立收入的居民的1/3左右（200万人以上）。这里占多数的不是工业家，而是商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職員。这些人收入很低。在他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低薪的職員、手工业者等等）之間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上述

这个居民阶层在政治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是他們也是极不相同的。他們的底层正在不断地被冲毀，不断地无产阶级化。至于談到代表这些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的上层分子，那末，其特点就是特別不穩定和沒有气节。自然，这些政党在反帝斗争中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它們不可能把人民运动引向胜利。

总之，目前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力量急速地分化和极化。

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間的反帝情緒，首先是反美情緒的增长。反帝斗争的普遍高涨，也吸引了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吸引了这个阶级中对祖国的现在和将来并不是漠不关心的那一部分人。

可見，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它的經濟利益同壟断資本的利益发生了尖銳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仍然拚命依附壟断資本。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还和大地主的利益紧密地交錯在一起。西欧的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統治地位进行斗争的时候，是和人民一起来反对贵族的，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不同，它差不多从誕生的那一天起，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勾結在一起来反对农民、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由此便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局限性，尽管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参加国家的管理，不过在經濟方面和国家机构及其机关里面，过去和现在占据主要位置的仍旧是大資本和地主贵族的代表。最后，由于地理上离世界解放运动的中心太远，而离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又太近，这也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更加怯懦了。

所以，我們认为，不能指望民族资产阶级把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导致胜利，也不能指望它保証这些国家的独立发展。

在拉丁美洲各国，只有一个阶级能够领导解放斗争。这个阶级

就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還在 20 世紀初期就首先挺身而出反對外國資本在拉丁美洲支配一切，並且在這一鬥爭中付出了最初的代價。一切旨在使拉丁美洲取得經濟獨立的最重大的步驟，都是根據無產階級的創議而採取的。在這裡提一提下面這個例子就夠了：墨西哥在 1938 年由於石油工人的總罷工而實行了石油的國有化，並且根據拉古那、于加丹半島、新羅姆巴迪亞宣布罷工的農業工人的要求在拉丁美洲實行了最廣泛的土地改革。玻利維亞也只是在礦工舉行了一連串的罷工，並犧牲了幾百條生命以後才實行了錫礦國有化。哥倫比亞在 1948 年工人 50 天的罷工以後建立了國營石油公司。

現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工業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一支極其強大的力量。他們的人數比戰前增加了一倍。僅僅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烏拉圭、委內瑞拉、秘魯和哥倫比亞的工業、運輸業和建築業中，工人就有 1,000 萬人以上。但是問題不僅僅在於工人階級人數的增長。還必須指出無產階級在工業企業中正日益集中。現在在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他許多國家已經有上百個企業，其中每一個都擁有 500 名或 1,000 名以上的工人。

不僅如此，無產階級還不同於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农村沒有群眾基礎，而無產階級却有千百萬農業工人作為它在农村的群眾基礎。僅僅巴西一個國家，在 1,100 萬從事農業的人口，就有將近 500 萬個農業工人和無地的半無產者。

可見，拉丁美洲各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工農業生產的決定力量。它正在成為越來越強大的獨立政治力量。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作用的巨大提高是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

我們這些國家的先進工人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無產階級不僅比其他階級更加關心如何取得民族獨立，消滅封建殘余和地主

对土地的壟断，而且唯有无产阶级这支力量，才能够把一切爱国的民主力量团结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旗帜下，并且把争取本国的荣誉和自由、民族主权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引向最后胜利。

工人阶级一方面要捍卫整个民族的利益，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权利，使其不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侵犯。最近这几年首先是作为中南美洲各国工人罢工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记入史册的。象1957—1958年这样激烈的罢工斗争在拉丁美洲各国过去还从来不曾有过。

罢工运动愈来愈明显地带有新的特点。劳动者通过工会体现出来的团结增长了，工人阶级中各不同队伍彼此的团结加强了，工人愈来愈多地得到先进的农民、学生和小商人阶层的支持，国家职员、学生、退休人员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举行政治总罢工——这就是拉丁美洲各国目前罢工运动的特点，这些特点证明无产阶级正在日益成熟。

拉丁美洲明显地进入了新的尖锐的和顽强的阶级斗争的时代——这是无可辩驳的结论。

工人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强，唤醒了和鼓舞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全体劳动人民，向他们指出了解决全民族的任务的道路。然而主要的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中将会使武器锻炼得更加锋利，而没有这个武器，工人阶级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武器就是在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日益壮大成长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南美洲各国现阶段的解放运动的决定性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正在成为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捍卫本国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反帝的爱国组织。共产党人在争取民主和反对美

帝国主义扶植的独裁統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子的生命，如古巴的朱利欧·安东尼奥·麦拉和赫苏斯·孟南德斯，秘魯的西蒙·赫里賴·法尔凡，薩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馬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弗雷迪·瓦尔德斯，墨西哥的古阿达卢皮·罗德里格斯，巴拉圭的艾伯特·肯迪亚，阿根廷的英加利内利亚，哥倫比亞的艾尔西阿斯·摩林納，危地馬拉的温莱特，以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們的鮮血澆灌了自由之树，这棵自由之树正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

正因为如此，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切齿痛恨，瘋狂地迫害他們。反动派认为共产党人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坚定最有組織的力量。然而最近时期的事件有力地令人信服地証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扑灭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計劃已經彻底破产了。

誠然，在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压力还不够强大，以致还不能摒弃反动制度和使起碼的民主自由有保障，特别是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直到現在，古巴、危地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和其他一些国家，爭取自由的战士还在遭受着最殘酷的迫害。然而，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里，工人运动已經能够使民主的敌人遭到严重的失敗。

智利共产党由地下轉为公开，这是人民群众的一个巨大胜利。智利共产党主席拉斐尔特同志在談到这一胜利的时候公正地指出：“我們的敌人，即人民的敌人和我們祖国的敌人，想迫使我们住在地道里，把我们赶入地下。然而，正是人民使我们恢复了我們这个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則，以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則为指导的、作为当然的先鋒队的合法政党的地位。”阿根廷的共产党人坚持了党的合法活动的权利。巴西共产党实际上已經摆脱了秘密状态。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人民已經把反共的禁令抛进垃圾箱里，特別明显的是委內瑞拉的共产党最近时期已經巩固

起来。

在最近 15 年内，巴拿馬、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危地馬拉、玻利維亞、洪都拉斯的无产階級都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共产党。現在拉丁美洲沒有一个国家沒有共产党，沒有一个国家沒有共产党进行活动。当然民主运动的扼杀者的危害还远沒有消除，他們也沒有打算放弃他們的阴谋勾当。但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里，他們已經不能拒絕共产党人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組織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重大胜利。

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在每次向共产党进攻失败以后，总想借助于“特洛伊木馬”来进行报复。在这里替他們效劳的有分裂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分子的蠢动对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特別危險，是因为他們正是在解放运动处于高潮的时期来松懈工人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如果說宗派主义在解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曾經非常危險，那末修正主义在解放运动处于高潮的时期也同样非常危險，因为在前一时期，党逐渐轉入秘密状态，必須想方設法保持党在合法的群众組織中的地位；在后一时期，修正主义阻碍运动前进，妨害教育第一次投入政治生活并向共产党人探求正确的道路的千百万群众。

这自然不是說我們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居于次要地位。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共产党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它們在发展的个别阶段中的主要危險。因此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不仅要給予修正主义者以应有的反击，并且要毫不迟疑地把那些轉到敌对立場的修正主义首領从我們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同时也要給予帶有宗派主义观点的人以应有的反击。

反动派打算在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派别团体之間制造裂痕的企图也同时失败了。1958 年春在智利举行的拉丁美洲各国社会

党代表会议，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历史中第一次采取了明显的反帝立场。那些听命于人继续挥舞着反共的稻草人的右翼社会党人集团，现在已经威信扫地，陷于孤立。相反，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地方（例如不久前在智利和巴西的选举中就是如此），劳动人民就能取得重大的胜利。还必须指出一个可喜的事实，那就是共产党人同具有反帝纲领的民主政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巴西的工党、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起参加智利“人民行动阵线”的左翼政党等等）的关系有了调整。

共产党人正在为拉丁美洲各国劳动人民的一致行动进行斗争，他们力求把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反帝爱国力量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在执行这个方针的时候，并不打算走极端。他们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建立广泛的民主阵线，以祖国利益为重的那些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也会积极参加这条阵线。“新时代”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公正地写道：“全民的团结一致并不以消除各个阶级间和各个社会阶层间存在的矛盾为前提。在全国民主阵线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农和贫雇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这些矛盾将会出现，共产党人不应该掩饰这些矛盾。但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必须慎重加以考虑，要看是同盟者阵营内部的矛盾，还是同盟者阵营同敌人阵营之间的矛盾。对于敌人，要给予毁灭性的打击，采取进攻，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来加以分化、瓦解、摧毁和消灭；对于同盟者，则进行批评，鞭策他们前进，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加强群众的团结。”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进步的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这个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战线的支柱的联盟的巩固基础正在奠定起来，这个事实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过去农民一直只是把城市看做剥削者，那末现在，当工人在农民争取土地和争取象样的生活条件的斗争中给予他们帮助的

时候,农民就开始意识到工人是他们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只有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农村的劳动者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广大农民群众还只是开始参加运动,开始觉悟到要积极进行斗争。在不同的国家里,农民运动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但无疑各国都有进展。许多国家第一次在它们的历史上建立了真正捍卫农村劳动者利益的农民组织。农民更加坚决地奋起斗争,争取解决全国最迫切的问题——实现根本的土地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将会满足农民的要求,为每个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开辟美好的前景。在种植园、产粮区,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发动正在风起云涌。在哥伦比亚、古巴、玻利维亚、巴西的许多地区爆发了农民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在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发动日益频繁。所有这一切,都是拉丁美洲强大的农民运动势不可挡的征兆。

正在产生并日益巩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着特别远大的前途,甚至其他一些遭受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剥削和排挤的社会阶层现在也开始向这个联盟靠拢。反动派打算孤立工人阶级和使他与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中等阶层发生冲突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在许多国家里,通货膨胀,捐税增加,物价飞涨,房荒尖锐,普遍失业,加上这些国家在帝国主义压榨下所必然到来的后果,这就促使城市和农村的中等阶层懂得了要摆脱目前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展开积极的坚决的斗争,保卫民族利益,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不忍心眼看美帝国主义粗暴地践踏各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尊严,他们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青年学生的反帝发动也接二连三地发生。所有这一切说明,组织广泛的战线来争取执行进步的、爱国的民族政策的条件正在成熟。

得政治独立的几十个国家的經驗令人信服地証明，在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和全世界民主力量蓬勃增长的条件下，美国宣傳的所謂非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投靠華盛頓拼湊和領導的軍事政治集团以外就別无出路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要扫除阻碍拉丁美洲各国走上自由和进步的道路的絆脚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一切珍視祖国的荣誉和自由的人們联合起来采取积极的行动，才能解决这一任务。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这就是解决中南美洲各国人民面临的問題的關鍵。

把愈来愈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圍的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将以毕生的精力来实现这一崇高的任务。正义和自由的歌手曼紐尔·岡薩雷斯·普拉达当初曾經深深地体验到在他的祖国缺乏一些能够激起人民为摆脱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的人，但他預言說：“时间已經来临，朝霞已經显现，悲惨黑暗的沉痛日子将一去不返，胜利的欢呼透过悲观失望者的哀鳴不断傳來……来吧，掘墓的人，麻瘋病人已經垂危，坟墓張开大口，催促他进去腐烂。”他的这些預言现在听起来真有預見性。

[轉載自《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中文本，1959年第一期]

美国壟断組織压榨下的拉丁美洲

保林諾·岡薩雷斯·阿尔貝迪

美帝国主义者向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經濟扩张时，依靠傳統的泛美主义政策和反共政策，并用“經營自由”、“貿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經濟”、“同民族工业家和企业主机会均等”原則等口号作掩护。同时，美国統治集团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濟状况更加恶化，使得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更加貧困。

一 对拉丁美洲工业的进攻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和大地占有者一道迫使拉丁美洲各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經濟結構：在这些国家内，正常的經濟生活取决于某几种农产原料或矿产原料的出口情况。拉丁美洲国家依靠出口这些东西換回的外汇来支付基本生产資料、运输工具、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入口，偿还外債，支付外国資本家投資的利潤。这种被迫形成的經濟結構使这些国家的經濟片面发展。妨碍这些国家更广泛地利用自然資源和实现高度的工业化。

帝国主义壟断組織和土地寡头千方百计地阻撓拉丁美洲各国間經濟联系的发展。往往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进口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国帝国主义企业的产品，必須用美元或英鎊支付。例如进口委內瑞拉的石油就是这样。

美帝国主义者把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变成了某几种原料和粮食的主要供应者。从1951到1955这5年間，拉丁美洲出口額的51%是輸往美国，30%以上是輸往欧洲。但是，由于美国經濟中发

生了危机现象，最近几年华盛顿政府就规定了进口限额，限制拉丁美洲各国原料的进口。由于采取了这种保护关税的措施，象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的经济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铅和锌的出口降低了20%。1958年，占智利出口额72%的铜的价格又降低了13.4%。智利的一些大矿山开采的铜的出口量减少了2万吨。只是由于苏联订购了2万吨铜丝，才防止了这次对智利经济的打击的后果。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往美国也有受限制的危險。1959年前几个月，这种石油的价格每桶降低了15美分。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咖啡（在巴西，咖啡占出口总值的将近70%，在哥伦比亚占80%，在萨尔瓦多占90%），价格也降低了。美国是拉丁美洲咖啡的主要销售市场。1958年，巴西出口的咖啡的平均价格每袋（60公斤）降低到53美元，而1954年每袋是86美元84分。连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著名人物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都不得不承认，咖啡价格的降低使拉丁美洲国家损失了10亿美元。

美国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里排挤了原来在这些国家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但是与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不单单是巨大的工业强国，而且还是一个生产和输出粮食、农产原料和矿产原料的大国。因此它并不迫切需要输入这些原料。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本国垄断组织同拉丁美洲国家农业企业竞争的力量，几十年来一直借口阿根廷的肉类不合卫生要求而禁止入口。为了保持农产品的高昂的垄断价格和维持本国农业市场的购买力，美国政府向农场主收购那些不能按高于规定价格出售的农产品和畜产品。然后美国政府就把这些“剩余农产品”输往国外市场，按倾销价格抛售。美国政府靠这种办法换得当地的货币，用这笔钱来增加这些国家的军费和进行政治贿赂，并且增加美国垄断组织的投资。这些“剩余农产品”使美国可以在各种市场上同许

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产品竞争,从而破坏这些国家的生产。

在欧洲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战后时期肉类、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有了某些发展,因此就出现了减少从外国进口这些商品的趋势,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专家小组研究了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场的问题,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工业发达国家给世界市场提供的原料数量比非工业国增加得快。这是因为工业国家能在生产原料特别是生产农产原料方面更快地实现技术革新,并且政府采取措施来保证农业的收入。

拉丁美洲国家的原料价格的降低,大大影响了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比价。由于在加工工业中技术发展比在采矿工业和农业中更快,所以生产工业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就比生产原料和粮食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少得多。也就是说,工业品的成本比原料和粮食的成本低得多。但是在价格方面却出现相反的趋势:由于外国垄断组织采取维护自己产品的高昂价格的政策,原料和粮食的价格反而比这些垄断组织提供的工业品的价格低得多。这也是外国垄断组织把一部分困难转嫁给经济不发达国家和本国农民群众的方法之一。如果以1953年为100,那末1958年底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个出口价值指数只有94,而进口则为106。这就是说,为进口同样多的工业品,拉丁美洲国家必须卖给帝国主义国家更多的原料和粮食。

同美国的贸易不能保证拉丁美洲国家得到支付入口所必须的外汇。1958年美国同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商品交易,对这些国家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入超达45,000万美元以上。

正象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8年的报告中指出的,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为了支付入口和弥补国际收支的赤字,不得不用掉自己存在美国的、本来就很有有限的黄金和外汇储备。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何塞·摩拉(他的亲帝国主义立场是很

难加以怀疑的),在迈阿密美国商会的一次会议上說:“出口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可是入口的产品价格仍然不变,甚至还提高了。”

在1957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召开的美洲經濟会议上,古巴代表团团长古斯塔沃·古铁雷斯也說:“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們生产出更多的肉类、更多的小麦或者更多的糖,可是,由于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康采恩的干涉,我們不知道按什么价格出卖这些东西。而当我们这些国家购买汽車、冰箱或其他工业品的时候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商品的价格非常高……”

欧洲經濟集团的建立对于拉丁美洲向这个集团参加国輸出商品來說,又是一个新的威胁。最近几年拉丁美洲国家向欧洲經濟集团国家的輸出約占总出口量的1/7。在欧洲經濟集团的六个参加国中間有大量出口农产品和畜产品的国家,而在法国和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又出产那些同拉丁美洲出口的某些商品相竞争的商品。

上述一切再一次証明,帝国主义强国把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廉价的原料和粮食产地。但是,当发生經濟困难的时候,这些大国,首先是美国,就粗暴地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經濟,限制原料进口,进一步削减原已很低的价格,根本不管这样作会造成什么新的經濟困难。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府采取最严厉的政治措施来限制入口,同时美国壟断資本的走狗却要求美洲其他国家实行“国家不干涉”、“貿易自由”等等。

二 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控制

美国政府和壟断組織利用它們給拉丁美洲各国造成的經濟和財政的困难来为自己謀取利益。它們企图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它們的奴役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組織是目前推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尽管它名义上是“国际性的”,其实完全受华尔街和白宮指

揮。

拉丁美洲各国由于出口的收入抵不上必要商品的进口支出和清偿外债的支出，还由于庞大的预算赤字，因此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个性质和它相同的组织借款，向美国国家银行借款。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银行和华盛顿政府拒绝给以贷款。它们努力让拉丁美洲的石油矿开发权、电力工业企业、运输业和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权落到私人资本手中，也就是落入美国垄断组织手中。

美国的银行家和政府一方面拒绝贷款，同时却要求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为外国投资人创造“良好的环境”，也就是说，要求它们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给予美国垄断资本更多的特权，而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损害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经济代表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际控制着那些政府接受美国佬的条件的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各国为了获取美国的借款、贷款和其他的财政经济“援助”，不得不接受美国垄断组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奴役性条件，这些条件就是：

第一、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使本国货币贬值。最近几乎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除了各种官价汇率以外，同时还存在着由外汇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自由外汇市场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拉丁美洲各国采用自由外汇市场的汇率作为唯一的汇率，来代替官价汇率。这就使拉丁美洲各国的货币贬值，加强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的控制。美国垄断组织依靠这种办法，就能用同样数量的美元换得更多的当地货币，而拉丁美洲国家要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就必须花费更多的外汇。阿根廷在不久以前对进口货物是按 18 比索兑换 1 美元的官价汇率支付的，而现在阿根廷要用

大約 90 比索才能換到 1 美元，这就使得生活費用急劇上漲。假定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費指數在 1943 年為 100，那末在 1958 年 5 月就達到 1,190，而在 1959 年 5 月就達到 2,655 單位，就是說一年內增加了 1 倍以上。民族工業碰到原料和設備價格猛漲、貸款不足等等困難。因此民族工業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毀滅，一條是同帝國主義壟斷組織進行合作。同時，甚至在出口原料的價值按出口國的貨幣計算增加的情況下，按美元計算它的價格却再一次降低了。

第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借口防止通貨膨脹，限制給民族工商業的貸款。政府限制貸款，使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遭到沉重的打擊，為美國財團控制拉丁美洲各國民族企業造成非常有利的條件。例如在阿根廷“新聞報”1959 年 3 月 8 日發表的來自華盛頓的消息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是在智利政府同意限制商業貸款以後才把同智利的貸款協定延長一年。

第三、凍結工人工資，使生活費用上漲，使工會運動受美洲區域工人組織首領支配。

在智利，美國克萊因-薩克斯公司代表團堅決主張，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費（根據國家的法令，最低生活費必須與生活費用相適應）要低於生活費用。甚至亞歷山德里總統也不得不承認，生活費用增加了 35%，而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費只提高了 16.5—27%。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在 1958 年的經濟報告中指出，智利職工的工資在 1958 年比在 1955 年減少了 37%。以弗朗迪西為首的阿根廷政府堅決反對增加工資，並且用軍隊來鎮壓要求提高工資的勞動人民。

聯合國每月統計公報今年 1 月號指出，同 1953 年相比，生活費用大大地增加了，而 1953 年的物價本來就是很高的。假定 1953 年的生活費指數為 100，那末玻利維亞的生活費指數在 1958 年 10

月就达到了2,661,而智利在同年的11月则达到830。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材料,有50%的智利人吃不饱肚子。巴西“发展和市况”杂志(1959年2月)说明了南美洲零售价格上涨的情况:1953年同上年相比,上涨8.7%,1954年——8.8%,1955年——6.8%,1956年——15.2%,1957年——10.8%。同一时期在整个非洲、远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近东、大洋洲、西欧、北美洲和中美洲,零售价格上涨的情况是:1.2%、2.4%、3.5%、4%和2.4%。巴西从1954年到1958年期间,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0.2%。由于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民族工业的销售市场缩小了,从而使民族工业陷于瘫痪状态。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1958年智利的经济情况时指出,“工业生产从1955年以来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购买力的缩减,这是由于实际工资大大降低、私人建筑业因受贷款的限制减少了50%以上而造成的结果”。在智利大学的一份调查材料中指出,从1957年6月到1958年6月,圣地亚哥市区和郊区的失业人数增加了68%,已达到52,000人,即占全体在业人数的9%。

第四、减少社会需要开支,主要的办法是降低国家机关职工的工资和提高公用事业收费价目。例如弗朗迪西政府的经济部长和“有势力人物”——阿尔索盖拉伊已经宣布裁减阿根廷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职工30,000人,并降低70,000留用职工的工资。

由于增加公用事业收费价目,也促使物价高涨,使工农业产品的成本也提高。

第五、在拉丁美洲各国中把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首先是转让给美国垄断组织。在经济情况良好的年代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收买由外资经营的企业,或者设立本国的民族运输公司和工业公司。拉丁美洲的另一一些国家则把采矿工业的某些部门收归国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国家没收了许多

德国人的企业，作为希特勒政府击沉船只或造成其他损失的赔偿费。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帝国主义机关的压力下，通过低价出售和开办合营企业等方式，这些企业都被转让给了私人资本，首先是转让给了外国垄断组织。例如阿根廷弗朗迪西政府就采取了这些措施。

第六、让美国投资的利润、折旧提成和利息从拉丁美洲自由地转移到美国。这就造成拉丁美洲国家资本外流的现象，因为在这些国家获得的利润在当地只是实现一部分。而且，这些利润、利息和折旧提成不是从最初投入的资本得来的，而是从由于在拉丁美洲运用而增殖的资本中得来的。在1955年联合国组织的报告（“在拉丁美洲的外国资本”）中指出，“在1949年至1952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中约有60%的增长额，是依靠对女儿企业的倒回投资得来的”。

美国企业在拉丁美洲获得非常高的利润。美国在巴西最大的财团负责人巴耳古晏承认，在拉丁美洲中的私人企业（不包括公用事业在内）的利润每年达到投资额的30—40%甚至50%。

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所获得的利润现在大大地超出了它们在这些国家中所投的资本。智利驻联合国代表鲁德西诺·奥特加指出，美国从1946年到1956年间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比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所获得的利润总额要少86,300万美元。巴西联邦参议院议员多明戈斯·维拉斯科说，在1955—1958年中，在巴西的外国投资额是109,500万美元，而外国资本在巴西所获得的利润是202,000万美元。

同时，美国资本家还利用拉丁美洲各国在美国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在195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美洲经济会议上古巴代表团团长说：“我们拉丁美洲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有420,000万至450,000万美元，这些美国银行利用这笔存款为美国

主顾的利益服务”。

还要补充一点，上面已經談到的进出口比价的不利于拉丁美洲的变化加剧了拉丁美洲各国資本的外流。根据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的統計，在1934年至1957年期間，阿根廷仅仅由于不利的进出口比价，每年就損失了23,800万美元。

三 美帝国主义滲入拉丁美洲的新形式

美国壟断組織利用从拉丁美洲各国得来的資本，在这些国家开办企业。巴西經濟学家亚里斯多特勒斯·摩拉根据美国的各种材料作了統計：在美国企业向拉丁美洲提供的資本中約有36%不是美国的資本。大家知道，“参与制度”使得母亲企业可以实现对許多女儿企业的控制。美国壟断組織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用最少的資本来控制拉丁美洲的所謂“民族”企业。

維克托里奧·柯都維尔亚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着重提到了美国資本滲入拉丁美洲各国的新形式，特别是提到成立合营公司以及从美国向这些国家輸出技术上陈旧的基本設備。成立有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或私人企业参加的合营公司，美国壟断組織就能利用当地的資本，并且获得其他的特权。例如，在庇隆政府时期，新奥尔良的凱塞公司在阿根廷和空軍部共同成立了一个生产汽車的合营企业。凱塞公司投入这个合营公司的資本是一些技术上陈旧的机器設備，这些設備在阿根廷折价非常高，等于1亿多比索。阿根廷政府还交給这个合营公司一个停工的汽車工厂、貸給这个合营公司2亿比索，并且分攤了1亿比索的合营公司股票。此外凱塞公司还被允許在阿根廷大量地出售新奥尔良出产的汽車，尽管当时是禁止汽車入口的。

美国壟断組織利用美国的陈旧的机器設備到拉丁美洲国家夺取能够保証它們获得巨額利潤的新的陣地。它們把这种陈旧的設

各当作投資，并且估价远远超过设备的实际价值。

另外一种把国家財富隱蔽地交給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的形式，就是同这些壟断組織訂立所謂由这些組織来进行帮助的合同。弗朗迪西政府在阿根廷的做法就是这样，它同美孚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簽訂了关于开发石油矿的合同，根据合同，这个政府要支付一大笔錢。实际上，这些石油公司已經开始控制了阿根廷的石油資源。

美国壟断組織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企业簽訂了关于使用美国商标和执照的合同，合同規定給美国壟断組織以很高的利潤，并且照例要允許它們参加企业管理。它們采用这种办法，还可以保証自己得到一部分民族資產阶级的协助。

但是美国的資本家也不放弃滲入拉丁美洲的旧形式，即购买大量土地。例如，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的土地占有者，采矿和石油企业的經理約瑟夫·庫尼在阿根廷門多薩省就买了将近 100 万公頃的土地。

* * *

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群众以及一部分民族資產阶级和土地占有者日益强烈的反抗。在阿根廷和其他国家中发生的反对国际貨幣基金組織所执行的飢餓政策的大罢工，就証明了这一点。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展开的維護国家对石油資源的控制的广泛运动也証明了这一点。古巴、委內瑞拉、哥倫比亚和其他国家反对独裁者——华尔街和白宮的走狗——的人民运动，阿根廷的弗朗迪西拥护者在市政府和省的政权机关的选举中接二連三地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及智利左派力量在选举中的胜利，也都証明了这一点。领导反帝斗争的共产党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民族解放陣綫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广泛的居民阶层。拉丁美洲各国的統治集团不能不考虑这种

情况。例如，巴西总统不得不中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进行的谈判，因为人民群众反对这个组织提出的强制性条件。历次泛美经济会议照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甚至最听华尔街的话的政府，在人民情绪日益激昂的情况下，也不敢接受美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强制性的条件，因为接受这种条件，会使我们所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拉丁美洲各国，不仅人民群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也都要求同苏联、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实践也表明，建立这些联系对它们是有利的。苏联向乌拉圭购买了大批的羊毛，帮助乌拉圭摆脱了极端困难的境况。苏联在1959年向古巴购买了50万吨砂糖，减轻了古巴的经济困难。苏联借给阿根廷1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年息二厘五），其办法是由苏联供给阿根廷石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阿根廷偿还产品，这是一种真正慷慨无私的援助。

社会主义阵营在发展经济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给予拉丁美洲各国重大援助，帮助它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帝国主义甚至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稳定地保持半殖民地的状况。帝国主义国家对拉丁美洲产品的入口限制越来越严格，而包括华尔街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财政中心借给拉丁美洲各国的贷款也一天比一天减少了。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独立基础的重工业。当然，他们也不愿意发展那些将来会影响他们对拉丁美洲的输出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美国企业在最近几年里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由于巨大的军事开支，美国可以输出的游资大大缩减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困难更多。

西方强国的垄断组织，首先是美国的垄断组织，千方百计地阻碍拉丁美洲各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目的是要使这些国家继续成为

銷售他們的工業產品的巨大市場。

因此，工人、農民和其他居民階層，甚至連民族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在內，都越來越認識到共產黨的主張是正確的。共產黨提出，要擺脫現狀，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解放陣綫，它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必將取得徹底的勝利。

[轉載自《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1951年第十二期]

美国殖民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 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抗

瓦西里也夫

最近，全世界輿論都特別注意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四、五月間，由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拉丁美洲各国訪問时遭到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冷遇，而更加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的注意。美国統治集团和美国报刊企图欺騙世界輿論，把尼克松去拉丁美洲各国之行說成是对“友好各国”进行“善意”的訪問，目的为进一步改进国际关系。然而，这一宣傳却破产了。尼克松的訪問不仅在他所訪問的拉丁美洲各国，甚至在他未訪問的各国，都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反美游行示威。美国遭到了重大的政治失败。

現在，許多美国国务活动家宣称，南美最近的事件是出乎他們意料的，尼克松的訪問使他們放弃了危险的幻想。同时，他們又按照自己的慣例，企图把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硬說成是共产党人的“阴谋”。但是，这种愚蠢的手段只能欺騙那些不願意了解社会必不可免的自然发展过程的人，和那些甘願自己欺騙自己而閉着眼睛不肯看一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已經破产的显明事实的人。

拉丁美洲人民如果对于奉行大壟断組織(榨取被压迫人民血汗的壟断組織)政策的華盛頓政府集团的代表表示友好欢迎，那才是奇怪而令人感到意外呢！尼克松所遭遇的情况，正是美国壟断組織掠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必然結果，这又一次証明了目前美国对外政策方針的破产。

拉丁美洲反美情緒的高漲，是美国长期以来推行殖民政策的后果。在这里可以順便提一下，例如，十九世紀中叶美国对墨西哥的武装侵略，几乎占領了墨西哥当时領土的一半，这些原属墨西哥的領土，現在已經变成了美国的西南諸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薩斯州)。还可以提一下所謂哥倫比亞“革命”和二十世紀初叶美国夺取哥倫比亞所属的以后开凿巴拿馬运河的地帶。

实际上美国殘酷地掠夺和剝削南方邻邦資源的所謂“金元外交”，过去和現在对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独立的危害，并不在直接侵略行动以下。北美壟断組織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它們賄买、詭詐和恫吓当地政府，如果当地政府拒絕执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它們就制造政变，唆使自己的走狗出面組織傀儡政府。美国資產階級为了攫取利潤真是无恶不作。

美国壟断組織对拉丁美洲各国普遍施行經濟压迫。这些外国壟断資本家制造各种障碍，以阻撓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重工业的发展，首先是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阻撓那些保証国家經濟独立的工业部門的发展。

拥有丰富天然資源的拉丁美洲各国由于帝国主义强国殖民政策的掠夺結果，工业发展方面非常落后，实际上淪为帝国主义强国工业的畸形原料供应国。

美国壟断組織在拉丁美洲各国的跋扈

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間在拉丁美洲发生了爭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其中，以美国为最强，它逐渐地把其他强国从拉丁美洲各国驅逐出去了。

据官方材料，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資，1956年为九十二亿美元(占美国在国外的私人投資总额28%)。其中，七十四亿美

无是私人的直接投資，投于委內瑞拉的为十八亿美元，投于巴西的为十二亿美元，投于古巴的为七亿七千四百万美元，投于智利的为六亿七千七百万美元，投于墨西哥的为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等。拉丁美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中，50%以上是对美国的。

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的侵略情况，可以阿根廷为例来说明。从1913年以来，美国对阿根廷的投資增加了九倍以上。目前美国对阿根廷各种工商业和公用事业的直接投資达五亿美元，在阿根廷的外國投資中占第一位。由于美国經濟地位在阿根廷的加强，英国資本越来越受到排挤。例如1940年北美壟断組織对阿根廷的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总额的14%，英国占61%；可是目前，美国的投資約占42%到45%，而英国則只占20%到22%。

美国資本通过各种途徑侵入阿根廷。美国壟断組織在阿根廷有独立經營的企业，还向阿根廷的混合股分公司投資，迫使阿根廷的对外貿易唯美国市場的馬首是瞻。

阿根廷的肉类和肉制品生产、紡織工业、制鞋工业和其他輕工业部門，有了比較普遍的发展。电工器材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小型企业能够制造电气馬达、冰箱、通风机、小型金属加工車床和某些类型的織布机。

阿根廷工业企业大都是在外国資本控制之下的。例如，75%的肉品生产出自外商的肉品联合工厂。年产四万輛汽車的唯一的一个汽車工厂还是美国“凱塞公司”的分公司。年产拖拉机六千台的拖拉机工厂和年产拖拉机七千台的拖拉机装配工厂也是外商經營的。

美国壟断組織阻撓阿根廷主要重工业部門，特別是国营重工业部門的发展。

例如美国資本对阿根廷国营石油工业的发展千方百計地进行

阻撓。阿根廷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但是，采油技術水平極低。1957年，國家專營石油的壟斷組織僅采油五百萬噸左右；同年，為了彌補阿根廷的需要，竟不得不輸入其他國家的石油和石油產品一千萬噸左右。阿根廷石油公司在美國買不到必要的設備，也得不到貸款。美國壟斷組織不惜耗費巨資收買報刊，製造輿論，誣蔑阿根廷國營石油工業沒有效益。

冶金工業方面的情況也一樣。阿根廷雖擁有豐富的鐵礦和發展冶金工業所必需的其他原料，然而，冶金工業卻仍然處於萌芽狀態。1957年，只煉鋼二十五萬六千噸。在聖尼古拉斯市由外國投資長期建設的一座具有全套煉鋼設備、年產八十萬噸鋼材的新煉鋼廠至今尚未完工。

阿根廷的煤藏雖很豐富，但1957年的采煤量只達二十萬五千噸，而全國每年需煤量卻為一百六十萬噸左右。政府和民族資產階級感到發展采煤業的力量不足，需要外援。可是，美國壟斷組織認為向阿根廷重工業投資沒有利益，拒絕援助阿根廷。

另外，美國壟斷組織還多方阻撓阿根廷和其他國家的合作。

美國壟斷資本的政策受到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支持。例如，副總統尼克松到阿根廷時宣稱，美國公司只能投資於可獲高額利潤和確信私人財產沒有收歸國有之虞的企業。他認為阿根廷不具備這種條件，因此，不能指望美國的大批投資。

阿根廷有90%以上的外匯是依靠輸出農產品而取得的。同時，它也輸入一些工業品。控制阿根廷主要對外貿易的外國壟斷組織卻尽可能地廉價收購阿根廷的商品而高價出售自己的商品。目前，外國壟斷組織乘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不振的機會肆無忌憚地大大壓低阿根廷商品的收購價格，儘管這些商品將來運往出售的國家的零售價格不但不會降低反而會抬高。例如最近兩年來對阿根廷肉品的收購價格下降了30%到40%。相反地，英、美及其他

从阿根廷輸入肉品的国家的肉品零售价格都上漲了。由此可見，外国壟断組織乘資本主义国家經濟不振的机会从阿根廷榨取的利潤却更加增多了。

阿根廷的对外貿易，由于外国壟断組織采取这样的政策而有显著的逆差。例如它对美国的貿易情况如下表(单位百万美元)：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三年总计
出口	118.3	117.5	112.0	347.8
进口	154.3	230.4	307.0	691.7
差额	-36.0	-112.9	-195.3	-344.2

因为阿根廷的出口貿易收入在全国的收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外貿易的逆差严重地損害着阿根廷的財政状态。于是只有依靠发行紙币来弥补貿易收入的减少，这样就造成了通貨膨脹。最近两年来，通貨膨脹使国内市場物价上漲了40%。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在1958年5月1日第一次发表的綱領性演說中，說明全国經濟情况十分严重。

經濟情况的恶化，不仅引起劳动人民的不滿，也引起民族資产階級集团的不滿。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这样。例如，在智利的外国投資中，80%以上是美国的。北美壟断組織“安納康达銅矿公司”和“肯奈柯特銅矿公司”，控制了智利90%的采銅量。北美壟断組織“英国劳塔罗硝酸盐公司”，实际上控制了智利硝石的全部开采和出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部門的外汇收入占智利全部外汇收入的85%。由此可見，最近两年来，美国减购智利銅并降低智利銅价50%，其影响有多么严重！何况美国还不允許智利把銅出售給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期，智利的硝石价格也降低了40%，出口額則减少了30%。

于是智利的銅和硝石的生产大大縮减，全国失业人口激增，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智利經濟状况还在繼續恶化。

美国壟断組織的商品泛濫于拉丁美洲各国的国内市場，同时还千方百计阻撓拉丁美洲各国的商品向美国輸出。拉丁美洲各国所欠美国的債款与年俱增。拉丁美洲对美国的貿易逆差，1956年仅为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1957年已达十七亿一千一百万美元。而拉丁美洲輸往美国的商品出口价格还在下降，美国又限制拉丁美洲各国商品的进口，并提高拉丁美洲許多傳統出口商品的关税，因此这些商品銷售日益困难。毫無疑問，这就加深了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濟危机。目前，拉丁美洲各国經濟情况的特征就在于此。

拉丁美洲各国农业的落后

拉丁美洲各国的天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有些国家特别有利于牧畜业的发展。这只要說明一点就足够了：阿根廷的牲畜全年可以露天放牧。

然而，拉丁美洲各国的农业水平却很低，利用机械生产的很少，利用农业技术和兽医科学成就的也极有限。据专家估計，仅阿根廷一国，为了满足农业的需要，就缺乏二十多万台拖拉机。

地主(大領地所有者)貪婪地利用土地，却不注意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在目前，由于出口价格的降低而大大减少地主收入的时候，他們不肯充分地投資于农业生产，因为他們認為这样做不合算。在1935—1957年間，美国进出口銀行貸給智利的一亿美元中，連一文錢也沒有投入农业。

拉丁美洲絕大多数农民也不关心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問題在于大多数农民沒有土地，而租自地主的土地，租期很短，頂长的也不过五年。等到租期屆滿訂立新租約的时候，就要听凭地主提出的条件。佃农不願向別人的土地上投資，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农民的收入很少，也无力向土地上投資。

因此，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很低，牲畜的头数也减少了。1957—1958年，阿根廷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收获量比1956—1957年减少了30%。据官方材料，阿根廷牛的头数由1956年6月的四千七百万头减至1957年6月的四千四百二十万头。

拉丁美洲各国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外国壟断組織，其中大部供出口用的农产品的价格由外国壟断組織所操縱，因此严重地阻碍着拉丁美洲各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拉丁美洲各国农民和許多地主对目前的农业状况都很不满。然而，他們的立場却完全不同。例如，阿根廷大地主希望摆脱外国壟断組織的操縱。但是，他們同时对弗朗迪西总统所领导的政府却很有戒备，既怕实行土地改革，又怕因高速度的全国工业化增加了农产品的賦稅。相反地，农民则希望新政府分給他們土地，帮助他們解除地主的压迫。阿根廷大多数中小地主（二十多万户）共拥有三百七十万公顷土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一亿七千三百万公顷）的2.2%。其余的土地完全控制在不足六千户的大地主手里。

总之，目前可以肯定：在拉丁美洲各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下，特别是由于生产不振，采取重大措施以发展农业的希望是很小的。

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情况、

广大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人的专横和掠夺民族财富，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巩固国家主权的斗争是显然越来越激烈了。这是拉丁美洲各国现代政治的特征。

在战后，拉丁美洲反对外国壟断組織統治和反对外国干涉的力量显著地壮大而增强了。首先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争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最进步最坚决的劳动者队伍）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半倍到一倍。許多国家的共产党和民主工会（领导全国民族解放斗争者）的力量显著地增强了。

正如巴西和阿根廷最近选举总统的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支持，有力地促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候选人的胜利。智利“人民行动阵线”已经形成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领导着人民群众为争取民主改革和实行独立外交政策而斗争。委内瑞拉的进步组织的势力也极大。甚至在危地马拉，1954年美国策动的武装干涉严重打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但在1957年10月、1958年1月的总统选举和改选中，工人阶级又起了重大的作用。

工人阶级地位的增强，为千百万农民和雇农群众的奋起创造了先决条件。工人阶级和农民坚决地为摆脱外国的奴役而斗争，他们认为这一斗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必要社会改革的第一步。

在目前，官吏、小商人、企业主、知识分子和职员（人数相当众多的居民）都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拉丁美洲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反对外国干涉，企图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便开发天然财富和剥削劳动者而取得巨额的利润，并减少外国垄断组织的收入。

目前，主要任务是摆脱外国的压迫和消灭半封建残余，在完成这一任务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实际上，拉丁美洲目前的发展过程，和亚非许多国家最近十年到十二年争取摆脱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的过程，有许多地方是很相似的。拉丁美洲各国工人阶级、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考虑着亚非人民斗争的经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成了鼓舞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动力。

然而，阻挠拉丁美洲各国取得经济独立和政治完全自主的，不只是外国的垄断组织，还有本国实际维护半殖民地旧秩序的一些

巨大勢力。這種力量中首先是依靠外國壟斷組織和帝國主義強國的軍事援助及其他援助的買辦資產階級，其次是一部分和外國資本經濟利益有聯系的封建地主。至於對外國壟斷組織有密切關係，享有高額利潤的大地主和牧畜主，以及一些公司和銀行，都指望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而在拉丁美洲保持半封建的秩序，不願為了農民的利益而進行土地改革。這些集團出賣民族利益，反對限制外國壟斷組織的統治。

軍閥、反動的將軍團和軍官團一般都出身於地主貴族階級，他們在拉丁美洲國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例如1943年，阿根廷的庇隆政變，就是在軍隊的援助下發動的。1955年，這種軍隊已經掌握在另一反動集團的手里，它就推翻了庇隆政府。目前，阿根廷前任臨時總統阿蘭布魯和1958年執政的總統弗朗迪西都在努力爭取控制軍隊。弗朗迪西考慮到軍隊可能被敵人利用發動新的政變，謹慎而堅定地在進行着使軍隊中立的工作。他在5月1日的綱領性演說中說，軍隊應當從事自己的工作，不應當干與政治。另一方面，阿蘭布魯在軍隊中擁有很大的勢力，他企圖鞏固自己和軍隊的關係，從而利用軍隊反對弗朗迪西政府。

誰都知道，前副總統羅哈斯（阿蘭布魯的伙伴）堅決反對弗朗迪西執政，他擅自成立了有利於反動集團的政府。但是，支持阿蘭布魯和羅哈斯的集團面對當年4、5月間的情況，不敢冒險發動內戰，寧願暫時退出政治舞臺。根據总的形勢來判斷，這個集團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計劃。事實上，阿蘭布魯臨時總統在他的臨別演說中說，目前軍隊應當回到軍營里去，但是，他又同時號召軍隊在軍營里注意政治局勢的發展，以便在必要時再出而“整頓秩序”。同時他還說：他自己和他的集團會決定什麼時候需要軍隊出來干與政治。

拉丁美洲各國反動統治集團為了鎮壓民族解放運動而求助于

美国。拉丁美洲有十二个国家(巴西、秘魯、智利、哥倫比亚、厄瓜多尔、烏拉圭、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都和美国签定了双边軍事协定。这些协定不但允許美国有权在这些国家建設飞机場和其他軍事設施，实际作为軍事基地，并且还使美国借口“援助”而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行为合法化。

有許多国家(秘魯、危地馬拉、巴拉圭、古巴，以及最近的委內瑞拉和其他各国)的买办資产階級依靠美国的帮助，利用軍人政变而建立了反动的独裁政府。

但是，买办資产階級和封建地主感到阻止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潮是越来越困难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情况証明了这一斗争对目前执政的政府所实行的政策的影响是极大的。

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資产階級政府表明决心，要通过民族經濟的发展(主要是在国家資本主义的基础上)为实现經濟独立而斗争。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和墨西哥政府都正式声明自己的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和保护民族财富不受外国(首先是美国)壟断資本的侵犯，以促进民族經濟的发展。弗朗迪西总统在他的5月1日演說中声称，阿根廷政府認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使国内的民族經濟独立，不受外国干涉，从而保証阿根廷国家真正的政治独立。

协助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庫比契克总统目前所领导的巴西政府的某些措施的基础。这个政府考虑到民族資产階級和人民群众的情緒，反对外国投資石油工业，保卫国营的“巴西石油公司”的利益，用高額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最近，拉丁美洲各国首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压迫，大大加强了相互間的密切經濟合作和政治合作的努力。这一努力首先表现在1958年4月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对烏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魯的訪問上。弗朗迪西和这些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协商采取共同經濟政策和成立拉丁美洲經濟联盟以反对美国的可能性。据报刊

报导,在协商过程中,发现上述各国政府对于可以作为拉丁美洲联盟基础的共同经济政策的意见已趋一致。

同年6月,中美各国代表在洪都拉斯签订了中美地区各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整体化的多边条约,以及中美各国工业整体化制度的协定。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智利和墨西哥建议理事会通过“拉丁美洲共同市场”方案。

同年,拉丁美洲各国拒绝召开有美国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这些国家的报刊强调指出,只有美国先同意改变政策,提出有效地改善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状况的具体建议,外长会议才会有良好的效果。不久以前,委内瑞拉《民族报》写道:“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希望美国把他们当人看待,不要再把他们当作商品‘消费者’,劳动力和反共斗争工具看待。”

一面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同时广泛展开推翻各种代表买办封建集团和美国垄断组织利益的独裁制度的运动,这也是拉丁美洲当前形势的特征。

近几年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反动独裁制度被推翻了,古巴和巴拉圭对这种制度也展开了武装斗争,巴拿马的情况也紧张起来。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参加了这一斗争。结果,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代替了被推翻的反动独裁者,而不和以往的常规一样由新的独裁将军来代替,那时候,国家政权主要是由军队和封建买办集团决定的。

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争取经济独立运动的高涨,更使各国政府拒绝参加华盛顿组织的军事联盟。因此,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有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也都充满着中立的情绪。这种情绪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墨西哥和巴西特别显著。这就粉碎了去年美国唆使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组织所谓南美集团的企图。直到现在,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能把美洲国家组织变成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約組織类型的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集團曾倡議和美洲國家組織建立联系，至今还没有結果。

* * *

当外国报刊报导尼克松的不体面的訪問时，还引用了一部分說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美国殖民政策憤怒的詳細材料。在秘魯的首都利馬，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群众向尼克松投擲石块和烂水果，还焚毀了美国国旗。当尼克松到拉丁美洲最老的圣馬科斯大学的时候，游行示威的两千名学生和市民打着“秘魯真倒霉，会有殖民主义独裁者尼克松总督留在国内”、“滚回去吧”的標語来欢迎他。委內瑞拉居民打破了尼克松所乘汽車的玻璃。游行示威者的標語上写着“尼克松先生滚回去，我們不要你”和“拉丁美洲不要美国干涉”。連尼克松本人也担心自己的安全，不得已提前离开了委內瑞拉，停止在拉丁美洲各国繼續訪問。

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尼克松的生命，曾派伞兵到加勒比海地区。美国这一行动又激起了反美运动的新高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拉丁美洲各国普遍地展开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紐約郵報》記者馬克·列涅尔在評論尼克松訪問的結果时写道：“我們的副总统和他的夫人在拉丁美洲成了反美分子侮辱攻击的牺牲者。一部分共和党报刊企图把尼克松描繪成英雄，这一企图在目前情况下无异于痴人說梦。他不过是被人投擲石块的靶子，被人唾罵的对象罢了。他不过是厚顏忍受，故示鎮靜而已。”《华尔街杂志》5月24日写道：“尼克松的訪問所引起的北美和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騷动，完全象去年秋天人造地球卫星对国际局势所起的影响一样。这可能（实际上我們衷心希望）引起我們注意，冷靜地重新考慮我們的拉丁美洲政策。”

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使美国統治集團极度不

安。国会、国务院和报刊开始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对拉丁美洲的政策。

但是，拉丁美洲各国未必会真正等待美国壟断組織为了它們的利益而对其政策有本質的改变。历史的經驗告訴人們，美国壟断組織今后只会企图尽可能地从拉丁美洲剝削更多的利潤。尼克松訪問拉丁美洲，正說明了这一点，他和商界代表談話时公然強調說：美国壟断組織只有确信能够得到优厚的收入时，才对外国投資。尼克松还用嘲笑的口吻說：拉丁美洲各国应当諒解“可怜的”美国的困难处境，美国由于目前的經濟不振，不能象以前那样大批地收买拉丁美洲的原料和金属等。

尼克松肯定說，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商品不能給以使它們滿意的价格，也不能取消对这些商品进口的限制。

尼克松的說法很生动地証明了美国壟断組織仍將繼續阻撓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經濟的发展；对它們的燃料工业、动力工业、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即能保証这些国家經濟独立的工业部門，并不打算投資。

拉丁美洲各国和社会主义陣营关系的发展

拉丁美洲各国殷切希望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苏联的貿易和經濟关系，这使美国統治集团格外感到恐慌。

目前，苏联对阿根廷、烏拉圭、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已經进行貿易。苏联是这些国家傳統出口商品的购买者，同时，还售給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商品。苏联供应拉丁美洲各国以它們工业化所需的机器和設備，特别是石油工业的設備，以及石油、石油制品和其他商品。它也采购这些国家的羊毛、皮革和肉品等。

不久前，阿根廷政府声明要和苏联扩大貿易关系。商界和官方人士都表明願意和苏联簽訂扩大貿易的长期协定，还希望簽訂

貸款協定。蘇聯也表明準備考慮阿根廷的具體建議，並且，準備採取措施使兩國間的貿易在互利的基礎上順利發展。

蘇聯和烏拉圭的貿易關係也在發展着。兩國間的貿易總額，由 1955 年的四千一百万盧布增加到 1957 年的七千三百万盧布。1955 年，蘇聯和烏拉圭簽訂了貿易和航海條約，以及貿易和支付協定。但是，烏拉圭方面卻拖延了這些協定的批准。毫無疑問，如果批准了這些協定，就會促進互利的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在說明蘇聯和拉丁美洲各國經濟關係的發展時，必須強調指出，直到最近為止，蘇聯和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還是發展得很慢，可以說具有偶然的性質，只是在個別交易的基礎上互相供應商品。貿易關係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性質，其責任並不在蘇聯。

外國，首先是美國壟斷組織對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政策，過去和現在都有重大的影響。阿根廷臨時政府執政時期（1955 年底到 1958 年）對蘇貿易關係的波動，很明顯地證明了上述影響的結果。在這個政府執政的前夕，即 1955 年，阿根廷對蘇貿易總額為二億零八百万盧布。但是從此以後就急劇下降，1957 年只不過一億零二百万盧布。臨時政府還拖延了對蘇貿易協定的簽訂。誰也知道，蘇聯是木材出口的最大國家，然而，在阿根廷臨時政府採購木材的國家中，卻沒有蘇聯。此外，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阿根廷在蘇聯採購的對阿根廷經濟迫切需要的石油製品和金屬的運貨手續竟拖延了下去。

無數事實證明，西方壟斷組織還企圖採取一定的措施來阻撓中南美各國和社會主義陣營接近。只要指出代表美國壟斷資本觀點的《華爾街雜誌》的言論，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這個雜誌在《攻擊尼克松的原因》一文中不顧事實，竟說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經濟和拉丁美洲的經濟不能互相補充，因此，就沒有象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之間能在高度水平上建立經常貿易關係的那種基礎。

最近，西方国家反动报刊企图歪曲苏联对不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甚至企图这样说明问题，仿佛苏联没有履行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这种谎言完全是信口雌黄，可以说根本用不着证明。

西方国家垄断集团阻挠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各国发展正常关系的企图注定是要破灭的。拉丁美洲人民根据自身的经验，确信苏联对外政策是彻底地遵循着下列原则的，即：承认各族人民有权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尊重各大国和小国的主权，严格地执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苏联准备和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和体育运动各个方面的联系，这是符合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利益的。

苏联人民怀着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争取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毫无疑问，拉丁美洲人民一定会胜利地实现这一崇高的、正义的目的。同时，他们对保卫和平、发展和加强各国友好关系的共同事业，也一定能够做出宝贵的贡献。

[何清新译自苏联《国际生活》1958年8月号]

拉丁美洲各国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阿·加里宁

今天,不管談論拉丁美洲国家的任何問題: 工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独立的外交政策,要解决这些問題,就首先必需指靠拉丁美洲国家取得自己的經濟独立。爭取經濟独立的斗争是当前拉丁美洲生活中的最现实、最迫切的問題。

美帝国主义和内部反动派在这里制定了目的在于遏止民族自觉和爱国力量团结的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措施。拉丁美洲国家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和平地区的联系还很薄弱。美国人为地把它們同其他国家分隔开来。

尽管有这些不利的因素,但是有愈益增多的广大群众投入爭取經濟解放的运动。这一运动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为在工业中建立不依赖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国家經濟部分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經濟著作中,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經濟部分的发展問題,早就有各种十分矛盾的論調。例如,美国的許多經濟学家說,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是偶然的現象。好象它們只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拉丁美洲的工业品供应困难和民族主义的“爆发”而引起的^①。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沒有外国(应该为: 美国)資本的領導作用,国家經濟部分將不可避免地垮台^②。1957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举行的泛美經濟

1. S. Mosk.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exico.

① (莫斯科:《墨西哥的工业革命》),紐約,1950年。

2. S. Han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M. Wythes. Industry in Latin America.

② (汉森:《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紐約,1951年;(維則恩:《拉丁美洲的工业》),紐約,1949年。

會議和不久前的美洲国家外长华盛顿會議(1958年9月)上,这些观点曾一再被美国代表团大加發揮。

但是,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現况所进行的分析說明,国家經濟部分在这些国家的建立絕不是偶然的現象。拉丁美洲的国家資本主义,正象在其他的不发达国家中一样,首先是这些国家經濟落后和經濟发展的要求之間矛盾的結果。

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速度从1954年的7%降低到1956年的3%。在1957年——1958年期間,这一速度仍在繼續降低^①。拉丁美洲国家仍旧扮演着美国的农业原料附属国的角色。它們被迫不得不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輸进几乎全部的工业品,而把自己质量优良的原料按照最低的价格售出,經常遭受物价上漲和通货膨胀的困难。除了剩余物資以外,美国还强迫拉丁美洲国家接受殖民地式的各种政治和財政經濟的条件。

美国最著名的拉丁美洲問題权威人士之一瓦茲說,应当把拉丁美洲的工业化理解为主要是发展原料加工工业。瓦茲說,“拉丁美洲的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就在于发展原料和半成品的初步加工生产”^②。同时,美国的壟断組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又补充說,應該遵守“貿易的自由主义”、“竞争的自由”和“自由企业經營”的其他一些特征^③。美国在最近实际上拒絕了(杜勒斯、尼克松、米尔頓、艾森豪威尔口头表示)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关于低利息的长期国家貸款的要求。国际复兴开发銀行行长尤金·布萊克在去年曾說,拉丁美洲国家应当为私人資本大开方便之門,“不应当把它看成是不可避免的灾禍,而应当看做是正常的現象”^④。

① 引自罗德尼·阿里斯昆吉在烏拉圭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

② M. 維則思:《拉丁美洲的工业》第14頁。

③ 《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时报》)1956年11月5日。

④ 《Vision》(《視野》)第48頁,1957年11月22日。

由于美国壟断組織和政府加紧施加压力，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在实际上为美国的私人資本大开了門戶。但是，正象美国的評論家 F. 奥尔金所指出的，拉丁美洲国家同这种資本的交結“沒有給它們带来任何好处”^①。美洲国家組織于 1957 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举行的經濟會議所公布的材料說明，到 1955 年底，美国壟断組織在拉丁美洲的全部資本增加到六五五,六〇〇万美国。而美国資本的利潤仅从 1946 年到 1956 年就达七一六,七〇〇万美国。这里应当注意到，在六五五,六〇〇万美国中还包包括再投資，即一部分的利潤。据更确切的統計材料表明，在 1946—1955 年期间，美国的投資只增加了二〇二,一〇〇万美国的新資本。因而，拉丁美洲国家資本外流的淨額总共为五一四,六〇〇万美国^②。

然而，美国壟断組織侵入拉丁美洲的后果远不仅限于資本外流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化。

不能不同意巴西前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的說法，他說“外国資本……就这样在巴西的經濟中扎下了根(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这样——A. 加里宁注)，而这就几乎沒有給民族資本以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美国壟断組織首先是把拉丁美洲国家的燃料資源和动力掌握在自己手中^③。

例如，在墨西哥，美国最大的动力托拉斯的分公司掌握了它的发电量的 75% 以上，在巴西——約 80% 等^④。它們强迫所有的消

① F. 奥尔金：《在拉丁美洲之上的美国》，第 48 頁，外文出版社，1956 年。

② 《Nuevaera》(《新时代》)第 7 期，第 46 頁，1957 年。

③ 阿根廷的一位著名的經濟学家阿道里佛·西林希·斯塔格尼写道：“現在，要使一个国家屈服，不需要使用大炮，只要掌握住其經濟、工业及运输所需的一切，即自然动力泉源，就足够了。《El Petrales Argentino》《阿根廷的石油》，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119 頁。

④ Mario Gill. 《Nuestros buenos Vecinos》(馬利奧·吉尔：《我們的好邻居》)，第 223 頁，墨西哥 1957 年；《O semanario》(《周刊》)，1958 年 1 月 16 日。

費者接受墨西哥和巴西的民族工業的收費率和其他條件。

當着美國本身發生經濟困難的時候（1957—1958年就曾發生過），美國壟斷組織一方面急劇地縮減從拉丁美洲進口有色金屬、棉花、咖啡和其他產品，而另一方面又在“援助”的名義下，大規模地傾銷工業品，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企業經營”的結果尤其悲慘。

當然，美國的經濟擴張同最毒惡的反動派的進攻，以及半封建、獨裁制度的建立是有關的。墨西哥雜誌《永恒》寫道，“只要一個政府表示，它準備把自己國家的自然資源交給外國人，而不顧自己祖國的根本利益，去追隨五角大樓的政策，那麼美國就會保護它，並把這個政府說成是民主事業的保衛者”^①。不需要從很久以前去找例子。只要回憶一下美國在“聯合水果公司”鼓動下在危地馬拉的武裝干涉，美國壟斷組織對古巴、巴拉圭和委內瑞拉等的獨裁制度的支持，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墨西哥《永恒》周刊的觀察家馬爾齊涅斯·貝拉指出，拉丁美洲的現實生活非常明顯地揭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元的影響愈大，自由和民主所遭受到的摧殘也就愈厲害^②。

* * *

解決經濟獨立的問題把拉丁美洲國家推上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部分的道路，這是客觀形成的局面。

根據各種不同的原因，拉丁美洲國家的所有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都主張走這一條道路。

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在經濟和政治上軟弱，沒有國家的支持，它就不能對付外國壟斷組織。資產階級把國家主要是當作財政資金和物質資源的一種特殊的積蓄機

^① 墨西哥《Siempre》（《永恒》周刊），1956年10月10日。

^② 同上，1957年3月20日。

构。当然，现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机器。但但，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参加政权是根据国内外的条件而决定的。在同亲帝国主义的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和外国垄断组织争取国家机器的斗争中，日益壮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请求工人阶级和所有的民主力量给予协助，在许多情况下，对他们做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

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在它的一些表现方面看成是进步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工具，是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

国家经济部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建立可以阻止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把这些国家非资本主义化，可以使拉丁美洲的大量动力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和其他资源用于促进民族的进步。建立国家资本主义部分的斗争，特别是在把外国垄断组织收归国有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斗争，也会导致巨大的政治进展。在许多场合下，这个斗争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克服本国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加强劳动人民对国内经济和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

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它就成了拉丁美洲某些进步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基础。

当然，不应当过高估计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它们并不全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其中有很多措施是外国垄断组织的得力的工具或为同它们有关的大资产阶级极端自私的利益服务。在个别的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最落后的国家和附属国）中，外国托拉斯、本国的土地和金融寡头集团夺取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动权，掌握有利于自己的行市，确定商品的投机价格，以征自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放高利的贷款。目前，这在许多中美洲的国家中，如秘鲁、厄瓜多尔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些国家中发生的事

件令人信服地証明，国家資本主义措施的反帝国主义的进步性质首先决定于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参加的程度和他們的行为。

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的第一批国家資本主义企业是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强了国家資本主义的趨勢，这是同拉丁美洲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漲分不开的。据美国經濟学家汉森的統計，1950年，各国政府掌握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經濟設施的25%以上。政府的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5%到25%，而且其增长比国民收入快^①。

关于拉丁美洲最大的一个国家——巴西的国家企业参加国民生产的材料是非常能令人信服的(見下表)，在巴西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席卷全国。

巴西的国家經濟部分^②

(按部門, 以%計)

部 門	1945 年	1950 年	1955 年
黑色冶金业.....	—	46	60
煤炭:			
炼焦.....	—	37.7	39.5
开采量.....	—	13.6	11.6
电力(設計能力).....	—	—	12.7
铁矿工业:			
开采量.....	17.8	49.7	71.0
出口.....	33.8	80	89.6
石油(經过提炼的)	—	—	57

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經濟部分的形式各有不同。其中最主要

① 汉森:《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第456頁。

② 《Revista brasiliense》(《巴西周刊》),第3期,第12頁,1957年。

的是純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但是，这种企业在拉丁美洲并不多。通常，大的“联合”企业是属于国家經濟部分的，它的資本 51% 以上是属于国家的，其余的資本是属于私人的。

組織这类企业的法律基本上是禁止外国資本参加的。但是，也就是这些法律常常附带一大堆条件，外国壟断組織就利用这些条件滲入到“联合”企业中去。就其財政情况來說，“联合”企业同私人企业沒有大区别。此外，从“联合”企业那里征收的某些稅收比从私营企业征收的还多。但是，在“联合”企业中投資的私人資本保証取得一定的固定收入和許多优惠。

国家資本也在私人資本、民族資本或外国資本占优势的企业中入股。拉丁美洲的民主人士反对組織这种有外国資本参加的“联合”企业，并公正地指出，这种企业是帝国主义壟断組織滲入民族經濟的一种隱蔽的形式。在这种企业中，国家資本常常变成給壟断組織的一种独特的鼓励金，而給民族利益带来很大的損失。这种現象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动力部門中尤其普遍。

拉丁美洲的国家經濟部分的形成方式也各不相同。相当大一部分国家企业是从外国和国内的所有者那里贖买来的。例如，大部分拉丁美洲的鐵路运输就是这样。某些国家工厂是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沒收軸心国私人财产的办法建立的。当然，在拉丁美洲現在还常常提出廢除沒收的这些财产的国有化的問題。

許多国家企业是在国家財政信貸机关的领导下或参加下建立的。这种建立的形式在墨西哥和巴西很流行。

但是，在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国家經濟部分的措施中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措施还是把天然富源和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的财产收归国有。

* * *

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的政府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早在 30—

40年代就开始把掌握在外国垄断组织手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料资源和企业收归国有。1938年3月，墨西哥石油开采工业的收归国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由于把十七个外国石油公司（其中主要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国美孚油公司”的分公司）收归国有，墨西哥限制了帝国主义在墨西哥的影响，并把自己大量的石油财富用于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①。

墨西哥的国有化是由于石油工人的总罢工而实行的，在总罢工的过程中甚至还提出了武装工人以便反击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垄断组织的攻击的问题^②。

石油国有化以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墨西哥人民完全确信这一步是走对了。今天，墨西哥的石油原油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本国的需要。石油开采量从1938年的五百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一千三百万吨。墨西哥的工业、发电站和交通运输业能够获得优质而廉价的燃料^③。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墨西哥的动力比例中占80%^④。

墨西哥开始大量开采天然煤气，而这是外国石油公司所从来不感兴趣的。墨西哥的一部分石油原油和煤气还向国外出口，从而获得附加的收入。对于这一点，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领导人A. 贝尔姆节斯强调说，墨西哥没有成为“石油大输出者的‘侈望’”。相反，我们想成为石油的大消费者……在国内使用的墨西哥石油能比出口的石油带来更大的益处……为了民族利益

① Harvey O'Connor. «The Empire of Oil»美国哈维·奥康诺教授在《石油帝国》(纽约, 1955年, 第313页)一书中写道, 墨西哥的例子是“盛产石油而极端贫困的拉丁美洲和中近东地位的希望的曙光”。

② Domingo Lavin. «Petroleo»(道敏哥·拉文:《石油》), 墨西哥, 第194—195页1950年; «Daily Worker»(《工人日报》), 纽约, 1938年4月28日。

③ «El Nacional»(《民族报》), 1957年3月19日。

④ «Comercio exterior»(《对外贸易》)墨西哥, 1957年4月号。

在國內使用的每十八公升的墨西哥石油所帶給墨西哥的收入，比用于出口的相同數量的石油所帶來的收入多四倍或五倍”^①。

國家石油工業(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設立鞏固了墨西哥的財政地位。“墨西哥石油公司”所交納的稅款是墨西哥預算的主要收入項目。有意思的是，墨西哥從自己國有化的石油工業那里所獲得的收入數額約為不久以前外國石油公司所支付給委內瑞拉的數額，儘管委內瑞拉的石油開采量多於墨西哥許多倍。

“墨西哥石油公司”在二十年內，為了進一步發展石油工業，投資了六十八億墨西哥比索，而這筆投資幾乎全靠公司的收入^②。

外國壟斷組織斷言，由於在1938年以前已經吸盡了墨西哥的許多最豐富的石油產地，墨西哥的石油會因石油儲存量的限制而減少。但是，國家“墨西哥石油公司”從1938年3月到1956年12月31日開鑿了二千七百二十六個新石油井。而且，墨西哥現有的油井的噴油率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是最高的：1938—1956年是62.4%（有一千七百〇一個油井生產石油）^③。

墨西哥石油開采工業的順利發展也大大影響了民族經濟的其他部門。例如，石油加工工廠的生產能力從1938年的五百三十萬噸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一百五十萬噸^④。化學工業、機器製造工業的某些部門、特別是交通運輸的機器製造工業（鐵路交通運輸業在墨西哥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了）、汽車製造工業和重型機器製造工業也開始有了發展。墨西哥的民族力量愈益堅決地要求掌握自己製造石油工業設備的技術。而且，在這方面已經採取了一些措

① Romulo Betancourt. «Venezuela: Política y petróleo» 羅姆洛·貝塔考爾特：《委內瑞拉：政治和石油》，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第708頁，1956年。

② «Comercio exterior»（《對外貿易》）墨西哥，1958年3月號。

③ 《對外貿易》，墨西哥，1957年4月號。

④ 同上。

施。特別是在自己制造石油油管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安排^①。

在拉丁美洲的条件下，一般來說，在征用大地产的基础上进行国家的农业改革，对于发展国内市場和民族經濟也有重大的意义。象危地馬拉在1944—1954年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危地馬拉在1944年推翻反动独裁以前，2%的大地主拥有70%的耕地，而76%的小土地所有者仅只能使用10%的土地。1950年，危地馬拉全国有七百五十台拖拉机、三万一千七百〇九部木犁和八千三百一十部鉄犁。地租占收成的70%。危地馬拉72%的居民是文盲，76%的居民赤脚无鞋穿。一个农民的每月收入不超过十五个格查尔(等于十五个美元)^②。

同时，危地馬拉还有大片的肥沃土地沒有开垦，这些土地都掌握在地主的手中。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曾是最大的地主，它实际上拥有危地馬拉五分之一的土地。这些土地的相当大一部分沒有經過很好地耕种。

在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影响下(人数不多但斗争性强的危地馬拉工人阶级在这一运动中起有重大的作用)，1952年6月17日，危地馬拉頒布了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法令。土地改革法令規定，为一个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面积在二百二十英亩以上的未經开垦的土地，或面积在六百英亩以上而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耕种的土地均得以“农业改革公債”券^③的形式收买征用。1953年3月，危地馬拉政府从“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馬拉太平洋沿岸奇基查特地区，

① 詳見《国际生活》杂志，1958年第10期(斯皮林的評論)。

② J. Arevalo. Guatemala, la democracia y el imperio. (阿萊瓦洛：《危地馬拉的民主和帝国》)，蒙得維的亞1954年；《El camino guatemalteco del progreso, el bienestar y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危地馬拉的民族进步幸福和独立的道路》，危地馬拉，1953年。

③ 《Foreign Capital in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的外國資本》，第98頁，1955年。

的总数为二十九万五千英亩土地中征用了二十三万四千英亩土地。該公司拒絕危地馬拉政府的決議，声称六十万美元(用危地馬拉的国家紙币支付)的抵償費是不够的。它請求美国政府給以外交上的协助。后者要求付給“联合水果公司”一千六百万美元。危地馬拉政府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于1953年8月又征用了該公司在大西洋沿岸巴納聶尔地区的六百二十六万三千英亩土地之中的十七万三千英亩土地，做为对美国的回答。土地立即交給农民使用，这就改变了国内許多地区的情况，保证了危地馬拉經濟的迅速发展。到1954年6月以前，約有十万户农民获得了約四十万公頃土地。国家向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发放了貸款，并把地租限制为收成的5%。这样，在1951—1954年，国民收入增加了30%，农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①。

同时，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危地馬拉政府又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动力工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国家資本主义措施。宣布了石油的勘探和加工归国家壟断。采取了限制外国壟断組織在鉄路网和动力系統活动的措施。

危地馬拉政府早在1948年就建立了发展生产的研究院(第一次投資額为六百五十万格查尔)，以便发展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1953—1954年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大大加强^②。

所有这一些事件的最后結果是尽人皆知的。美国帝国主义决定用武力镇压危地馬拉的爱國力量。它利用了危地馬拉人民的叛徒，进行了武装干涉。危地拉爾的資產阶级的动搖在这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反对反动的阴謀者和外国干涉者。在危地馬拉建立起了卡斯蒂里奧·阿馬斯的恐怖独

① J. 阿萊瓦洛：《危地拉爾的民主和帝国》，蒙得維的亞，1954年；《危地拉爾的民族进步，幸福和独立的道路》，危地拉爾，1953年。

② 《拉丁美洲的外國資本》，第100頁，1955年。

裁政权。阿馬斯首先廢除了危地馬拉的国家資本主义措施。但是，应当指出，就連阿馬斯和他的反动的繼承者也沒能徹底实现他們的計劃。由于害怕人民憤怒的重新爆发，亲美的阿馬斯集团自己也被迫不得不宣布进行土地改革，保存以前的民主政府的某些措施。

墨西哥和危地馬拉的这种事件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在发展着。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中，建立国家經濟部分的最主要的結果是什么呢？

首先必須指出，国家經濟部分通常是在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爭取經濟独立的口号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墨西哥于1938年把十七家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巴西于1953年建立了国家对石油的壟断；玻利維亚于1952年把主要的錫矿收归国有；危地馬拉于1953—1954年沒收了“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并把石油产地收归国有；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建立并发展了石油工业的国家經濟部分。

爭取国家經濟部分的斗争同样地也加深了統治階級的买办分子和民族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这在巴西和阿根廷尤其突出。在墨西哥，由于国家經濟部分在国有化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执政的立宪革命党中出現了严重的混乱。

在建立国家經濟部分的过程中，对作为最坚定和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的政治生活在爭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的影响不断加强，工人階級本身的政治觉悟也得到提高。墨西哥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斗争和玻利維亞錫矿国有化的斗争特別鮮明地显示了这一点。

国家經濟部分的建立推动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广大社会团体积极进行爭取独立的对外政治关系和对外貿易关系的斗争。这一斗争已經产生了效果。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扩大

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总而言之，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所有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或趋势的主要特点。

同样也不能不看到，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某些改善也是国家经济部分建立的结果。例如，墨西哥对石油和石油制品所规定的低廉价格就使得一般消费品的价格显著降低。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遵守着社会经济法的准则，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提高了工资。

但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坚定的进步力量把国家经济部分看做是争取经济独立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工具，而资产阶级集团则企图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靠工人阶级的努力和牺牲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向外国垄断组织支付巨额赔偿费的重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在“民族团结”的口号下，企图限制在国家企业中进行工会活动的自由，强迫工会接受政府领导，限制工人罢工和自由参加政治活动等权利。

美国帝国主义是反对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国家经济部分的最积极的力量。为了竭力破坏和阻碍进步的国家经济措施，美国帝国主义广泛地采用各种各样的“影响”办法，甚至直到向国有化的部门和整个这些国家宣布全面的经济封锁。结果，就造成例如象玻利维亚现在的这种困难的经济情况。美国大大压低玻利维亚的锡价，这样，从1953年末开始，连开采锡的本钱也挣不回来^①。

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经济部分提供贷款、设备和“技术援助”时，附有极其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会加重这些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通常，贷款是给予整个工业的一定部门。而且相当一

① 《American Metal Market》(《美国金融市场》)，1953年12月15日。

大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的貸款是給私人企业、主要是外国公司的。貸款的接受国必須用这笔款項向美国壟断組織购买設備^①。

为了阻止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經濟的发展，壟断組織还不惜进行公开的罪恶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根据美国壟断組織的布置，例如，中止了在巴西进行的石油勘探，而把已經发现的石油产地的設計图謹慎地藏匿起来。之后，壟断組織向巴西的国家活动家展开了誹蔑宣傳，因为他們在人民群众的壓力下，于1953年决定把石油产地收归国有。这一运动是瓦加斯总统自杀的原因之一。巴西議会的特別委员会不久以前查明，外国公司“艾索”和“壳牌”在1956年为收买反动报刊和向个别的記者、有势力的政客贈送礼品，花费了五千万多美元，其中美国的“巴西艾索美孚石油公司”就花费了三千一百万美元。

智利杂志《观察周报》报导說，智利的国家企业在1930年开凿了七口出油的石油井。但是，在外国壟断組織的壓力下，“在石油上面垂下了帷幕”。为了隱瞒有石油，一些石油鑽井被炸毀。因而，在智利石油的开采只是从1945年开始的^②。

美国壟断組織在組織顛复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保卫民族經濟措施的政府的陰謀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在美国的报刊上甚至在美国国会的會議上，常常公开号召用直接的軍事干涉反对那些限制外国壟断組織活动的拉丁美洲国家。美国的駐外大使館和国务院通过美洲国家組織和美洲国家的各种會議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集团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达到割

① 《La Voz de Mexico》(《墨西哥之声》), 1957年9月28日, 10月9日。

②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几年来,民族石油公司已經保證了智利对石油产品60%的需要。《New York Herald Tribune》(《紐約先驅論壇报》), 1957年7月21日。

治上的完全独立,首先必須把控制着城市公用事业、硫黄开采业和其他的帝国主义資本的企业收归国有。1957年底,阿根廷共产党对新宪法草案提出的要求中有一个願望:“……新宪法应确定国家重要财富和企业国有化的原則”。

智利共产党于1958年8月公布的关于筹备智利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智利民族解放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沒收帝国主义者的财产,以解放重要的民族财富;消灭壟断組織的一切力量;大力推行国家工业化;实行土地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紛紛拥护发展国家經濟部分。特别是巴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們的声明(民族主义运动在議会上的宣言,各州立法會議代表大会的決議,市政代表大会的決議等等)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悲痛地指出,“阿根廷的民族主义分子,正象他們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从最大的巴西开始直到小小的烏拉圭)中的激热的兄弟一样,正为把工业的主要部門置于政府的控制下面斗争着”^①。

現在的外交事件对于拉丁美洲的民主力量所进行的、以建立国家經濟部分的办法发展民族經濟的斗争,有很大影响。阿根廷《人民反抗报》于1957年初指出,中东事件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爭夺石油,这对阿根廷是一个严重的教訓。“石油是属于我們的,而我們可以進行开采,利用自己的資源……”

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公众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他們要求繼

① 《美联社》記者高尔金于1957年底报导說:“民族主义(在巴西)变成了这样一种政策,政治家借助这一政策可以博得最大的尊敬……对于大多数政治家來說,把巴西的石油轉交給外国公司經營就等于自杀”。

續把阿根廷的玻利維亞的燃料資源收歸國有：把智利的外國電力壟斷權、銅和硝石工業、墨西哥的硫黃工業和烏拉圭的肉類加工工業收歸國有（1958年10月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要求修改同美國簽訂的關於巴拿馬運河的奴役性協定，並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廣泛的經濟關係^①。

在這裡，必須指出，拉丁美洲國家對於在必要時蘇聯能給予它們技術援助和專家的援助，以及在工業、動力、建築、交通運輸和農業方面交流經驗的消息表示很大的興趣。

1958年10月27日，阿根廷和蘇聯之間簽訂了關於蘇聯為發展阿根廷的石油工業而向其提供各種設備的協定。為了便於在蘇聯購買上述設備，蘇聯政府給予阿根廷政府四億盧布的貸款，年息為2.5%。阿根廷代表團團長、國會議員豪塞·里塞阿拉在同《消息報》的記者談話時說：“談判是在互利和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只就購買石油設備進行了談判。但是，在參觀了蘇聯的工業以後，我們看到了許多能夠促進阿根廷工業的其他部門發展的有用的機器”^②。蘇聯的領導人表示，對於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也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提供工業設備和技術援助。

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為進一步鞏固整個民族經濟和獨立而進行的鬥爭正在繼續。全世界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力量都同情和支持他們。

[翟世雄譯自蘇聯《世界經濟學國際關係》1959年第2期]

① 這些要求在巴西、智利、巴拿馬、烏拉圭的議會中已經正式討論過或已列入議程。拉丁美洲國家的第一屆議會要求這些國家的政府：“……通過關於任何一國人民沒收、征用和開采自己的自然財富的自主權的宣言”。

② 蘇聯《消息報》，1958年10月28日和31日。

拉丁美洲各国第一批工人組織和馬克思主义 小組的产生(1870—1900年)

叶尔莫拉耶夫

当代拉丁美洲的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們通常都忽視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即使写,也总是要加以歪曲^①。他們同样歪曲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傳播的历史。同时,拉丁美洲的資产階級作家們往往重复美国反动的历史編纂学的基本原理。

曾发表过《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②这本篇幅很大的书的美国魯特热尔大学教授罗别尔特·亚历山大坚持着美国历史編纂学所特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实质是論点不真实,似乎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拉丁美洲都是外来的东西,就象对整个西半球一样。照亚历山大看来,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得到傳播仅仅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并且只是由于受了苏維埃俄国的影响^③。亚历山大以及美国壟断組織的侵略政策的其他贊揚者們假造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企图强迫拉丁美洲各民族接受殖民主义和泛美主义的思想。

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党的領袖們(胡斯托、弗魯哥尼、列皮托、吉奥尔迪)認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傳播好象仅仅

① A. J. Lacombe. Brasil(período nacional)(拉可姆宾:《巴西》,墨西哥,1956年,第166頁。P. Calmon. Historia Social do Brasil(凱尔莫):《巴西社会史》),第3卷,1943年。

② R. J. Alexander.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阿历克汉德尔:《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1957年,第449頁。

③ 同上,第18—31頁。另見 H. Bernstein. Marxismo en Mexico(伯恩斯坦:《馬克思主义在墨西哥》)(《Historia Mexicana》——《墨西哥史》),1958年,第4号,第497頁。

是和十九世紀 90 年代末以及二十世紀初社会主义政党的产生有联系。这个意見最初是胡斯托說出来的^①。这种說法的目的显然是在推崇社会党人的領袖們，过分地夸大了他們在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不應該否認那些社会主义政党在它們存在的初期对傳播馬克思主义方面所起的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社会党人的領袖們在 90 年代末期曾宣傳了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观点。胡斯托和他的拥护者們对十月革命抱着敌对的态度，并且拥护階級間的和平共处，把它說成好象是使工人階級摆脱赤貧和剝削的手段，这并不是偶然的^②。

改良主义的信徒胡斯托等人（列皮托、吉奥尔迪、艾阿·桀·拉·托列）还抱着更右的观点，并且变成了資产階級热心的帮手。胡斯托最亲密的学生之一，右翼社会党人奥多涅在 30 年代初，在《阿根廷社会主义的历史》^③一书中还对阿根廷早期的革命者——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但是过了十五年后，他在《阿根廷无产階級的工会运动》^④这一著作中則頌揚了修正主义，誣蔑了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在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編纂学中，仅仅某些論文和书籍^⑤里提到过十九世紀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傳播的历史。苏

① J. B. Justo. El Socialismo Argentino (胡斯托：《阿根廷的社会主义》)，1909 年，第 500 頁。

② J. B. Justo. La Internacional Socialista (胡斯托：《国际社会主义者》)，1919 年，第 13 頁。

③ J. Oddone.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Argentino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1934 年。

④ J. Oddone. Dremialismo proletario Argentino (奥多涅：《阿根廷的无产階級》)，1949 年，第 416 頁。

⑤ 《Esbozo de Historia del P. C. de la Argentina》，1947 年，第 8 頁；R. R. Pedrueza. La lucha de clases a través de la Historia de Mexico. 1941 年，第 410—412 頁；M. D. Ramirez. Apuntes Historicos del movimiento obrero y campesino de Mexico, 第 32—63 頁；R. Iscaro. Origen y desarrollo del movimiento sindical argentino, 1958 年，第 45—49 頁。

联的历史书籍对这个問題以及第一批工人組織在拉丁美洲的产生問題还未曾予以闡明。这編文章, 試图研究上一世紀 70--90 年代阿根廷工人組織的产生和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某些問題。

* * *

十九世紀 70 年代初, 拉丁美洲各国还处在資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些国家里, 資本主义关系正是在欧洲列强和美国瘋狂地建立托拉斯和壟断組織的情况下发展的。英美的壟断組織利用了尚未壮大起来的、年青的拉丁美洲各国的困难处境, 逐渐給它們加上了財政和經濟附庸的鎖鏈, 把它們变成自己农业原料的产地, 变成发财致富和进行掠夺的源泉。在許多地方, 資本主义的成长都是由于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半封建性的奴隶制度而受到阻碍。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里, 拥有經濟和政治权力的天主教会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要阻止这些国家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已經是不可能了。

早在十九世紀前半期, 拉丁美洲就已經走上了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拉丁美洲从西班牙、葡萄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和它被卷入世界市場范围, 以及外国資本的大量流入, 铁路和港埠的加紧修建, 都促进了資本主义的发展。在这里, 同时还建立起了紡織、食品和采矿工业。拉丁美洲各国的农业越来越变成商品性的出口生产了。

前一世紀的 80--90 年代, 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烏拉圭和古巴都曾有過一些工业的高漲, 但是由于封建殘余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从属地位, 使得这些国家資本主义生产的成长拖延了好几十年。

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 拉丁美洲各国逐渐地有了工人階級的基干人員。拉丁美洲各国經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无产階級形成的特点和工人运动成熟的程度。拉丁美洲的无产階級主要是由欧洲的移民构成的, 这是一个特点。迁到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和

原有的印第安种居民、黑种居民以及生在拉丁美洲的欧洲和印第安种的混血居民共同构成了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民族^①。

拉丁美洲各国年青的无产阶级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据同时代的人说，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则是“无可补救的赤贫^②”。

工场和矿坑里的工作日每昼夜长达12至16小时，而劳动条件由于缺乏技术装备和卫生保健设施是非常之坏的。在生产中的肢体残废几乎是普通和不断的现象。工人们既没有星期日的休息，也没有假日，更没有对不幸事故的社会保险。生产中有罚款制度，雇主与监工恣意横行。企业主和他的帮手们都是携带武器的。在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的矿场和矿坑里，很大一部分工人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直到十九世纪末，还保存着由于工作中的一点点疏忽就处以体罚的制度。甚至在某些城市中，无产者的基本群众是外国侨民的那些工场里（在巴西、古巴），体罚的事也经常发生。

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从自己产生的最初时候起，就为争取更人道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进行了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外侨工

^① 到十九世纪80年代，阿根廷、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的土著——各部落的印第安人——几乎全被灭绝了。只有在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他们还占居民中的大多数。在巴西广大的土地上以及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海地、圣多明各，印第安人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并且他们多半栖身于离主要经济中心很远的山区和森林地带。十七—十八世纪，黑人被从非洲运到这些国家来。例如，海地就变成了黑人居民占多数的国家。黑人在巴西、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占很大的比重。1870年以前，构成拉丁美洲居民基本群众的是那些被叫做欧洲人的后代的混血儿（西班牙、葡萄牙的侵略者和殖民者的后代）。

^② 见《Congress international Ouvrier Socialiste》，1893年，第103—104页。

人起了巨大的作用。

直到60年代末期，从欧洲移往南美洲的侨民还是为数不多的，但是自从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以后，大批的避难者就很快地涌到这里来。巴黎公社社员们在这里成了工人中间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在此以前，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普鲁东和路易·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曾得到某些传播。科学共产主义创始者们的著作在7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还是很少见到的。

与工人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拉丁美洲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智利的路易斯·莫·奥列阿，古巴的卡尔洛斯·巴林奥，墨西哥的圣提亚哥·维尔亚努埃瓦还在60年代就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但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建立则是在70年代初，并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有关。

60—70年代，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出现了第一批较大的工会和工人报纸。无产阶级的组织顽强地找寻和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第一国际取得联系的途径。

拉丁美洲各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是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是由于它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及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必要性。当然工人运动的组织水平和思想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例如，在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阿根廷，工人运动就比较成熟，这里有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较好基础，从欧洲迁来的革命者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那些还保存着封建主义残余甚至奴隶制度（如巴西）并且工业发展缓慢的其他国家里，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是较少可能的。在那里，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对

小資產階級思想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进行更艰巨的斗争^①。由于缺乏資料，这篇文章不打算对这个题目的一切問題都作詳尽的闡述，而只想首先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为例，說明：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傳播和工人組織的建立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历史发展的結果，这是世界上一切已經出現了当代社会上新的、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階級——无产階級的国家必然要有的現象。

到上一世紀末期，阿根廷的人口已从 1869 年的一百八十万增加到四百万人。国内已經有了长达一万六千五百公里的鐵路网，輕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布宜諾斯艾利斯已經成为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和很优良的港口^②。据 1895 年統計，阿根廷共有两万二千个企业，这些企业中計有十七万六千名工人^③。

在 50—60 年代，这里出現了第一批工会和工人团体。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开始出版工人的报纸和小型刊物。1870 年已經有了砌石工人、面包工人、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的联合会。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联合会是 1857 年建立起来的，它出版了报纸《印刷工人联合会新聞》。1870 年联合会开始建立了国际的联系。

根据档案資料得知，就在这一年，最初几期报纸曾被送到西班牙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联合会的所在地。联合会的書記弗兰西斯

① 應該注意到，在拉丁美洲各国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从 90 年代一开始就迅速取得了陣地，这几乎和修正主义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傳播是在同时。但是当时，就象无政府主义在二十世紀最初几年才开始在工人階級中具有絕對的影响那样，修正主义和工团主义获得广泛的傳播也仅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特別是在阿根廷，墨西哥和烏拉圭。在 70—80 年代，当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基本上还对无产階級发生着巨大的影响时，工人階級的先进部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馬克思主义思潮，而不是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② R. M. Ortiz. *Historia Economica de la Argentina* (奥尔提兹：《阿根廷經濟史》)，1955 年，第 206、208、243 頁。

③ G. Germani. *Estructura Social de la Argentina* (捷尔麦民：《阿根廷社会史》)，1955 年，第 225 頁。

科·摩拉在1870年12月14日給倫敦的國際總委員會的信里曾談到這件事^①。他指出,《印刷工人聯合會記事》報說明了南美洲的城市蒙特維多、里約熱內盧、科爾多伐、瓦爾帕來索的社會問題。摩拉寫道:“根據報紙來看,組織(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聯合會——作者)具有國際主義的性質。”摩拉建議總委員會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聯合會取得聯繫,“因為通過它可以在整個南美洲建立國際的支部”。他個人答應協助進行這件事情并有把握地說,西班牙人能夠“在這個說西班牙語的廣大地區里做出某些事情”^②。1871年8月12日摩拉在給總委員會的另一封信里簡捷地通知說:“我們正在盡一切可能在南美洲建立國際工人協會的支部。你們應當也在这方面行動起來。那時成功才是有保證的。”^③

在此以前兩星期,即7月31日,恩格斯代表總委員會寫信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信中談到總委員會在1871年5月30日所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④,這次會議專門討論了巴黎公社的教訓。會議上通過了馬克思所草擬的著名宣言《法蘭西內戰》^⑤。

從以上所引証的材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還在70年代,阿根廷就已經建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力求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第一個國際的無產階級組織建立聯繫,這個組織對工人運動實行了國際的領導,并积极促使社會主義

①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檔案館第21宗第1冊第200卷第1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頁。

④ 同上,第151卷第6頁,從1871年5月30日到7月31日這段時間里,總委員會沒有召開其他會議。

⑤ 在歐洲,這正是反動時期和對工人運動加強鎮壓的時期。許多杰出的革命家都遭到逮捕和流放。革命者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困難的。恩格斯在1871年7月31日寄出的信,在1873年1月5日才送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同上,第3、6頁。

思想进入工人运动中去。

这时，阿根廷无产阶级的组织已经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某些影响并倾向于第一国际。大家都知道，1871年总委员会作出决定，责成已经加入第一国际的各地方组织把自己的名称改为第一国际的支部^①。

在70年代，有些阿根廷的无产阶级组织已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这些组织都是从欧洲迁来的无产者根据语言系统建立起来的。第一国际在阿根廷的第一个支部是法国的，于1872年1月28日组成^②。它的成员中不仅有法国人，而且也有已经加入阿根廷国籍的其他民族的代表^③。支部在1872年2月10日写信给总委员会的信里，请求让它参加“伟大的家庭并给予互相通信的机会”。支部还说，它需要支持和建议。接着在信里谈到了支部人员的增长。这封信是由二十六个成员署名的，其中包括过去巴黎标准学校支部的成员奥古斯特·芒诺^④。在1872年4月14日给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里说，支部里共有八十九个成员（3月15日是七十一个）。信里指出：“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第一国际”。支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好社会主义报纸的出版^⑤。

从1872年7月16日给总委员会的信里可以看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这时已经有了二百七十三人。弗列什写道：“我们决不停留在这个数字上。”他在这封信里报告了意大利支部成立的消息，这个支部的核心是从法国支部分出来的。按

① Г. Нерк《国际》，200页，莫斯科版，1932年。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第21宗，第151卷，第1页。

③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118页。

④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第21宗，第151卷，第1、2页。

⑤ 这封信是由支部总书记埃米尔·弗列什签署的，他公开白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的创始人”。同上，第2页。

照弗列什的看法,意大利支部“将起巨大的作用,因为意大利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外国人中是为数最多的。”^①

很快地西班牙支部也出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第一国际支部领导者之一拉罗克-拉特拉克在1873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②中写道:“目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三个根据不同语言建立起来的国际支部: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法国支部,稍晚建立起来的是意大利支部和西班牙支部。每个支部都有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则拿到由六个委员(每个支部两人)组成的联合会上去讨论。”^③写信者还报告了国际各支部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困难,阿根廷反动势力的增强,以及各支部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隔绝^④。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得知从布宜諾斯艾利斯传来的关于法国支部成立的消息以后,立即予以承认。总委员会的书记列·穆修在1872年7月1日从伦敦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发出了关于这件事的正式通知。信中说道:“总委员会承认了你们的支部并且注意到了你们在南美洲传播第一国际的思想的主动精神”^⑤。随着这封信,列·穆修还把十二份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这个章程是1861年9月在伦敦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拥护第一国际的人数日益增加。1872年9月,出版了《劳动报》^⑥。在第一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

① 这封信是由支部总书记埃米尔·弗列什签署的,他公开自称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国际的创始人”。同上,第2页。

② 这是被阿根廷社会主义者哈辛格·奥多部分地刊载在他的《阿根廷社会主义史》一书中唯一的一封信。见该书119—120页,信是按原文引证的。

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第21宗,第151卷,第3—6页。

④ 这封信盖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三角形印章,三角形中间的字是“国际工人协会”,边上写着:“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

⑤ 同上,第82卷,第15页。

⑥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119页。

会作了总结报告，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各组织的运动^①。著名的第一国际成员拉伊芒德·维尔马尔代表支部出席了代表大会，他是拉法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1873年5月初，维尔马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5月13日维尔马尔通知马克思，说接到了他的来信并感谢他的关怀和帮助^②。显然，和马克思的来信一起，他还收到一包书。他写道：“可惜在这包里您没有加上《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的论文。”在维尔马尔的信里，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关于《资本论》传播的可能性将来我会通知您。”^③

在另一个地方维尔马尔还告诉马克思，第一国际各支部联合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组织手工业者联盟的办法问题。同时他指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木工协会和缝纫工人协会^④。这就说明了第一国际各支部领导下的工人组织的积极活动。

支部的领导遵照第一国际的章程，采取了预防措施和秘密活动的办法。加入协会都需要介绍，并掌握必要的材料。1872年7月，弗列什在向总委员会报告从前的巴黎公社社员亚历山大·皮卡尔德的情况时说：“在委员会里人们都认识这个公民，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确定准许他参加协会的工作以前，还能掌握某些关于他的材料。同时还希望掌握在过去一段时间曾被派为马赛市警察局代表的公民德若勃·捷基尔^⑤的材料，以及马赛公社社员公民别尔纳顿·奥古斯特的材料。”^⑥

在阿根廷的其他城市里也建立了工人的小组和团体。例如，

①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119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第21宗，第151卷，第4—5页。

③ 同上，第4页。这讲的是法文版《资本论》。

④ 同上，第5页。

⑤ 德若勃·捷基尔是法国人，1875年被阿根廷当局逮捕，他是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120页）。

⑥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1宗，第151卷，第2页。

1874年科尔多瓦市的工人組織合并为工人协会并定名为第一国际支部^①。参加协会的也有大学生們。

阿根廷工人运动的成长引起了僧侶和地主阶层的激烈反对。革命組織經常遭到破坏。迫害第一国际拥护者們的手段是极端殘酷的。

阿根廷的工人和大学生协会与国际工人协会一样，在1876年都不存在了。許多革命者——第一国际各支部的成員們繼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在烏拉圭等国)的无产階級組織中进行工作。

1879年在印刷工人工会、砌石工人工会和面包工人工会的許多次罢工以后，过去第一国际各支部的成員們在阿根廷建立了革命的团体“前鋒”，并出版了同名的宣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报纸。无政府主义者在欧洲的活动也对阿根廷产生了影响。这里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組織，这个組織并出版了《意志报》。

从1878年起，从德国迁入阿根廷的侨民更加多了。在他們中間，應該提到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名字：工程师格尔曼·拉尔曼、奥古斯特·孔、弗里德里赫·韦别尔、約甘·沙费尔、坚里赫·繆列尔。德国社会主义者們于1882年1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建立了“弗尔韦尔特斯”俱乐部^②，俱乐部通过自己印刷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活动中，依靠了本地工人小組和阿根廷进步的知識分子。在阿根廷社会党成立前的十三年里，这个不仅团結了欧洲侨民而且也团結了一部分进步的阿根廷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弗尔韦尔特斯”俱乐部在組織无产階級运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并积极引导了阿根廷无产階級的罢工斗争^④。俱乐部的领导者們——弗·韦别尔主

①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120頁。

② 同上，第121頁。

③ 求斯托：《阿根廷的社会主义》第23頁。

④ 同上，第25頁。

席、約·沙費爾、格·拉爾曼，和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們有通信聯系。這些革命者中的許多人，如拉爾曼，都是通曉西班牙語的。1889年出席第二國際巴黎會議的“弗爾韋爾特斯”俱樂部的代表是最著名的德國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內西^①。從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看出，阿根廷社會主義團體的代表亞歷山大·彼列特也出席了會議的代表大會，他是阿根廷社會主義運動中最老的活动家^②。

根據第二國際巴黎會議的決定，1890年1月在阿根廷成立了慶祝五一節的籌備委員會，參加這個機構的社會主義者有霍謝·維尼格爾——《前進報》的編輯、威廉·舒爾次、奧古斯特·孔和馬爾謝爾·扎克爾^③。委員會向勞動者們發出宣言，號召他們在五一節參加要求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遊行。

3月30日委員會召开了各無產階級組織的擴大代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居住在阿根廷的各民族的工人。會議決定召集首都工人慶祝五一節，建立共和國工人聯盟，出版捍衛工人權利的報紙，向國會遞交要求頒布保護工人階級的法律的請願書^④。1890年5月1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三千工人參加了第一次勞動者的示威遊行^⑤。由於工人運動的成長，“弗爾韋爾特斯”俱樂部的領導建立了阿根廷地區的勞動者聯盟。1890年12月，聯盟的報紙《自衛報》開始出版，它的編輯是孜孜不倦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格·拉爾曼。報紙的編輯部設在聯盟的組織者之一奧古斯特·孔的家里，而後來，他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早的一個成員。聯盟的副

① 《Revista de Historia》，1957年，第1號，第61頁。

② 《Congress International ouvrier socialiste de Paris. Appel de la Commission d'organisation. Liste des Délégués et des Associations Ouvriers. Resolutions》，1889年，第2、5頁。

③ 奧多涅：《阿根廷社會主義史》，第123頁。

④ 同上，第124—125頁。

⑤ 波斯托：《阿根廷的社會主義》，第25頁。

主席是卡尔·洛·馬烏利，他也是阿根廷一个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自卫报》积极地宣傳馬克思主义思想，并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积极进行斗争。1890年12月，《自卫报》編輯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阿根廷现实生活的政治舞台上，我們扮演着无产阶级先鋒队的角色，这个先鋒队刚从被剝削的群众中分出来就变成了被偉大的現代科学社会主义学說鼓舞着的新的阶级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学說的原則是：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和揭穿資本主义的生产实质(剩余价值)，这是我們不朽的导师馬克思的两个偉大的发现……”^①

阿根廷的馬克思主义者們对于从80年代末就在这个国家里得到广泛傳播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馬克思主义的报纸《自卫报》出来反对无政府主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不断地刊载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材料。1891年5月1日《自卫报》写道，无政府主义对工人阶级是耻辱^②。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进行分裂活动，科学社会主义拥护者的数量还是增加了。1891年阿根廷的馬克思主义者向第二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送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报告书^③。报告书里指出了阿根廷工人阶级的无权和赤貧的状况，叙述了对1890年5月1日的游行示威的殘酷鎮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报告书中說，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而且还在拉普拉塔、圣塔非、門多薩以及其他城市举行秘密集会。报告书是由“阿根廷共和国工人党”首都临时委员会的全体委員签署的，和其他革命者一起签名的还有奧·孔和卡·馬烏

① 見《Revista de Historia》，1957年，第1号第69頁。

② 同上，第72頁。

③ 《Congress International ouvrier socialiste. Reports》，1893年，第103—105頁。

利^①。

《自卫报》和《前进报》是1882—1894年間在阿根廷宣傳馬克思主义的仅有的印刷刊物。从1894年4月7日起，馬克思主义者开始出版带有副标题《科学社会主义的报纸，工人阶级的保卫者》^②的周刊《前锋》，该刊从1896年6月29日起变成了社会党正式的机关刊物。这个时期以前，修正主义在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曾得到传播，而在工人的组织和工会中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影响迅速地增长着。

参加创办《前锋报》以及建立阿根廷社会党的不仅有馬克思主义者(奥·孔·格·拉尔曼、卡·馬烏利)，而且也有改良主义者。尽管有着各种各样机会主义者的激烈反对，阿根廷的馬克思主义者們还是展开了团结工人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活动。

1896年6月28—29日举行了社会党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十五个社会主义团体，工人组织和印刷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皮鞋工人、建筑工人等工会的约二百名代表。大会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所通过的主要文献《原则宣言》反映了阿根廷无产阶级斗争的坚决勇敢的政治特点，证明了馬克思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原则宣言》里说明了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可能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力量所实现”。宣言还表示确信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③。

阿根廷社会党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里就积极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假期工资照发，星期日休息，改善劳动条件。阿根廷社会党人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传播馬克

① 《Congress International ouvrier socialiste. Reports》，1893年，第105頁。当时阿根廷还没有工人政党，但是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們沒有考虑到困难，而是认为，党就在1891年将建立起来。

② 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221頁。

③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奥多涅：《阿根廷社会主义史》，第269頁。)

統治地位。由于它力图榨取最大的利潤，于是就殘酷地剝削本地居民，并保留着封建殘余。墨西哥无产阶级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比阿根廷工人还要坏。

在墨西哥，社会主义思想的傳播是从60年代那些以互助为目的的工人組織的空想社会主义演进到在那些附和第一国际的协会中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宣傳。但是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無論是墨西哥人或是外侨，都沒有彻底的科学世界观，他們的观点多半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混合体。

据著名的墨西哥革命家拉米列斯說，馬克思創立第一国际的消息“使墨西哥的工人活跃起来”^①。早在60年代建立起来的各种工人协会和团体，如紡織工人、砌石工人、皮鞋工人、縫紉工人和刷印工人的組織，都开始扩大自己的队伍，但人数毕竟还是不多的。在这些团体里进行宣傳的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罗多卡納提，有无政府主义者波兰人哥斯科夫斯基，也有卓越的第一国际的拥护者——墨西哥人圣提亚哥·維尔亚努埃瓦^②和弗兰西斯科·薩拉科斯塔。1869年末，維尔亚努埃瓦和另外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墨西哥无产者中間散发了附有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条文的小册子^③。

1870年1月10日，在維尔亚努埃瓦的领导下各协会联合起来，建立了“有組織的劳动者的中心”，同年9月改称“墨西哥工人的偉大团体”^④。这是墨西哥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組織，按照拉摩斯·皮德魯埃薩的說法，这个組織“开始有了社会意义。”^⑤

① M. D. Ramirez. ykas, 第30—32頁。

② 《社会主义者》报的編輯，1872年末逝世。

③ M. P. Ramirez: ykas, 第37頁。

④ 同上。

⑤ R. R. Pedrueza. ykas, 第410頁。

1871年7月9日，“墨西哥工人的偉大团体”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周报第一号問世了，它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捍卫“墨西哥工人的权力和利益”。該报坚持着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思想，巴黎公社的英雄范例在墨西哥无产者的心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墨西哥工人的偉大团体”和它的报纸《社会主义者》与第一国际的领导有联系。許多直接和間接的資料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1872年2月5日在《社会主义者》上发表的一条消息中說：“根据最近收到的从英国倫敦寄来的信中得知，12月23日（1871年——作者）在倫敦举行了由卡尔·馬克思担任主席的国际总委员会會議。会上談到了这个偉大的协会在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美国和墨西哥所获得的成就。”^①

墨西哥的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第一国际組織保持着联系。例如，1872年9月12日从紐約寄来的一封信就証明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寄給“墨西哥工人的偉大团体”的主席的，信上有威廉·瓦斯特的签名。信里叙述了第一国际在欧洲活动的困难情况。瓦斯特写道，这些困难“靠着卡尔·馬克思和他的所有助手們的指导，并且在所有社会主义者（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贊助和支持下，已經克服了。”写信者贊成墨西哥社会主义者和第一国际的紧密联系，并通知說：“按照我送去的指示，墨西哥应当指派一个人来参加紐約委员会的討論和決議。”^②瓦斯特写道：这个代表“可以被派来常駐紐約，但是也可以由墨西哥人从第一国际的成員中提出……”在信的最后威廉·瓦斯特建議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墨西哥协会的正式机关报”——发表他所寄出的那些揭露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活动的材料。

墨西哥的历史学家，馬克思主义者拉摩斯·皮德魯埃薩証明，

① M. D. Ramirez. ykas, 第49頁。

② 同上，第50頁。

在墨西哥确是存在过第一国际的支部，并証实在 1874—1875 年間这个支部和紐約总委员会有联系。他写道：“墨西哥代表团参加了紐約总委员会。工人領袖胡安·捷·馬塔·里韦拉是卡尔·馬克思在墨西哥的代表。”^①

到 1874 年，在墨西哥的工人运动中，馬克思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之間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在工人組織中和对工人出版物的影响加强起来。以維尔亚努埃瓦的战友們弗兰西斯科·薩拉科斯塔和阿列汉德罗·埃列拉为首的馬克思主义者在迫害和攻击的情况下对巴枯宁的追随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1878 年 7 月 4 日在墨西哥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879 年它已拥有十七个不大的“政治中心”。社会主义者們出版了自己的坚持馬克思主义原則的报纸《革命社会报》。例如，有一号报纸曾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一切仅仅是冒充的社会主义者之間划定了界限。报纸指出：“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党员和那些不承认无产阶段自己組織阶级政党的人們是不同的。”^②

1881 年，墨西哥的社会主义政党被破坏了，它的领导者之一薩拉科斯塔被捕。在墨西哥，迪阿斯血腥专制的黑暗时代（1876—1910 年）来临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停頓了許多年。革命組織的被破坏并没有使出版物遭到查禁，因此还有某些宣傳革命思想的合法机会。例如，《社会主义者》报还是繼續出版。虽然这个报纸受到无政府主义的非常有害的影响，但仍时常刊载馬克思主义的材料。1888 年 7 月 10 日，报纸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在墨西哥用西班牙語第一次发表的馬克思主义的著名著作^③。

① R. R. Pedrueza. ykas, 第 410 頁。

② 同上，第 411 頁。

③ A. L. Aparicio.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Mexico, 1952 年，第 118—120 頁。

民。从1827—1902年，到圣保罗州来的欧洲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德国人、俄国人）共有一百〇七万五千多^①。巴西港口圣多斯变成了对外贸易的一大中心。由于有了这个港口，就使咖啡的输出量急速增长；1867年巴西输出的咖啡是三千万公斤，而在1887年则达到了一亿五千万公斤。从1890—1900年，这一州的咖啡种植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还多。

植棉业是巴西经济中发达的部门。从1867—1876年，巴西每年输出七百一八百万包棉花。国内纺织工业也发展起来，到1903年已经有一百四十三个纺织工场。下列各州的这种企业尤其多：明纳斯·吉拉斯——37个，里约热内卢——29个，圣保罗——18个。

在其他工业部门中，葡萄酒酿造业和烟草种植业也迅速发展起来。70—90年代里铁路建筑业也得到了发展。1866年巴西总共只有五百一十三公里铁路，1880年约有三千五百公里，而1889年则有九千六百公里了^②。

在纺织部门和其他部门工作的工人人数增加起来。90年代末全国已有一百二十多万工业工人，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都团结在各种工会、互助团体和小组内，但这只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初阶段。巴西的工人阶级是最落后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阶级中间流传得特别缓慢。在巴西，社会主义思想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所有物，他们没有被禁令和镇压所吓倒，而是利用出版物、传单和口头宣传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工人们。这种活动在70年代初为建立第一批思想上倾向于第一国际

^① 《The State of São-paulo—Statistic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1904年，第6页。

^② J. P. Calogueras. *Pormacao Historica de Brasil*, 1938年，第325、358页。

的秘密的工人組織打下了基礎。

第一國際西班牙支部聯合委員會的主席弗蘭西斯科·摩拉在1891年7月5日寄給倫敦國際總委員會的信里報告了葡萄牙建立中心支部的消息。摩拉認為，隨着國際工人協會的支部在葡萄牙的建立，“和葡萄牙有着密切聯繫并具有共同語言的巴西也同樣會這樣做”。摩拉寫道：“當注意到最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蒙特維多和瓦爾帕萊索建立國際支部的可能性時，那么就有可能在南美組織起許多地方的聯合會；這些聯合會向北美國際中自己的兄弟伸出手來以後，可能過不多久就要舉行社會革命並將推翻陳舊、腐朽的當前的社會而建立起勞動子孫的新社會。”^①

70—80年代，巴西革命運動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廢除奴隸制度和消滅君主專制政體。這些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要求團結了廣大的居民階層^②。

90年代，當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它的組織增長起來而國家從奴隸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下解放出來以後，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在勞動者和先進的知識分子中間較廣泛地傳播開來。

18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會上建立了工人政黨。幾乎同時，在港埠聖多斯也成立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社會主義中心”。1895年，這個團體第一次在國內組織了聖多斯和聖保羅的五一節遊行示威^③。

1896年，巴西已經有了一些在工人中間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小組。它們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聖保羅的“社會主義中心”，就在這一年它開始出版帶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副標題的工人報紙《社會主義者》^④。這是在巴西第一個促進科學社會主義

①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第21宗，第200卷，第3頁。

② H. Nabuco. O Abolicionismo, 1938年。

③ «A Classe Operaria»(Rio de Janeiro), 1952年4月5日。

④ 同上。

思想和傳播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報紙。

但是由于巴西工业的半手工业性質，在国内就沒有使广大工人群众領会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成了巴西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流派。加之上一世紀的90年代末，第二国际並沒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愈来愈滾到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这就使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包括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在内）遭到了严重的危害。70年代，阿根廷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的良好影响下开始发展，并且很快就在馬克思主义的宣傳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可是在巴西，馬克思主义思想送到工人中間去則是較晚的，并且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当时世界资产阶级已經加緊了对无产阶级組織的攻击，而第二国际实际上並沒有起到領導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国际中心的作用。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巴西的工人运动中还是存在着馬克思主义的思潮。

* * *

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随着欧洲的移民一起开始傳入智利的。1854年在圣地亚哥的莫列利亚和瓦拉捷斯小书店里，自由銷售着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一书^①最早的著名的智利社会主义者路易斯·勒·奥列阿和弗兰西斯科·比尔保还在60年代就已經通曉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其他著作。智利和欧洲的联系是通过布宜諾斯艾利斯实现的，因此阿根廷第一国际支部的建立和活动也就对智利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

70—80年代，智利資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都比較迅速^②，但是应当指出，具有社会主义傾向的无产阶级組織在这里

^① H. R. Necoche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Chile*, 1956年, 第146頁。

^② 見 L. E. Recabarren, *Ricos y pobres*, 1910年, 第5頁。

是产生得較晚的。

1896年，智利建立了“社会工人中心”，它出版了《人民之声》报。该报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在智利》的文章指出：“解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入到阿根廷的无产阶级中去以后，又来到了智利，并开始产生了良好的作用。”^①

在90年代，除“社会工人中心”外，又出现了“工人兄弟联盟”，它的领导者是路易斯·勒·奥列阿。他是最早一批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智利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他在给友人达维德·阿科斯塔的一封信里，把马克思的理论比做打造思想武器的铁砧。奥列阿在智利劳动者中间积极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例如，大家都知道，他在1879年曾作过题为《社会主义和宗教》、《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罢工》等公开讲演。1897年10月，“工人兄弟联盟”和“社会工人中心”这两个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同盟”，奥列阿是合并的首倡者之一。这个组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报纸《无产者》。同年10月17日《无产者》写道：“‘社会主义同盟’是以宣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要目的的组织，这将为党的成立打下基础。”^②“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中表明，它为在智利树立起社会主义而奋斗。

1897年12月，由奥列阿担任主席举行了社会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一百四十八人，大会通过了在“社会主义同盟”的基础上建党和出版新的报纸《锤》——“政治宣传的工具”的决定^③。社会党和在它以前产生的那些工人组织一样，都是人数不多的和不巩固的。它必须向人数众多的敌人，特别是向那些分裂工人运动和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智利的第一

① 摘自 H. R. Necochea: *Ураза*, 第 228 页。

② 同上, 第 228—229 页。

③ 同上, 第 231—235 页。

个社会党存在并不久。1901年7月各社会主义团体的左翼人士联合起来，在瓦尔帕来索市建立了民主社会党。在这个党的组织和活动中，年青的印刷工人路易斯·埃米里奥·列卡巴连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很快就成了南美洲始终不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宣傳者之一。

在上一世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烏拉圭也有了拥护第一国际原則的工人組織。据一个在1872年4月到过蒙特維多的名叫胡阿涅斯的巴枯宁“同盟”的爪牙供称，他在工人中間求得支持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因为当时第一国际的拥护者們有着占优势的影响。胡阿涅斯写給自己在墨西哥的同伙說：去这一趟“使我失望而归，只有在那些小的面包匠中間我才遇到良好的态度……”^①

关于烏拉圭工人运动的材料我們保存的并不多。然而就是我們所掌握的这部分材料就足以証明，那些遵循着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工人組織在这个国家里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事实。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对烏拉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时期里，阿根廷是在拉丁美洲傳播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心。

烏拉圭第一个工会联合組織是在1875年建立的，当时产生了工人同盟，但它很快就瓦解了。只是到了1885年国内才出現了大的工会組織——烏拉圭劳动者地方同盟。早期的大罢工和五一节游行示威都与这个組織有关^②。

从1895年起，烏拉圭开始出版工人的报纸《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它下面还建立了名叫“社会研究中心”的組織，在烏拉圭进行相当广泛的馬克思主义宣傳。这个社会主义小組是1904年形成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团体“卡尔·馬克思中心”的前身。

① 見 M. D. Ramirez. 同前，第50—51頁。

② C. M. Rama. Ensayo de Sociología Uruguaya, 1957年，第126—128頁。

美国工人运动对古巴工人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战争时期(1868—1878年),古巴的烟草工人在美国躲避反动派的追捕。过了十年,国内的流血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才返回祖国^①。在80—90年代里,哈瓦那建立了大约三十个工会:烟草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建筑工人工会等等;锡恩富韦果斯有十六个工会(共有会员两千名),马汤萨斯有十个工会^②。1883年,有好几百个住在纽约的古巴工人参加了为卡尔·马克思逝世而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古巴的革命者何塞·马蒂在一篇特约通讯里报导了这个大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亲手创造的事业,所以全世界人民都来追悼他。卡尔·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根据新的原则来创造世界的方法。他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并且教给他们怎样推翻腐朽的基础……”马蒂继续写道:在纽约大会的决议里,卡尔·马克思被称为“劳动界中最崇高的英雄和最坚强的思想家”^③。何塞·马蒂的文章和通讯在古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892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了地方的工人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古巴各工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会上讨论了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问题和工人阶级从剥削的枷锁下求得解放的任务。代表大会的主要政治决议中说:“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在沒有掌握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前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大会建议古巴的劳动者们学好并拥护这些思想。”^④代表大会被警察驱散了,它的领导者马克西姆·费尔南捷斯、埃杜阿尔多·岡薩列斯、拉蒙·維

① 見 R. Calderio. *Inicio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Cuba*. «Primer Congreso Nacional de Historia», 第2卷, 1943年, 第190—193頁。

② J. B. Justo. *Teoria y Practica de la Historia*, 第365—366頁。

③ J. Marti. *Obras Completas*, 第1卷, 1953年, 第1517—1518頁。

④ R. Calderio. *указ.* 第190頁。

尔亚敏等人都被捕了。

热情的革命家卡尔洛斯·巴林奥(1848—1926年)是这个时期古巴马克思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哈瓦那出现了工人团体^①。这是一个不大的社会主义小组,它进行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并号召劳动者为争取古巴的独立而进行革命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充分支持了小资产阶级的“古巴革命党”所进行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的干涉的斗争,后者企图镇压古巴的国民运动并把古巴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革命党”的领导者何塞·马蒂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切贺拉和巴林奥在反对美国扩张主义计划的斗争中是亲密的朋友和同志。社会主义者巴林奥和马蒂一样,是争取自己祖国自由的热烈的战士。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勃拉斯·罗卡在评价巴林奥的革命活动时写道:“通过巴林奥,我们看到了一个争取古巴独立的先辈和战士、先驱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宣传家和创始人的形象。”^②

90年代,当修正主义者在国内猖獗起来的时候,巴林奥仍然是古巴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③。这时他在古巴领导了社会主义团体,二十多年以后,他成了古巴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

前一世纪在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革命小组存在和活动的不可争辩的事实,以及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在这些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出版物中的传播,都证明了资产阶级那些伪造历史的人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断言共产主义思想好象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被那些布尔什维克们和赤色的鼓动者们”送到拉丁美洲来的。

① C. Batino. Verdades del Socialismo, 1941年,第4页。

② 同上,第3页。

③ 同上,第14页。

历史的真象是：前一世紀中期，以永久灿烂的光輝照耀着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70年代初就傳入了拉丁美洲并在最先进的工人团体和知識分子团体中間找到了基础。

最早在拉丁美洲各国傳播馬克思主义的是第一国际忘我的活动家和拥护者，是那些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与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維尔馬尔、弗列什等人有着联系，并通过建議和著作来帮助他們。恩格斯說，馬克思“对于新旧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說来，是經常受人請教和有求必应的顧問。”^①偉大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喚起了拉丁美洲工人，把他們团結起来，使他們养成了无产阶级团結的情感，并号召他們向剝削者进行斗争。

在研究清楚了馬克思主义傳播的历史以及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組織和斗争的初期历史以后，就更加明白，早在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就已經出現了許多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著名組織者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宣傳家，如智利的路·埃·列卡巴連，阿根廷的奥古斯特·孔、罗多尔弗·吉奥尔迪和維克托里奧·科多維尔亚，古巴的卡尔洛斯·巴林奧，秘魯的馬里阿切吉以及許多別的人。

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出現和傳播，就象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一种合乎規律的現象。因为馬克思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所以它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这段历史开始于这个时期，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經出現了第一批工人的組織，而在欧洲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組織——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基础是不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按照馬克思的話說，它显示了对人类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希望。

[張理原譯自苏联《历史問題》1959年第1期]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2卷，354頁，莫斯科，1955年。

古巴革命在行动中

布拉斯·罗加

目前古巴所发生的并且正在继续向前发展着的事件是一次革命。

这不仅是由于人民采取武装行动用革命方法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在组织成员和政策方面都不受华盛顿影响的政府。古巴的革命使得中等阶层的代表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联盟掌握了政权。

具体地说,目前我国的革命取得了如下的成就:

1. 推翻了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2. 摧毁了美帝国主义走狗政权以及大庄园主、糖业巨头、大进口商和其他大剥削分子政权的政治机构和军事机构;
3. 组成了不受外国干涉的民族革命政府;
4. 建立了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民主和进步倾向的新的革命武装力量(陆军、空军、海军和警察);
5. 赶走了曾经“训练”和控制我国武装力量的美国军事代表团;
6. 基本上清除了盘据在古巴劳工联合会和整个工会运动中的叛徒、工贼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分裂集团;
7. 取缔了反民主的镇压机关,如共产党活动镇压局、军事侦察处、调查局等,并建立了革命的公安机关;
8. 通过革命法庭惩办了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的罪犯、刽子手、暗探、特务和其他走狗;
9. 没收了独裁政权代表人物、他们的代理人和仆从们靠阴谋

詭計、租註企业以及其他肮脏手段所撈取的全部财产；

10. 所有独裁政权时代的参議員、众議員、市政議員、市长、最近欺騙性选举中的候选人以及支持独裁政权和同独裁政权合作的政党的领导人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30 年；

11. 清洗和改組了司法机关；

12. 給了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13. 取消了强迫工会交費的規定，給了劳动人民組織工会的权利；

14. 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如許多城市降低了电话費和电費，提高了工資，調整了分期付款的购貨办法，采取了反对高利貸和賭博的措施。房租降低了 30—50%，这使得城市劳动人民和職員每月节省了 10—40 比索；

15. 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大庄园制度，把土地分給农民，給予农民貸款和进行国家援助，并发展合作社；

16. 发表了总理的反对种族歧視的声明。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起的并受到全体人民支持的“使用古巴产品！”运动，也可以列为一項成就，因为这个运动保护民族經濟和民族工业，使它們免遭美帝国主义貿易政策的危害。

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符合我国发展的历史需要的，这就是：爭取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消灭古巴农村中的大庄园制度和封建殘余；給农民分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成为多部門的生产，以便滿足国家的需要；索回天然財富；实行工业化；消除单一經濟，使經濟获得必要的发展；消除实际上被一国壟断的对外貿易方面的半殖民地附庸地位。革命的任务还包括大量减少失业人数和提高工人、貧苦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人民的实际民主权利，消灭种族歧視并把古巴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发展民族文化和扫除文盲。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实行何塞·馬

蒂^①那种独立的对外政策，也就是维护和平事业，坚持互不干涉、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同所有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古巴革命的动力是农民、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根据革命的历史任务，根据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认为应当把这次革命看成是进步的人民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和土地革命，是爱国和民主的革命。

革命还刚刚开始；它刚刚迈出了头几步。至于它将来的发展如何，是继续前进还是停滞不前，是胜利还是失败，这要取决于许多因素。古巴革命的第一号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想尽办法企图扼杀古巴革命，使革命遭到失败，用一切手段来消灭革命。

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虽然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但是并没有被彻底粉碎，因为它们还保留着经济上的权力，它们还会使用各种阴谋诡计，竭力使革命改变方向，或者使革命遭到失败。这些势力是美帝国主义的同盟军。

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

古巴的革命给了美帝国主义一个严重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是1952年3月10日政变的策动者。华盛顿供给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武器，在外交上和政治上支持它，协助它实行警察迫害，帮助它镇压一切人民的民主的和反帝的力量。美国军事代表团在古巴用对付虚构的“国际共产主义危险”的所谓“大陆防御”条约作掩护，训练巴蒂斯塔的武装力量来反对人民。

某些反政府派组织及其首脑们拼命讨好华盛顿，向它担保自己比巴蒂斯塔更反共，更尽心竭力地执行美国当局的命令和指示。

^① 何塞·马蒂是十九世纪末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思想家和领袖。

就是这些人組織了反共运动，阻碍了我們党所爭取的广泛的統一战綫的建立。

当独裁政权由于起义者的武装力量的进攻而被推翻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各种办法，打算先建立軍事委员会，然后建立听命于它的临时政府，最后建立軍事行政机关来挽救独裁政权的拥护者和它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起义者及其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坚决行动和总罢工，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敗了。

1898年，美国的武装干涉扼杀了馬蒂、戈麦斯、馬西奧^①所发动的爭取独立的革命。反西班牙的战争結束以后，古巴解放軍未能进入城市，因为当时古巴沒有建立起革命政权，代替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是美国的軍事占領。1933年推翻馬查多独裁政权之后，革命力量的政府也沒有掌握政权，而是在“美国調停”以后，由他們所强加給我們的政府掌握了政权。1959年起义的軍队直接掌握了政权，并且不同华盛顿商量而自己組織了古巴政府。

革命的特点

古巴的革命是按照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它找到了某些独创的形式并且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并不仅仅是古巴才具有的。

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走狗最初曾經断言，古巴的革命駁倒了唯物史观和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事实上他們对这些原理的理解簡直滑稽可笑。而后来的事变进程迫使帝国主义者 and 国内反动派改变了策略。現在他們尽力設法使人相信，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或近似共产主义革命，說什么存在着“共产主义滲入的严重威胁”等等，但他們的这种說法同样是胡說八道。

^① 戈麦斯、馬西奧都是十九世紀末古巴反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时的著名軍事領袖。

这次革命不是共产主义革命。革命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它颁布的法律并不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甚至共产党人也没有参加政府，虽然共产党人支持政府，并坚决保卫它，使它免遭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人民社会党认为，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根本解决我国历史问题所必需的，它一直拥护这些措施。只有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些措施，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

实际上革命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呢？

革命是从游击队的活动发展起来的，这些游击队变成了革命的起义军队，并粉碎了亲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职业军队。革命彻底摧毁了旧政权的武装力量和警察机构，推翻了独裁政权并建立了民族的、独立的、革命和民主的新政权。事实说明，在目前条件下，甚至在古巴这样一个不大的拉丁美洲国家内，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游击斗争，用军事行动推翻帝国主义的傀儡和成立民族的、民主的、独立的政府。

古巴革命的另一特点是，农村中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城市中的罢工、抵制选举以及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其他行动只起辅助的作用，虽然这些行动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武装斗争是由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发动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因素。在这些原因当中必须指出下列几点：亲帝国主义的思潮分裂了劳动人民；依靠警察镇压手段的穆哈尔^①及其匪帮的工会机构的官僚主义统治迷惑了广大工人阶层并在他们中间起了瓦解作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经济主义的倾向和一切问题都要通过官方工会领导人员来解决的倾向；没有通过官方机构而建立起来的各工会委员会中的革命力量没有团结起来。

^① 穆哈尔是古巴劳工联合会的前总书记，数届反动政府的走卒。他曾经非常卖力地支持独裁政权；目前为了逃避劳动人民的惩罚，躲在阿根廷。

革命是从农村胜利地进军到城市，从地方胜利地进军到首都的。武装斗争的政治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手中。起义的军队基本上是由贫农和农业工人组成的。

由此就得出如下几条经验教训：

1. 在拉丁美洲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和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的影响而左倾的一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可以起重要的革命作用，而且实际上它正在起这种作用；

2. 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 工人和工会运动必须团结一致、独立自主和采取正确的方针，以便使劳动人民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革命作用。我们的经验还表明，甚至在工会运动受到警察式的官僚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建立在各种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劳动者的委员会也能组织和指导劳动群众的行动。

古巴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虽然给了独裁政权各种援助，但是他们在人民的持久的武装斗争的任何阶段都没有敢进行武装干涉。

由此证明，帝国主义整个说来是软弱的，美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容易地强迫拉丁美洲各国接受自己的条件和把合乎自己心意的政府强加给拉丁美洲各国了。他们不能象30年代那样容易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了。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是不利的。

古巴革命彻底粉碎了关于地理宿命论、关于所谓职业军队威力无比和美帝国主义万能的神话。古巴革命表明，如果政府有反抗的勇气，它的行动符合人民的利益并因此获得群众和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的坚决而有力的支持，它就可以抵抗住帝国主义的压力。

古巴革命证明，就连距离美国很近的小国也可以战胜帝国主义。

主义的独裁政权，可以建立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制度，并勇敢地解决象实行土地改革和建立独立自主的經濟这样的根本任务。

古巴的革命已經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困难問題，但是在它面前还摆着更巨大更复杂的任务。

我們还有如下的困难：古巴的領土很小；人口只有 600 万；距离美国很近；它的經濟制度是以单一經濟为基础；国家不但在燃料和工业品方面，而且在食品方面都要依靠对外貿易供給。我們提出这些困难并不是为了象普拉特分子^①那样在困难面前退却，而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保証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1. 保护、发展和加强一切革命的、人民的、民主和爱国的力量的团结、合作和統一，孤立普拉特分子。

2. 不要犯左傾錯誤，因为左傾錯誤对革命的敌人有利，并且会使一定数量的能够支持革命或同情革命的人离开革命。必須防备右派分子，因为他們的阴谋如果得以实现，就会挫伤工人、貧农和其他革命力量的热情，并且会削弱国际团结。

3. 我們的革命需要国际的支持，首先是拉丁美洲各国、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最有力的支持和同情。

古巴革命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劳动人民的热情，使他們产生了希望。拉丁美洲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并且获得了巩固，它包含着解放的内容，因为它是同帝国主义用来当作干涉我們各国事务的工具的官方泛美主义針鋒相对的。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这也是美帝国主义者想消灭古巴革命，想消灭这一革命給拉丁美洲树立的“可恶的榜样”的原因。

^① 普拉特分子是一些拥护古巴的政策受美国操纵的人；因美国参議員普拉特而得名。1901年曾將普拉特提出的修正案載入古巴宪法，这个修正案規定美国有权干涉古巴的内政。1934年这个修正案才被取消。

帝国主义者阴谋

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革命事业或者使革命受自己的控制。为了解除革命者的武装，迫使他們退却，分裂他們的队伍和击败他們，帝国主义者正象为他們效劳的一个新聞記者所說的那樣，采用了“笑臉和宝劍”兼施的政策，一方面阿諛奉承，一方面暗中威胁；他們竭力散布惊慌失措情緒和采取恐吓手段。

不久前在薩尔瓦多举行了美国駐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使节會議，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使反对古巴革命的行動協調一致。为了抵制拉丁美洲的反帝浪潮以及委內瑞拉和古巴的事件对拉丁美洲大陆人民所发生的影响，在美国的指使下，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发动了反对民主和反对工人的进攻，不久以前还策动了反苏的挑衅活动。

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武装特魯希略和索摩查^①，企图利用他們充当进攻古巴的雇佣兵。美洲国家組織正在举行談判，策划如何利用这个組織来反对古巴。

在美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領土上，正在聚集独裁政权的逃亡的仆从，招募雇佣兵，收集社会上的渣滓、冒險家以及武装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者打算利用所有这些人作为干涉古巴的政治掩盖物。美国調了几千名士兵来加强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軍基地。

由一小群古巴人(其中一部分是些誤入歧途的人，一部分是些冒險家)制造的“入侵”巴拿馬事件，是美洲国家組織的計劃的一部分；美洲国家組織打算以此証明它在所謂加勒比海地区的形势威胁了和平的借口下所采取的反对古巴的行動是正确的。巴拿馬被

^① 多米尼前共和国和薩加拉瓜的独裁者。

选择为挑衅的对象；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巴拿馬要求把通过本国领土的运河所获得的利潤的 50% 收归国有，并且把本国的領海界綫扩展到 12 哩（这主要是为了减少运河地区的走私）。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仅进行战争的准备。他們宁願用威胁和恐吓手段战胜古巴的革命，而不采取公开的軍事行动。他們希望依靠革命陣营内部的某些集团，从内部瓦解革命陣营，使它投降，放弃革命的社会經濟綱領，服从华盛顿的意旨。他們压紧經濟彈簧，指望利用革命的困难，煽动不滿情緒，支持政府里和革命陣营里的普拉特分子和右派分子。

帝国主义用来反对革命的主要工具，就是反共。反共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联合起来了。反共帮助他們对革命进行隱蔽的进攻，帮助他們借口实行这种或那种必要的措施有利于共产党人而要求放弃这些措施。在反共的名义下，他們要求放弃独立的外交政策和接受菲格雷斯、莫諾茲·馬林^①之流所提出的有利于“冷战”的亲帝国主义的政綱；現在菲格雷斯之流都被动員起来了，他們正在我們各国人民当中进行屈从帝国主义的美国宣傳。

革命陣营中的右派分子和普拉特分子为帝国主义者“笑臉”所迷惑而忘記了“宝劍”，他們也倾向于反共和分裂。在政府中有普拉特分子，这是对革命的严重的威胁。

阴謀活动从外部威胁着革命，而普拉特分子、右派分子和分裂分子的行动則从内部威胁着革命。

頑固地反对左派的普拉特分子、右派分子和分裂分子，产生了一种低估帝国主义和反革命阴謀的危險的情緒，他們阻撓同这种阴謀进行斗争，从而造成了对革命的威胁。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特别是他們在工会运动中的政策，是对革命的另一个严重的威胁；

^① 何·菲格雷斯是哥斯达黎加的前任总统。路·莫諾茲·馬林是被称为“自由联合邦”的美国殖民地波多黎各的总督。

因为这种政策符合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并且被穆哈尔分子^①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利用来恢复自己的障地。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们的党号召大家提高革命警惕性，号召把人民动员起来，并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广泛的军事训练。

党和左翼革命力量揭穿了反共的阴谋。他们证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正利用反共来掩盖自己的目的；反共是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武器正被用来削弱革命和准备条件向革命发动进攻以达到消灭革命的目的。必须用统一来对抗分裂。党坚决地回击右派的进攻，但是它并不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斗争，它时时刻刻维护统一，并再三证明统一是革命所必需的。

决定性的步骤——土地改革

已经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对进一步开展古巴的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许多年来一再提出的进行土地改革的口号，已经成为民族的迫切要求。在关于土地改革的规模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大庄园主和大地主的代表希望把土地改革限制为排除沼地的水并把由此而得到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另一些人硬说，分散使用大块土地是不合理的，他们企图以此来阻止大庄园的大量减少。

实现土地改革的最初步骤，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就已完成。1958年10月10日起义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宣布的所谓第三号法令，规定了一项原则：分给少地农民、佃农、分成制农民、雇农等每户二卡瓦耶里亚（等于26公顷多一些）以下的土地。

^① 工会中实行穆哈尔的反民主方针的反统一分子。

在推翻了独裁政权和批准了作为根本法基础的1940年宪法条文以后，对这样一项条例作了修改，该条例规定，凡为社会利益收归国有的土地，其价值必须事先给以赔偿并以现金支付。这项条例是进行土地改革的严重障碍，因为如果这样，在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以前，就必须积累千百万比索来赔偿大庄园主。新的条例规定，对收归国有的财产必须事先给以赔偿，但是这种赔偿可以用债券的形式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支付。

某些从独裁政权拥护者手中没收过来的大地产，过去是采用最新的资本主义方法大规模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现在这些大地产已经变成了合作社，在这些大地产上从事劳动的农业工人就成了合作社社员。其他早在过去几届政府执政时农民就提出要求分配的土地，现在已经无偿地和直接地分配给从前作为佃农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

在最近几个月内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宣传，说明进行土地改革是增加本国生产、满足国家需要、实行工业化和大大减少失业人数的必要步骤。于是在城市中掀起了一个支援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商人、工业家等等为了支援土地改革，捐献了总数达1,300万至1,400万比索的现金和农具。

现在，尽管普拉特分子提出异议和内阁的某些官员一再阻挠，然而消灭古巴农村封建残余的土地改革法已经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分给农民，发放国家贷款和鼓励成立合作社。

现在已经展开斗争，争取彻底实现土地改革法，争取动员农民和农业工人去粉碎大庄园主力图歪曲土地改革法并把这个法律淹没在官僚主义泥潭中的阴谋。

土地改革引起了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就把农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他们革命化；这就更有力地表明了农

民同无产阶级——唯一无条件地支持消灭大庄园制度的社会阶级——建立联盟的意义。

土地改革将给革命的主要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在古巴，帝国主义者同时也就是大庄园主。用法律禁止大庄园制度和在实际消灭它，这将消灭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大庄园主的权力的经济基础；大庄园主基本上是寄生的、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阶级，是产生反民族和反人民的专制独裁政权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同国家的进步和独立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把土地分给农民，将使农民变成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将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鲜血和生命来彻底保卫革命事业。

和平与世界各国建立联系

粉碎独裁政权和建立依靠人民和起义军的民族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加强了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事业。

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持“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和准备新的战争，需要建立对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统治。他们需要有随时准备用烧杀手段来执行他们的命令和为了向他们讨好而不惜牺牲本国利益的傀儡。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旨在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争取经济独立的每一个措施，都将削弱军国主义者阵营和加强和平阵营。

帝国主义者还利用“冷战”、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准备来达到以下的目的：为他们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和支持独裁政权的行动辩护，反对革命的、爱国的和民主的运动，并为压制拉丁美洲国家孤立这些国家并阻止它们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展贸易和有利的经济关系寻找借口。

为了巩固古巴的独立和促进古巴的发展，古巴在国际舞台上

必須反对“冷战”，反对維持国际緊張局势，拥护通过談判来解决大國之間的爭端，拥护禁止原子彈和氫彈，拥护裁軍，拥护在世界上形成一种和平共处的气氛。

古巴必須改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孤立地位；这种孤立地位是美帝国主义者和为他們效劳的独裁政权造成的。古巴必須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建立联系，从同它們进行貿易、經濟和文化交流中得到益处。

我們的斗争的复杂性

人民社会党在展开保卫革命和发展革命的斗争时所处的条件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党必須慎重地考虑古巴革命的实际困难，反对任何极端主义表现；另一方面，它还必須及时防止一切想縮小革命任务、阻撓革命发展和使革命倒退的企图。

党尽量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时它必須回击暗中破坏团结和瓦解动员状态的普拉特分子和右派。党支持和保卫政府，同时它主張改变政府的成員，以便孤立普拉特分子和那些企图阻撓革命和改变革命方針的人，它要求允許劳动人民的代表，其中包括黑人的代表参加政府。

党必須反对右派所执行的分裂政策，維持自己的思想原則和政治原則，防止任何歪曲这些原則的企图；党必須在群众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場，同时要加强統一，爭取在革命内部达到广泛的团结；把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工作提到首位。

为了不犯严重的錯誤和不迷失方向，党必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对实际情况的敏感性，同时还必須在原則問題上坚定不移和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我們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又要防止修正主义，也就是說，既要防止机械地搬用其他国家的經驗或生搬

硬套本国过去的經驗的任何作法，又要防止縮小基本原理和理論在革命實踐中的作用的企圖。

党在目前时期的基本口号和要求同整个革命运动的口号和要求是一致的。其中某些口号和要求不仅遭到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抗拒，而且遭到了革命陣营内部右派分子的反对。我国人民和我們党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种抗拒。

在反对右派分子和因循主义者的斗争中，我們一面耐心地討論所發生的問題，一面指出那些我們看法相同的問題，也就是說，指出那些在革命陣营中得到普遍贊同和急待实际解决的任务。

为了实现革命綱領和革命任务，我們党的奋斗目标是：

1. 爭取达到一切革命力量和群众組織的統一、團結和协调一致；爭取按照維護和发展革命的原則，以及按照在共同的革命要求的範圍内提出的各阶层的特殊要求，扩大和加强工会运动、农民組織、学生組織等等的統一。團結或合作并不排除爭論，甚至并不排除各种革命力量之間的分歧。但是，在爭論的时候應該采取巩固團結，而不是破坏團結的方式，对分歧也應該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

2. 加强宣傳鼓动工作，帮助劳动人民認清自己的革命責任和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須使組織在工会中的劳动人民提高革命覺悟，根除普拉特思想和只关心劳动人民某一集团的局部的、直接的任务而忘記共同的革命任务的狹隘的經濟工团主义情緒。党要竭力使工人、工会联合会和古巴劳工联合会認識到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上革命的社会力量的責任；

3. 建立最貧苦的农民的革命組織；

4. 积极进行建立工农聯盟的工作，因为工农聯盟能保証革命的进一步高漲；

5. 在組織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加强人民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队伍。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須根据挑选的原则繼續接收党团员，加强对党员和劳动群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我們党决心完成这些任务，它决不会辜負我国英勇的、爱好自由的人民所給予它的信任。

哈瓦那，1959年5月

[轉載自《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中文本1959年第8期]

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机期間 巴西的階級斗争

柯瓦尔

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机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各国）里引起了階級矛盾急剧尖銳化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在这几年大大加强了群众性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广泛展开了工人农民反对資產階級地主剝削的斗争。

但是研究巴西这几年历史的資產階級学者們，照例只說明巴西統治階級陣营內部的政治斗争，而且对于这一点也經常叙述得很不老实。至于談到人民群众运动，他們不是避而不談，就是故意歪曲工人农民的斗争和巴西共产党人的活动。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不深刻地分析事件，而伪造事实，千方百计地贊美 1930 年 10 月以瓦加斯为首的“自由联盟”——資產階級地主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例如美国历史家亨利·艾伯特·菲利普斯硬說政变后建立的制度“十分令人鼓舞，使人感动，意义深远，富有建設性，以致創造出具有新世界觀的新人民。”^① 在 D. 乔宾、H. 赫林、K. 洛文斯坦、M. 庫克、H. 塔伐列斯·德·薩和其他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說法。^②

① H. A. Phillips. *Brasil. Bulwark of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菲利普斯：《巴西、美洲內部关系的障碍》，紐約)，1945 年，第 118 頁。

② 見 D. Jobin. *A Experiencia Roosevelt e 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Rio de Janeiro (乔宾：《罗斯福的試驗和巴西革命》，里約热內卢)，1940 年；H. Herring. *Good Neighbors. Argentina, Brazil, Chile*, London (赫林：《好邻居：阿根廷、巴西、智利》，倫敦)，1942 年；K. Loewenstein. *Brazil under Vargas*. New York (洛文斯坦：《瓦加斯統治下的巴西》，紐約)，1942 年；M. L. Cooke. *Brazil on the March*. New York (庫克：《前进中的巴西》，紐約)，1944 年；H. Tavares de Sá, *The Brazilians, People of Tomorrow*. New York (塔伐列斯·德·薩：《巴西人是明天的人民》，紐約)，1947 年。

有些进步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于巴西阶级斗争的性质也有错误的评论。例如巴西著名的民主活动家阿布华尔·巴斯托斯著有一本有趣并在许多方面很正确的书，名叫《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也错误地把瓦加斯的反动政变说成“反寡头反财阀的共和革命”，巴斯托斯认为它似乎是1922—1930年间巴西“自由革命”时期的结果。^①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尽可能说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避而不谈的1929—1933年巴西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全貌，同时指出上述对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巴西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评论没有根据，并揭露1930年所谓“自由革命”的真实性质。

* * *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它们的资本主义关系诞生和发展较迟，在大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和附庸于其他强国的极不利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古巴就是这样的国家。

早在十九世纪，英帝国主义者就以重重的金融和政治的附庸关系束缚巴西，实际上剥夺了它的独立地位。美国对早在巴西巩固下来的英国资本加强了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几年，美国资本对巴西的扩张特别加强了。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前夕，美国占巴西全国出口额42.2%，英国只占6.5%，同时美国输入巴西的商品占巴西全国进口额30.1%，英国只占19.2%。^②不过这时美国在巴西的投资量还不如英国。1929年英国在巴西的投资为十四亿一千三百万美元，美国只有五亿美元左右，即约少三

^①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Rio de Janeiro(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1946年，第213页。

^②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泛美联盟公报》)，1931年2月，第163页。

分之二。^① 在 1929—1933 年世界經濟危机前夕，巴西仍然是一个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附庸国家，而且还同时附庸于两个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和美国。

外国資本奴役巴西的政策，以当地的封建地主寡头为主要支柱，帝国主义者利用他們阻撓民族工业和农业的自由发展，在附庸和隶属的条件下使巴西成为自己的农产品和原料的供应者。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长期殖民政策，巴西成为經濟落后的弱国，国民經济发展得非常片面，完全服从于一种产品——咖啡的生产。巴西的咖啡占全国出口額 70%，占全世界咖啡生产总量 70%。

巴西的經濟落后，它的附庸地位，經濟的农业和原料生产的性質，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优势，以及封建残余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使巴西 1929—1933 年的經濟危机特别严重。在这个时期巴西陷入了真正的經濟崩溃境地。

經濟危机使咖啡生产受害最重。早在 20 年代中期，咖啡生产过剩現象就已日趋严重。1925 年不能脱售的咖啡已有一百七十万袋（每袋 60 公斤），1928 年則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万袋，在經濟危机时期，咖啡的生产过剩尤为严重，到經濟危机末期，“剩余”咖啡已达三千七百万袋。^② 巴西大种植园主和政府打算毀掉一部分咖啡以遏止日趋严重的生产过剩，但一切努力均无結果：虽然在經濟危机期間毀掉咖啡四千多万袋，可是“剩余”产品仍有增无减，价格惨跌（1929 年每袋咖啡价值二十美元零七十九分，一年后跌至八美

① (1934. Retrospecto Commercial do «Jornal do Commercio») («商业杂志»的«1934 年商业回顾»), 里約热內卢, 第 61 卷, 1935 年, 第 142 頁。M. Winkler. Investments of United States Capital in Latin America. Boston, (温克勒: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 波士頓), 1928 年, 第 275—283 頁。

② «O governo e a produção» («政府和生产»), 第 1 卷, 里約热內卢, 1935 年, 第 103 頁。

元零九分，即落价五分之三)。^①

咖啡生产的危机使巴西全国农业陷于破产，农业生产总值降低 35%，农产品出口总值降低 49%。^②棉花出口减少三分之二，畜产品价格下降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糖、棉、巴拉圭茶和其他作物的生产也都差不多陷入瘫痪状况。

农业方面的严重危机不能不影响工业。1930年工业生产大为衰落，生产指数降低 30% 以上。1930年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在致总统的报告中就很惊慌地说：棉纺织工业只有 30% 的生产单位正常开工，其他纺织工业开工的还不到 30%，冶金工业和造纸工业开工的只有 40%。^③工业品和原料的价格也大大降低：橡胶和铜跌价 40%，锡跌价 38%，等等。^④仅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交易所里登记的破产中小企业数目就比以前增加了两倍，1929年以前，每年登记的破产户约二百家，1929年则为五百七十九家，1930年竟达六百八十六家。^⑤

巴西的对外贸易也极为衰落，出口值由 1929 年的四亿五千五百万美元降至 1931 年的三亿一千四百万美元，进口值则几乎减少一半，由四亿一千六百万美元减到二亿五千三百万美元。^⑥ 1930—1931 年间，巴西的全部黄

尽。^①1931年秋财政危机后，巴西宣告破产。

国民經济崩溃，财政最終的破产，这首先而且最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劳动群众。二百多万人因經济危机而失业。^②人民消費的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猛漲。生活費用上漲了一倍半。^③成千上万的小生产者破产了，其中有很多人被迫廉价售出自己的一小块种植場。农民的状况极端恶化。《每日晚报》（《Diario da Noite》）在1929年11月写道：国内“情况令人不安”，因为种植場主付不起雇农的工資，雇农的受雇合同都滿期了。該报承認成千上万的佃农^④“情况危急……有些种植場主抛弃了自己的田地。”^⑤

这些情况使广大劳动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工人罢工了，农民和兵士参加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在国内已經成熟。由于經济危机而受苦的群众在寻找“具体的禍首”。人民自发的怒潮与日俱增。这种民情有推翻1926年上台的独裁者魯意斯的危險。前巴西农业部长李麻惊慌地承認：如果不能早日解决咖啡危机而使人民安定，則农业情况“将与1888年相同，甚至更为严重（作者按：1888年为巴西廢除奴隶制斗争达到最高潮的一年），其政治后果可能极为严重，甚至会威胁当代制度。”^⑥因此，有些资产階級地主集团提出了計劃，希望通过这个計劃夺取政权而鎮压人民运动。

①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3年》），第5卷，华盛顿，1952年，第66頁。

②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国际新聞通訊》），1931年，第33期，第559頁；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Rio de Janeiro（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約热內卢），1946年，第254頁；《紅色工会国际》，1930年，第3期，第205頁。

③ 《1936年世界經济年鉴》，莫斯科，1937年，第250頁。

④ 在巴西，把为地主劳动，以取得一小块土地或有时取得一些耕地用具为劳动代价的雇农叫佃农。

⑤ 《世界經济和世界政治》，1930年，第2期，第75頁。

⑥ 《共产国际》，1930年，第1期，第58頁。

資產階級地主反對派的一個領導者——米納斯吉拉斯州州長安東尼奧·卡爾洛斯·德·安德拉德說，這個計劃就是“搶在人民革命前面先進行革命……以阻止人民進行自己的革命。”^①

在這樣複雜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國內準備在1930年3月1日選舉新總統。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執政黨“保守集中派”和反對黨“自由聯盟”展開了競選鬥爭。

在1929年以前，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大咖啡種植園主掌握巴西政權四十多年，這個寡頭集團控制着全國經濟和政治生活。^②但在1929年，這個由來已久的集團瓦解了，因為“米納拉斯派”（米納斯吉拉斯州的）種植園主不滿意“保羅派”（聖保羅州的）種植園主的公開親英政策。當魯意斯總統和他所提出的繼任者聖保羅州州長茹利奧·普列斯特斯拒絕和“米納拉斯派”聯盟，而和巴伊阿州封建地主寡頭結成集團，並組織當時的選舉聯盟——“保守集中派”時，米納斯吉拉斯州種植園主的不滿更加劇了。這個聯盟基本上包括巴伊阿州“保羅派”以外的大地主，還有一部分其他各州的親英種植園主、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保守派的綱領具有反人民的性質，他們主張和英國資本繼續合作，實行罪惡的價格調整政策。^③同時，保守派為了吸引群眾到自己這方面來，保證要實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增加工資，減輕賦稅，減少失業等。

① 《紅色工會國際》，1930年，第12期，第14頁。

② 巴西全國咖啡樹有76.5%屬於這兩大州（在全國咖啡樹二十七億四千七百萬株中，兩大州有十九億七千二百萬株）。這就是這兩州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一直在全國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Brazil of Today》（《今天的巴西》），里約熱內盧，1931年，第40頁。

③ 價格調整政策是用人為的手段把大批商品咖啡存留在倉庫里，積累“剩餘”以待市場漲價的政策。實行這種政策時，政府不得不借外債，以便貸款給咖啡種植場主。這樣一來，國家的對外財政附庸關係更加強了，咖啡的生產過剩也加速了，因為咖啡的價格是用人為的手段保持在高水平上的。

反对派——“自由联盟”的头目是大牧畜业者兼大地主，当时的南里約格兰得州州长，主張和美国合作的热屠利奧·多尔涅拉斯·瓦加斯。南里約格兰得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的銀行都从财政上支持“自由联盟”。^①“自由联盟”团结了一些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南里約格兰得州的“自由党”和圣保罗州的“民主党”，以及一系列工人、軍官和学生团体等等，总而言之，团结了一切反对圣保罗州种植場主和资产阶级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人。反对最可恨的魯意斯政府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大力支援“自由联盟”。整个“自由联盟”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混合集团，一些反动分子——米納斯吉拉斯州和南里約格兰得州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者、卡瓦尔康蒂和瑪塔拉左等地的大工业企业主——在其中起领导作用。“这是推选瓦加斯为候选人、企图以互相欺騙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动联盟”^②。“自由联盟”的后台老板是美帝国主义者，他們企图对基本上控制圣保罗州的倫敦金融資本进行严重的打击。

“自由联盟”在反对“保罗派”的斗争中，利用巴西人民对于魯意斯統治的日益增高的不滿情緒。他們企图把广大的劳动群众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于是提出了有公然的煽动性的綱領。他們說

① 美国資本在南里約格兰得州占有相当的地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实际控制着全部邮电系統，斯維夫特公司、阿莫公司、威尔逊公司等壟断組織均設有屠宰冷藏場、倉庫和工厂等。1928年7月，美国向南里約格兰得州中央銀行放款二千三百万美元。——《The South American Journal and Brazil and River Plate Mail》（《南美杂志、巴西、普拉塔河邮报》），里約热內卢，1930年2月22日，第252頁。到1929年，美国資本在密納斯日拉斯州也占据了主要經濟地位，如“美国鋼鐵公司”在該州矿业投資七千五百多万美元，“美国熔煉公司”投資一亿美元以上。——《The Communist》（《共产党人》），紐約，第9卷，1930年，第11—12期，第1032頁；《紅色工会国际》，1930年，第12期，第57頁。

② J. Amado. Vida de Luiz Carlos Prestes. (乔治·亞馬多：《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傳》)，布宜諾斯艾利斯，1942年，第254頁。

1930年达到五十万人以上。^① 巴西工人阶级虽然很年轻,但已有了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1918—1923年强大的革命高潮,使巴西无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其中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提高了工资,还获得了一些民主自由等。

1922年巴西共产党的成立,是巴西劳动者的巨大胜利。长期控制巴西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由于巴西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犯了一些错误,20年代的工人阶级斗争自发地发展着,同其他民主派别没有联系;无产阶级本身虽然具有革命性,但还不能领导全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反动统治和极困难的地下条件下斗争的巴西共产党,还染上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对无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可能性估计过高。同时,把农民看成不能积极参加革命的消极群众。党内流行的理论是“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庇护下无产阶级革命逐渐成熟”,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对农民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交给小资产阶级和激进资产阶级。巴西共产党从这种错误的理论出发,就没有在农村进行积极的工作。国内农民运动是自发地展开的。

1928年底,巴西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承认,没有无阶级的领导,革命就不能胜利。但是这个原则仅在形式上被承认了。实际上巴西共产党的策略还和从前一样。正因为如此,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3月提纲中关于这个时期党的活动说道:“在分析巴西革命和各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作用,首先在评述这个时

^① 《Recenseamento do Brazil realizado em 1 de setembro de 1920》(《1920年9月1日巴西实况评论》),第5卷,第1部,第69页;《农业问题和农民运动》,卷三,莫斯科,1935年,第200页。

期无产階級和巴西共产党的任务时犯了錯誤，虽然当时已經談到无产階級的領導权，可是无产階級仍然听命于小資产階級，甚至把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权交給小資产階級。”^①直到1929年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會議以后，巴西共产党才走上了更新和摆脱小資产階級倾向的时期。

小資产階級革命人士在国内享有很大的政治威信。正是以有革命情緒的巴西少壯軍官为首的城市小資产階級，在20年代起了領導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运动的作用。巴西民族工业大資产階級还較弱，沒有足够的政治威信。它还不能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它就是“政府中的第三个組成部分，同地主和商业高利資資本一道开始发生重大作用。”^②

巴西的城市小資产階級在这种情况下担起了宣傳土地改革和爭取民主的战士的任务。但是，20年代的小資产階級革命分子沒有团結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資产階級民主运动終于失敗。激进的小資产階級实际上不能团結和領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只有真正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領導的无产階級才能做到这一点。

* * *

反对貝納德斯反动政府和大地主統治的1922年和1924年武装起义，是巴西小資产階級領導的最大的革命起义。在組織和領導这两次起义的青年革命軍官中，最突出的是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六十年前——1898年1月3

^① 《Documentos de Luiz Carlos Prestes》（《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文集》），布宜諾斯艾利斯，1947年，第160頁。

^② 《殖民地問題》，第二集，莫斯科，1934年，第229頁。

日生于阿雷格累港一个军人的家庭。普列斯特斯的家庭经常过着贫困的日子，普列斯特斯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进入军事学校，以后又升入高级军校，1919年由高级军校毕业，成绩优异。

早在少年时代，普列斯特斯就看到周围的贫困和不正义现象，认真地考虑过祖国的命运。他决心献出自己的终生，为巴西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但他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明白巴西革命运动的性质。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经常英勇过人，坚持原则，对人民忠心耿耿。

1922年，里约热内卢的柯巴卡班要塞卫戍部队起义后，军事当局就把普列斯特斯流放到巴西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圣安热罗去。但是流放并没有改变普列斯特斯的民主信念，甚至在流放地他仍积极训练自己的士兵，准备参加革命运动。

普列斯特斯听见1924年7月5日圣保罗发动了起义，就决定发动巴西南方的军队去支援起义者。1924年10月，南方的革命军在二十六岁的青年大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指挥下，克服重重困难，才战胜政府军的抵抗，从圣安热罗市冲出，来到北方，同其他革命军会师。普列斯特斯纵队一千五百人的神奇长征，就是这样从1924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27年2月才停止。在这个期间，起义者与政府军警不断展开残酷的斗争，历经疾病和饥饿的威胁，两次穿过巴西全国，转战两万六千公里。“我们不许扑灭革命的火焰！”纵队战士们的口号就是这样。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1926年被士兵拥戴为将军，他和起义的士兵同甘共苦。战士们热爱自己的指挥官，以他的勇敢精神，不倦的精力和谦虚的作风而自豪。

“普列斯特斯纵队”为普通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沿途焚毁借契和诉讼记录，召开民众大会，释放囚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普列斯特斯纵队”宣传自由和正义的思想，唤起人民心中摆脱封

建和資本主义压迫的希望，日益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有革命情緒的大学生、工人和农民都紛紛参加这个纵队。虽然资产階級思想意識对于长征人員的影响还很显著，可是这个运动的社会基础已和以前的一切运动有很大不同，它的主要动力是人民群众自己。

虽然起义者同占有压倒优势的政府軍經過长期精疲力尽的战斗后停止斗争，退入玻利維亞境內，可是1924—1927年“普列斯特斯纵队”的英勇长征，在人民的意識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痕迹。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名字在巴西全体劳动人民的心中感到十分亲切、宝贵，他們认为他是自己的“希望的騎士”、自己的革命領導者。这次长征是巴西历史上的一首光荣的革命史詩，在巴西人民多年来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是史无前例的。

“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结束后，小资产階級革命者被迫隱蔽起来，躲避巴西統治集团的迫害。有一批长征者由普列斯特斯本人率領，在国外（玻利維亞、阿根廷）流亡，另一批留在巴西。其中有革命的少壯軍官和軍士，进步的知識分子，城市中小资产階級人士，工人和农民。在他們中間，除了参加过长征的一批軍人——“尉官派”（tenentist），^①或如人們称呼他們的，叫“普列斯特斯派”（prestist）——彼此有密切联系外，沒有統一的組織。他們的首腦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茹阿列斯·塔沃拉、米格尔·柯斯塔、若望·阿伯脫、西凱拉·坎波斯、奧斯瓦尔多·阿兰尼雅等人。

早在1929年秋，瓦加斯就打算和“尉官派”联系，希望利用小

^① «Tenentism»（“尉官派”）是巴西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一个复合的政治派別。在二十年代，“尉官派”领导广大的反地主寡头政治运动，超过革命作用。但在“尉官派”的队伍中，自始就含有各种不同成分——从真正的革命者到与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人。在二十年代末期，与地主有关系的分子背叛了革命，投入反动阵营（茹阿列斯·塔沃拉、若望·阿伯脫等）。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巨大政治威信來欺騙群眾，把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留在巴西的“尉官派”被“自由聯盟”實行大赦的諾言所煽動，就主動和“自由聯盟”密切聯繫起來。

“尉官派”的內部開始意見分歧，不久就形成兩派——“革命派”和“政客派”。“革命派”反對和“自由聯盟”合作，認為必須獨立行動，用武力奪取政權。“政客派”則相反，認為利用宣傳和鼓動就可以使社會輿論傾向自己；指望通過與“自由聯盟”合作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而取得政權。他們放棄了革命思想，在給瓦加斯的信里說：“如果‘自由聯盟’切實地為了它的綱領而鬥爭，那麼革命派（即普列斯特斯派）認為一切反對政府的力量如不團結起來，就對革命事業有害。”^①參加“自由聯盟”的軍官們並不是單純以自己的名義參加的。他們以1924—1927年偉大長征的英雄自居，聲稱是在國內享有巨大政治威信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朋友和親信。“尉官派”和“自由聯盟”認為普列斯特斯會完全支持他們的運動，甚至還能親自領導他們。

這樣的欺騙差不多繼續了半年。可是最初同“自由聯盟”有聯繫的普列斯特斯，後來越來越離開了它。這時，他自己加強學習政治，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日益明白，要想革命勝利，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不能僅組織個別部隊起義。最初一個時期，普列斯特斯由於有多數的決定在先，而不得不遵守舊方針，但到1929年11月22日，他在給同志們的公開信中，首次明確地提出反對同“自由聯盟”合作的政策。1930年春，普列斯特斯堅決主張立即停止同“自由聯盟”進行任何協商。他在1930年4月26日的信中寫道：“我對一切違反我的意志而犯的錯誤負完全責任，我認為我的預見全都已經証實。我現在完全有權利採取符合我的信念

^① 《殖民地問題》，第二集，第239頁。

的立場，而不破壞使我們團結的友誼……我知道大多數同志對於我的思想有意見，我也明白我退出 1922 年和 1924 年的老革命者隊伍是必然的……因此，應當在這裡（作者按：指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會議，以便讓思想符合大多數人觀點的人來負責領導。”^①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和“尉官派”其他領導者之間的意見分歧已達極點。但是，著名的“尉官派”分子——若望·阿伯脫、奧斯瓦尔多·阿蘭尼雅、茹阿列斯·塔沃拉等無論如何還想利用普列斯特斯的名望欺騙人民，以便吸引人民到自己方面來，因此一再打算拉攏普列斯特斯。奧斯瓦尔多·阿蘭尼雅為了和普列斯特斯協商，曾數度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普列斯特斯堅決拒絕參加“自由聯盟”運動。

1930 年春，普列斯特斯在流亡的“尉官派”會議上說明了當前情勢，並發表了自己的政治鬥爭計劃。他揭發了 1930 年 3 月總統選舉的真象。在這次選舉中，“人民的真正利益已被出賣，人民本身受到假民主的競選運動的卑鄙欺騙，這種假民主的競選運動，實質上是兩個強大帝國主義強國支持和縱容下的兩個敵對寡頭派的鬥爭，而這兩個帝國主義強國正在奴役着我們，巴西政客正把人民捆起手脚來賣給這兩個強國。”^②普列斯特斯強調指出，“自由聯盟”在選舉中失敗後，保守派和“自由聯盟”之間的奪取政權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反而進入更尖銳的階段，有發展成武裝流血戰爭的危險。普列斯特斯堅決主張和“自由聯盟”立即斷絕關係。他說：“我們如果再和他們繼續商談，廣大群眾就會覺得我們很可笑，而且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實現我們的綱領……我們必須獨立鬥爭，提出具體

①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會革命》)，里約熱內盧，1946 年，第 275 頁。

②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會革命》)，里約熱內盧，1946 年，第 225 頁。

的要求綱領，這才會把群眾團結和動員起來。我建議組織反對國內外大工業主和地主的鬥爭，以便奪取土地而戰勝帝國主義。”^①

但是大多數“尉官派”反對普列斯特斯，投到“自由聯盟”方面去了。茹阿列斯·塔沃拉到巴西東北去領導那里的“自由革命”，若望·阿伯脫和柯爾德羅·德·法利阿斯則往南方，米格爾·柯斯塔已在南方活動。1930年3月到10月，是“尉官派”和“自由聯盟”積極準備武裝政變以奪取政權的時期。準備政變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強制重新審查”3月1日的選舉，實行“自由革命”。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由聯盟”和“尉官派”雖然實際上已和普列斯特斯斷絕關係，但仍繼續用普列斯特斯的名義進行投機。正因為如此，“群眾才跟着‘自由聯盟’走，而且以為自己是跟着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走呢。”^②

普列斯特斯放棄舊路綫，採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在若干時期內只是一小群革命者的綱領，廣大人民群眾幾乎有半年對於這種情況毫無所知，錯誤地認為普列斯特斯的沉默是支持“自由聯盟”運動。這種情況迫使普列斯特斯公开发表自己的觀點，揭發這種卑鄙無恥的欺騙。

1930年5月，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發表他的著名的五月宣言。普列斯特斯痛心地理白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寫道：“一部分由於疏忽大意，一部分由於猶疑不決，我們已經成了這個大騙案的同謀者。當各種各樣的‘自由聯盟’分子自始至終用革命的名義投機，欺騙人民的時候，我們却沉默不語……”^③普列斯特斯解

① 《殖民地問題》，第二集，第239頁。

② J. Amado. Vida de Luiz Carlos Prestes (喬·亞馬多：《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傳》)，第236頁。

③ 路·卡·普列斯特斯的五月宣言原文見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會革命》)，里約熱內盧，1946年，第225—229頁。該書所根據的原文，是1930年5月29日聖保羅市的日報《Diário da Noite》（《每日晚報》）。

釋道：他直到現在默默地靜觀着“自由聯盟”和“尉官派”的一切鬼魅伎倆，因為他一直相信兩個敵對的寡頭集團的武裝衝突後會產生奇蹟，即產生“某種第三種革命運動”，或許能夠真正滿足人民的廣大要求。

普列斯特斯在他的五月宣言中提出了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詳細綱領。他寫道：“我們的打擊對象應當是現代寡頭集團所依附的兩座主要靠山——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英美帝國主義……只有舉行全國勞動人民真正的民族起義，才能使這場鬥爭獲得勝利……因此，我們主張進行廣大人民群眾所實施和支持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① 革命應當使勞動人民完全解除一切封建剝削和殖民地剝削，沒收地主的土地、無償地發給種地的人；使巴西擺脫帝國主義壓迫，把外國資本所有的企業、運輸工具、社會服務企業、礦山和銀行一律收歸國有，取消外債，等等。

為了保衛人民的一切利益，滿足人民的一切要求，普列斯特斯認為將來的革命政府應當由城鄉勞動人民群眾自己來組織。普列斯特斯寫道：“只有以城鄉勞動人民、士兵和海員蘇維埃為基礎的全体勞動人民的政府，才能完成這樣的綱領。”^② 但是，普列斯特斯當時錯誤地認為國內已經具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事實上，這個時期在巴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還太早，群眾還沒有作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準備。

普列斯特斯雖然犯了年輕的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人在十月革命後所犯的典型錯誤，可是他還是完整地提出了正確的革命綱領。必須指出，在這個時期（1929年），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綱領在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隊伍中也取得勝利；他們在第一次全拉丁美洲

^①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會革命》)，里約熱內盧，1946年，第227, 229頁。

^② 同上，第223頁。

代表會議上通过的关于必須在拉丁美洲各国开展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決議，^①就証明这一点。毫無疑問，普列斯特斯这时已同阿根廷及巴西共产党人取得了密切联系，正确地接受了这个綱領，而这个綱領也帮助他根本改变了原来的路綫。

只有极少数“尉官派”分子跟着普列斯特斯走。大多数“尉官派”分子都坚决反对他。著名的“尉官派”分子若望·阿伯脫(以后成丁圣保罗州的政府长官^②)說，普列斯特斯的計劃是“完全錯誤的思想”。^③“尉官派”著名領導者茹阿列斯·塔沃拉將軍也有同样的論調。塔沃拉于1930年夏对普列斯特斯的五月宣言复信写道：“我不同意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將軍最近的革命宣言。我不认为这是他实现将来运动的最有效手段。我也不同意他所提出的等这个运动胜利后再解决社会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意見。”^④

塔沃拉宣稱，似乎一切罪惡完全由于“宪法实施的錯誤，同民族的实际生活不相符”而来的，他相信只需要改革宪法，使宪法“民族化”，以便叫它反映出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塔沃拉同时还主張“巴西需要絕对的独裁，才能維持革命的秩序和紀律。”^⑤塔

① «El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Latino Americano. Versiones de la Primera Conferencia Comunista Latino Americano. Junio de 1929»(《拉丁美洲革命运动。1929年6月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會議概況》)，布宜諾斯艾利斯，1929年；«La Correspondencia Sudamericana»(《南美通訊》)，布宜諾斯艾利斯，1929年5月，第12、13、14期。

② 代替以前民选州长而由中央任命的特殊官吏，叫做长官。长官享有无限特权，只服从总统本人。

③ J. A. Lins de Barros. *Memoirs de um revolucionario*, (若望·阿伯脫：《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I部，里約热內卢，1954年，第224頁。

④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約热內卢，1946年，第230頁。

⑤ «South American Journal and Brazil and River Plate Mail» (《南美杂志，巴西，普拉塔河邮报》)，1930年11月1日，第440頁。

沃拉写道：“我不相信城市无产阶级的消极群众、农村的佃农和短工、内地分散的居民……发动的革命会实现……在机关枪和快速射击的大炮时代，这样的革命是不能实现的。”^①

茹阿列斯·塔沃拉也和其他许多“尉官派”分子一样，认为巴西没有举行革命斗争的新力量，因此必须以旧力量（即军队和“尉官派”的力量）继续斗争。塔沃拉以前就有过这种观点，认为广大群众只能给革命斗争带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②就这样，茹阿列斯·塔沃拉领导着一切反对普列斯特斯的革命纲领的“尉官派”分子。

老“尉官派”分子，1924年圣保罗起义的领导者伊西多罗·洛皮斯将军也在1930年7月15日公布自己的回答。洛皮斯将军继塔沃拉之后表示坚决不同意普列斯特斯的主张。他写道：“共产主义制度不能适用于绝对的非资本主义国家”，^③他认为巴西就是绝对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洛皮斯反对普列斯特斯建议的止付外债的办法，他提出另一个计划：旧债照还，但尽力不再借新债。他还十分明确地暗示：普列斯特斯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还不算晚，如果他肯这样，那么“尉官派”一定设法选他做总统。他给普列斯特斯的信中写道：“可以用您或您所指定的人来代替鲁意斯”。^④

柯斯塔、阿兰尼雅、茹拉西、玛加利雅叶什和其他许多人都继洛皮斯之后离开了普列斯特斯。“尉官派”的最后分裂已成不可挽救的事实，而大多数人都支持瓦加斯，认为“自由联盟”胜利后可以

①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1946年，第231页。

② J. Tavora. A Quisa de Depoimento sobre 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de 1924, (塔沃加著：《1924年巴西革命情况自述》)，第一卷，圣保罗市，1927年。

③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1946年，第235页。

④ 同上。

进一步为土地改革而斗争。这种主张实际等于叛逆，说明“尉官派”这个思潮已经开始起反革命作用。

普列斯特斯虽然在政治纲领上有了根本转变，但还不能立即摆脱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观点。普列斯特斯当时错误地认为巴西人民武装起义胜利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以为起义的成败关键主要在于战斗领导的决心。

1930年7月，普列斯特斯成立了所谓“革命行动联盟”，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辅助性技术工具。”^①普列斯特斯成立“革命行动联盟”时的出发点是，认为它是准备人民武装起义的机关。虽然他努力使“革命行动联盟”不要变成小资产阶级的独立集团，而专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可是其中绝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瓦加斯。“革命行动联盟”并没有和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一致行动，实际上反而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瓦解人民群众的志气。

当时巴西共产党(人数约有一千人)采取中立的立场。于是广大劳动群众得不到共产党人的领导，相信“自由革命”，支持瓦加斯的反对“保罗派”的斗争。

以茹阿列斯·塔沃拉为首的大多数“尉官派”分子都参加“自由联盟”，这就使瓦加斯得以利用这些人的巨大政治威信，使群众跟着自己走。瓦加斯利用大规模煽动性的社会宣传，使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地主的“自由联盟”所领导的假“革命”。

1930年10月3日，“自由联盟”和“尉官派”分子开始对鲁意斯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流血战争继续了几个星期。10月23日，一个卫戍部队在里约热内卢起义，鲁意斯遂被推翻，斗争的结局终于决定。过了十天，在首都掌握政权的军事委员会就把政权交给瓦加斯，于是“自由革命”就此结束。

^①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1946年，第262页。

“自由联盟”分子的武装政变所以迅速获得胜利，也由于美国资本家对叛乱者给予大力援助。10月17日，美国政府代表和瓦加斯的使节在胡佛——史汀生政府派往巴西海面“在危险时保护美国公民利益”的美国巡洋舰“彭萨科拉号”上秘密协商^①。美国公司几乎公开供应瓦加斯集团以武器。鲁意斯政府1930年10月22日的照会中说：“美国有一定的人员同目前对联邦政府作战的革命分子有密切联系，这实在令人遗憾。这些革命分子企图在美国购买武器和弹药，以使用它们来反对巴西的合法政府，他们受到某些美国人的支持。”^②鲁意斯政府屡次三番请求胡佛总统宣布禁运武器到巴西去，但是美国却拖延不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0月22日，胡佛总统才终于宣布禁运武器供应巴西叛乱分子。但这时瓦加斯快要掌握政权了，禁运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瓦加斯派的胜利和“自由革命”的胜利，并不标志人民的真正胜利。政变的领导者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林道夫·柯洛尔（瓦加斯政府的劳工部长）就这样说过：“这个运动一点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它的周围只团结着保守分子、巴西历任总统、上流社会知识分子……我们实际上是干了反革命的事，以便恢复正常的立法和消灭选举的弊端。”^③茹阿列斯·塔沃拉一再强调说：“这个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④阿雷格累港的天主教大主教报告梵蒂冈说：巴西革命“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政变”，^⑤因此对于教会没有危险，教会应当支持革命。

① 《Temps》（《时代报》），1930年10月25日；《The Times》（《泰晤士报》），1930年10月18日。

②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930年10月23日。

③ 《The Times》（《泰晤士报》），1930年10月20日。

④ 《South American Journal and Brazil and River Plate Mail》（《南美杂志、巴西、普拉塔河邮报》），1930年11月1日，第440页。

⑤ 《国际生活》，1930年，第12期，第38页。

可是瓦加斯的武装政变是在人民运动高潮的环境中进行的。早在1930年10月初，伊达基市的工人就手持武器上街，为“自由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有些军队也响应了起义者。人民占领了市政府、电话局和其他重要机关。本来“自由联盟”应当支持这个在“自由革命”口号下进行的人民起义，可是事实上却相反。“自由联盟”的军队利用自己人数的优势，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城市。瓦加斯亲自下令，把二十名革命起义的领袖绞死。在市内对工人展开了残酷的镇压。^① 艾斯比利多桑多州的若奥-涅义瓦市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但是，人民群众把1930年10月底军事委员会在首都的胜利看成是真正革命的胜利。1930年10月25日，圣保罗市的工人攻占坎布奇监狱，释放了全体政治犯。巴西的巴士底狱被焚烧。^② 10月27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其他城市发生街垒战。首都工人占领了几个街区。人民群众热烈庆祝推翻可恨的独裁者，认为真正的革命者胜利了。

军事委员会看见群众积极性日益高涨，感到惊慌失措。它因为不能制止人民运动，迫不得已，在11月3日把政权让给瓦加斯。“尉官派”和“自由联盟”分子掌握政权以后，急忙阻止群众运动继续高涨。“自由联盟”的武装部队开去反对劳动人民，许多工人被杀，民众示威游行都被赶散了。南里约格兰得州电车工人和其他工人1930年11月的罢工，受到武力的镇压。马兰尼奥州的“自由联盟”分子宣布：“凡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者，立即交法庭枪毙。”^③ 工人的一切超出“自由革命”范围的扩大斗争的发动都受到残酷的镇压。

^① 《Jujusticia》(《正义报》)，1930年10月15日；《The Times》(《泰晤士报》)，1930年10月28日；《国际生活》1930年，第12期，第39页。

^②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930年10月27日。

^③ 《拉丁美洲》，工会国际拉丁美洲部公报，1931年，第2(16)期，第4页。

压。

广大劳动群众跟着“自由联盟”和“尉官派”走的时候，还认为是为了真正的革命而战斗，而等到逐渐明白他们受到卑鄙的欺骗时已经晚了——瓦加斯掌握了政权。

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说：“1930年，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反对派’（‘自由联盟’），利用群众的自发性革命运动以及虽反对保守派旧政府但不能进行实际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而推翻了旧政府并掌握了政权。这样就产生了今天的基本上依靠美国的瓦加斯地主资产阶级政府。”^①

1929—1930年巴西政治斗争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地主组成的反对派利用“自由革命”的假面具完成了反动的政变，在被骗入歧途的群众的帮助下夺得了政权。一个寡头集团代替另一个寡头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1931年指出：“反对群众运动的先发制人的反革命事实俱在。”^②假“自由革命”的真正意义就是这样。

* * *

“自由联盟”分子和他们的同盟者——“尉官派”掌握政权以后，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第一是用恐怖和镇压手段来制止群众运动的发展，第二是用牺牲劳动者的办法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打算通过军事独裁来完成这两项任务。瓦加斯宣称：“巴西是一个大医院……巴西人民是病弱的人民。”全国需要的医师就是独裁。^③

① 《第七次世界大会前的共产国际》（资料集），莫斯科，1935年，第399页。

② L. C. Prestes. A Carta Aberta, 24 de Março de 1931.（《普列斯特斯在1931年3月24日致阿伯脱的信》），摘自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约热内卢，1946年，第257页。

③ H. Phillips. Brazil. Bulwark of Inter-American Relations（菲利普斯：《巴西，美洲内部关系的障碍》），纽约，1945年，第129页。

1930年11月11日，瓦加斯和11月3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人员签署了所谓“组织法”。根据这个“法律”，国内建立了残暴的军事独裁制度。废除了1891年的宪法，解散了国会，任命长官代替以前民选的州长。总统一人总揽全国的行政权和立法权。^①

瓦加斯临时政府从成立的头几天起，就暴露出它的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本质。它对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的进攻，是从1930年12月瓦加斯公布减少国民节日和纪念日的命令开始的，其中首先减少了革命纪念日，如民族英雄蒂拉丹蒂斯纪念日（4月21日）和废除奴隶制度纪念日（5月13日）等。^②

1931年1月7日公布了减少移民入境（主要是贫民）的法令。授权巴西驻外国领事馆代办审查前往巴西和打算留在巴西的外国三等旅客的护照。^③根据这个法令的规定，外国人很难取得巴西国籍。要取得巴西国籍，必须由总统亲自签字，还要有司法和内政部颁发的证明身分可靠的文件。因此入境移民锐减（由1930年的六万七千人减少到1931年的三万一千人）。^④根据1月法令，一切失业者必须到劳工部所属专门机关或警察署登记。法令中规定：“凡逃避登记者，一律视为流氓逮捕。”^⑤

瓦加斯政府竭力夸耀1931年1月7日的法令，说它是保护巴西工人免于失业的措施。事实上这个法令所追求的目的，是制止

① “组织法”原文载于《Diario official》（《政府公报》），里约热内卢，1930年11月12日；以及《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泛美联盟公报》），1931年1月，第66—68页。

②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泛美联盟公报》），1931年3月，第295页。

③ 同上，第294页。

④ 《Brazil of Today》（《今天的巴西》），里约热内卢，1931年，第201页。

⑤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泛美联盟公报》），1931年3月，第295页。

欧洲无产阶级成分流入巴西，分裂巴西的工人阶级，使巴西本地工人和入境工人对立，在各阶层劳动人民中散布敌意，以利于资本控制劳动。1931年1月7日的法令，开辟了对巴西革命工人运动凶恶进攻的道路。

1931年春，采取了更凶恶的新措施来反对工人。1931年3月19日公布了“劳动法”，这个法律明显地表现出瓦加斯临时政府整个“劳工立法”的阶级本质。根据三月法令，各工会至少要有十八岁以上的会员三十人，而且会员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二是巴西人或取得巴西国籍者。外国人至少要在巴西住过二十年才能加入工会。只有巴西人才能当选为工会的行政领导者，并且任期只能一年，无权连任。这个法令规定：“他们担任工会工作时无权领取任何报酬，也无权在工会内部进行不符合工会性质或为法律所禁止的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或宗教宣传。”^①

工会组织应当把章程和会员名单（其中载明会员姓名、年龄、职业、国籍、民族、住所和工作地点）提交劳工部批准。各工会应当定期对劳工部报告工作，非经劳工部同意不得修改章程，等等。劳工部还特派全权视察员监督工会。这个法令中还规定：工会组织从此只应当作为劳工部的咨询机关，“在混合委员会、常设调解院和司法机关中作为合作机关而（共同）工作，以避免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发生冲突。”^②

三月法令实质上把一切真正的革命工会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瓦加斯一面禁止和迫害工人组织的工会，一面设立“政府的工会”，并把它作为垄断性的组织（1931—1936年间，只在联邦区就设立

^①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泛美联盟公报》），1931年7月，第756—757页。

^② 《南美和加勒比海美洲问题》，莫斯科，1934年，第99页。

了一百九十个这样的組織)。^① 由此可見，瓦加斯的劳工立法是以镇压工人的一切独立行动为目的的。

虽然瓦加斯政府百般压迫，但是国内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仍日益高涨，而且跟1930年10月以前不同，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性质。在1930年10—11月以前，“尉官派”和“自由联盟”（即城市的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对劳动群众还起着政治领导作用，而现在反革命分子掌握了政权，就对人民暴露出真正面目。騙局已被揭露。人民群众离开了瓦加斯，阶级斗争尖锐化了，瓦加斯独裁的社会基础开始迅速缩小，“尉官派”和“自由联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种种内部矛盾使政府削弱下去。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这个时候特别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大大发展。1929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两三万人，1930年由于“尉官派”和“自由联盟”分子的出卖活动而使罢工人数减少到三、五千人，到瓦加斯上台后，1931年罢工人数达到三十万人。1932年秋，“保罗派”发动战争，人民群众又被吸引参加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政治斗争，罢工运动略有低落，但是以后又进入高潮，到1934年，罢工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人。^②

这几年的工人运动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有许多罢工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证明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大罢工和支持性罢工越来越多，有些罢工最后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

圣保罗市纺织工人大罢工是这个期间的一次最大罢工。五千多工人为了反对降低工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斗争了两个星期（1930年11月10—27日）。政府和企业主无力镇压这次罢工，就求

^① 《Sinopse estatístico do Distrito Federal》（《联邦区统计概要》），第二期，第88页。

^② 《Correio da Manhã》（《晨邮报》），1936年6月5日。

助于以普林尼奧·麥洛和若西阿斯·列昂为首的托派叛徒和圣保罗州的长官若望·阿伯脫。^①

州长官若望·阿伯脫为了平息工人而公布了提高工資百分之五的命令，此外还根据托派分子的建議，劝告工厂主不要开除未經警察机关預审的罢工者。这样一来，在“警察社会主义”的帮助下，破坏了大罢工，有許多工人被捕，他們的領導者也被投入監獄。

1930年11月，大工业企业——“电灯电力公司”的工人罢工也受到殘酷的鎮压。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承認工人的工会、解散企业主所組織的工会、非經工会批准不許开除工人等，但都沒有被履行。

除了紡織工人和动力工人外，1930年11月罢工的还有巴伊阿州的铁路工人、伯南布哥州列西非市的面包工人、圣保罗州散托斯市的碼頭工人、坎普斯市的“圣克卢茲”糖厂工人。阿雷格累港市的電車工人罢工胜利，使厂方承認工人新成立的工会。^②

1930年12月，全国掀起了失业工人游行示威的浪潮。1930年12月1日，里約热內卢市举行飢餓游行，参加者有数千名失业工人。但因准备和組織得不好，这次游行示威被破坏了。

1930—1931年冬季罢工运动的高潮，使革命的工会工作略有活跃。有許多地方的工会改选了領導，选入了共产党人。1931年春，里約热內卢、圣保罗和其他各市召开了本省工会代表會議。1931年5月1日，根据巴西共产党的建議，全国劳工代表會議倡議

① 被巴西共产党开除的托派分子利用若望·阿伯脫的声明（“本州允許共产党合法存在，但要受警察当局监督。”），而組織了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合法托派团体。——《The Times》（《泰晤士报》），1930年11月19日，《The South American Journal and Brasil and River Plate Mail》（《南美杂志、巴西、普拉塔河邮报》），1930年12月6日。

② 《拉丁美洲》，1931年，第2(16)期，第4、10—11頁。

各工会成立統一戰綫。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絕工人統一戰綫的政策。因此,巴西工人階級陷于分裂状态,反使瓦加斯易于进攻工人階級。据巴西革命工会的一些領導者自己說:“我們在建立統一戰綫的斗争中犯了非常多的錯誤。这些錯誤的原因在于我們的工作带有宗派性质。”^①共产党人不善于把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結合起来,这是对劳动者的工作中的最大缺点。他們承認:“当我们有机会公开活动时,我們就接近群众,群众也跟着我們走;但当我们被迫秘密活动时,我們就变成和群众毫无联系的小派系。”^②

虽然巴西工人运动的領導很弱,有分裂現象,又受到殘酷的恐怖鎮压和迫害,但仍日益扩大。工人的階級团結巩固了,他們的思想也逐渐摆脱了自由資产階級幻想的絆羈(特别是在公布1931年三月法令以后)。正在工人运动高潮的时期,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完全克服了自己的小資产階級观点,加入了巴西共产党。

普列斯特斯在1931年3月24日的“公开信”中写道:一切革命人士必須了解,只有承認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政治領導,他們才能有效地进行改变現存制度的斗争;只有无产階級——最彻底的革命階級才能領導革命。普列斯特斯在他的公开信中作出的主要結論是: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革命胜利,这就是“在无产階級和巴西共产党的必然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③就这样普列斯特斯从1928年开始制定的革命綱領,到1931年春才完全

① 参看巴西代表在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會議的演說。——《紅色工会国际》,1932年,第1—2期,第183頁。

② 同上。

③ A. Bastos. Prestes e a Revolução Social. (巴斯托斯:《普列斯特斯和社会革命》,里約热內卢,1946年,第265頁。

形成了。^①

1930年11月开始的工人运动高潮，在1931年全年和1932年春夏仍在继续。根据巴西共产党人奥塔维奥·布兰道的计算，1931年1月到1932年5月，十七个月内巴西发生大罢工九十起。同时，1931年共罢工五十六起，每起平均有一千七百二十四个工人参加，而在1932年五个月内就发生罢工三十四起，参加者共有十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人，每次平均有四千个工人参加，比1931年多一倍多。^②

罢工运动席卷全国，但是罢工的基本群众，当然在工业最发达的几个州——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米纳斯吉拉斯州等。这几年的罢工，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圣保罗州。1931—1932年冬圣保罗州七万名纺织工人大罢工是一次最大的无产阶级发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执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承认工人的工会等。该州各大企业内都发生了骚动。

这个时候巴西工人头一次打算把自己的力量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革命士兵联合起来。1931年10月4日，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尼特罗耶的工人袭击警察营房。起义者占领了监狱、中央警察署和营房。还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和士兵共同起义。例如1931年6月3

①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到三十年代初叶已经历了一段复杂而艰巨的生活道路：由军事政变的参加者成为彻底的革命战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全巴西人民的解放斗争领导者。1934年，普列斯特斯正式加入巴西共产党。1935年春，根据巴西共产党的倡议，成立民族解放同盟，一致选举普列斯特斯为名誉主席。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普列斯特斯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43年到现在，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是巴西共产党总书记。

② O. Brandão. The Strike Wave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布兰道：《巴西罢工潮》——《国际新闻通讯》)，1933年，第1期，第10页。《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3年第1期，第97页)杂志引用的材料略有不同：1931年罢工八十次，参加者十一万二千七百人；1932年(五个月)罢工七十次，参加者十三万四千人。

日，皮奧伊州首府特列辛納市第二十五營士兵起義，城市貧民和工人響應了他們。^① 士兵因為伙食不好，受到殘酷的待遇，四個月欠餉不發，起義反對自己的指揮官，斃了幾個軍官。當時組成了革命兵士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未能和廣大勞動群眾建立聯繫，因此這次英勇的起義終於失敗了。^②

1931年10—11月，列西菲城發生了當時最大的巴西軍人起義。最初一個騎兵團起義，瓦加斯派十架轟炸機去轟炸。^③ 但是這個起義尚未平復，城內步兵第二十一營又起義了。起義者解除了軍官的武裝，佔領了營房，開往工人區，工人和城市貧民響應了起義者。“戰鬥的士兵和工人控制了城郊達三天之久。電力、電報和電話綫都被割斷。”^④ 為了鎮壓起義，瓦加斯動員了三個州的軍隊。戰鬥了三十六小時以上，雙方死傷都很多。列西菲城的工人和士兵戰鬥時提出的口號是：“革命萬歲！巴西共產黨萬歲！打倒帝國主義者！”經過殘酷的長時間的鬥爭以後，起義被鎮壓下去。

同時，皮奧伊州的衛戍部隊士兵和工人也武裝起義，他們掌握政權約達一個星期。上等兵卡爾尼奧領導起義，以後他加入了共產黨。不過工人和士兵掌握政權以後，不知道怎樣運用政權，因此這次起義也失敗了。

在巴西工人運動高漲和巴西軍隊革命運動加強的同時，農民起義也發展起來。

巴西農民的情況非常艱苦。農村中半封建制度，甚至半奴隸制度占有統治地位。六百萬農民（不算他們的家屬）根本沒有土地，有的被迫向地主租地，有的給地主當雇農。同時，8—9%的土

① 《The Times》（《泰晤士報》），1931年6月6日。

② 同上，1931年10月31日。

③ 《Manchester Guardian》（《曼徹斯特導報》）1931年10月31日。

④ 《真理報》，1931年12月15日。

地所有主占有了 77.2% 的耕地。大地主的土地特別多（每家占有数万或数十万公顷）。例如联邦区有三个地主占有全州耕地的 42%。^①正因为如此，巴西共产党人屡次强调指出：巴西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1929—1932 年間，农民反地主压迫的斗争十分积极。例如在伯南布哥州，有三千名农业工人和雇农苦于饥饿和旱灾，联合起来用武力占领了粮食店和面包房。^②在阿列义市，有一千五百名饥饿的农民、雇农和工人袭击集市。警察不肯对他们开枪，还对农民表示友好。^③在西阿拉州，饥饿者占领了茹阿塞洛市。在巴拉伊巴州、巴伊阿州、伯南布哥州、北里约格兰得州和其他各地，农民袭击列车和粮食等。

1931 年，大地主阿尔布克尔克·林斯（圣保罗州）的种植场的佃农大罢工，并且蔓延到皮拉西卡巴市附近的其他各邻近种植场。1932 年 5 月，圣保罗州种植场的雇农都抛弃了工作。这一次罢工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们还领导了里约热内卢州的圣贡萨鲁的农民斗争。许多印第安部落的运动加强了，它们占领了大地主的土地，捣毁了他们的庄园。^④在圣保罗州、圣卡塔林纳州和帕拉那州，参加运动的达十万以上贫农和雇农。

瓦加斯派去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拒绝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消息报》上报道这个情况时说：“在马兰尼奥州、巴拉伊巴州、西阿拉州和帕拉那州，农民占领了地主的土地，而且分了土地。政

① 《Recenseamento do Brazil realizado em 1 de setembro de 1920》（《1920 年 9 月 1 日巴西实况评论》），第二卷，第 2^a 部，第 5 页；第四卷，第 5^a 部，第 15 页。

② 《消息报》，1931 年 8 月 19 日。

③ 《拉丁美洲》，1931 年，第 3(17) 期，第 5 页。

④ 《农业问题》，莫斯科，1933 年，第 7—8 期，第 7—8 页；《红色工会国际》，1931 年，第 17—18 期，第 87 页。

府派出武装讨伐队。皮奥伊州有一营士兵叛变，投到农民方面去。变兵占领了该州的主要城市，逮捕了地方政权代表。以后，政府派来增援的军队镇压了起义，变兵全营都被枪毙。”^①

这个期间农民运动没有组织，而且是自发性的，这是它的基本缺点。农民和工人阶级没有密切的联系，据巴西共产党人自己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工作实际上还处于萌芽时期。^②因此，在1930年10—11月以后的工农运动高潮，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阶级联盟。

虽然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可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却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种经验对于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特别宝贵。巴西工人阶级逐步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开始登上政治斗争舞台，成为最革命最有组织的阶级。早在1918—1923年革命高潮期间开始的这个过程，在三十年代初特别迅速了。这一过程在经济危机后不久就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同盟的成立和1935年十一月武装起义就是它的明证。

* * *

在总结时首先应当指出，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巴西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斗争的特点在于，一个资产阶级地主集团（“自由联盟”）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另一个掌权多年而名誉扫地的集团（“保罗派”保守分子）的统治的不满为自己谋利益。“自由联盟”的活动分子用“自由革命”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反动目的，在—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帮助下把大部分劳动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把群众的革命力量导入“反保罗派”运动的轨道。

美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瓦加斯联合集团在残酷的斗争后于1930年掌握了国家政权。瓦加斯亲美集团的胜利和凶恶的军事独

^① 《消息报》，1931年8月19日。

^② 《红色工会国际》，1932年，第1—2期，第183页。

裁的建立，不但証明圣保罗資產階級地主寡頭的衰弱，而且也証明巴西統治集團不能再用“旧方式”來統治。1930年的“自由革命”阻止了群眾革命高潮的發展。它實際上是為了擁護和加強國內資產階級地主制度而進行的先發制人的反人民反革命政變。

“自由聯盟”和“尉官派”推翻了魯意斯政府掌握政權以後，不但不實現他們領導群眾時所提出的口號，反而公開鎮壓工农革命運動，建立殘酷的軍事獨裁。

瓦加斯集團的勝利，意味着資本家和地主壓迫廣大勞動群眾的舊剝削制度在巴西保存了下來。這一勝利也使美國能夠加強它對巴西的擴張，排擠掉它在巴西的主要競爭對手——英國，掌握巴西經濟方面的新的主要障地。美國壟斷資本掠奪巴西天然財富和剝削巴西工农的行為日益加劇。

巴西人民從這些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揭發“自由聯盟”的反動的反人民實質，就可幫助巴西勞動人民（首先是巴西無產階級）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是和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利益對立的，知道必須獨立地進行政治鬥爭。巴西無產階級經過1929—1932年的嚴肅的階級鬥爭的教育，在以後期間成了能夠領導全民族反帝反封建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

[何清新譯自蘇聯《近代史和現代史》1958年第1期35—54頁]

康諾多斯的农民战争

(巴西)魯意·法柯

1957年是“康諾多斯战争”六十周年紀念。巴西人民把十九世紀末叶震撼了全巴西的巴伊阿州康諾多斯地区农民爭取土地的英勇流血斗争叫做“康諾多斯战争”。

目击“康諾多斯战争”的巴西著名民主革命家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1866—1909年)在1902年出版了一本《森林草原》^①，这是叙述“康諾多斯战争”历史的主要著作。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的功績在于大胆地揭发了康諾多斯地区反人民势力的卑鄙罪行、他头一次使全国人民注意到那些可怜的农民至今还在巴西广大的内地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的著作，不但記錄了他的見聞，而且还做了勇敢認真的調查；不过，《森林草原》一书的作者認為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不能彻底地揭发康諾多斯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

巴西現代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就和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相反，他們仇恨人民运动，故意歪曲康諾多斯战争的历史，認為农民的宗教狂热是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例如，巴西历史学家潘狄阿·卡洛热拉斯在他的著作中就一再地說，康諾多斯只不过是“盲目信仰者的多面堡”而已，他的《巴西的历史形成》^②一书最近一版的康諾多斯一章里，干脆就把康諾多斯战争說成是“森林草原的狂热”。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森林草原》)，里約热內卢，1902年，森林草原是巴西的一种特殊的半森林半草原地带。

② J. Pandia Calogeras.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潘狄阿·卡洛热拉斯：《巴西的历史形成》)，1945年，第389頁。

其他現代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也都重複着這樣的說法。其中，著作最多的彼得羅·卡爾蒙不惜污蔑英勇鬥爭的農民事迹，他在《巴西社會史》一書中說康諾多斯“有一群森林草原的無知愚民。”^① 卡爾蒙在他的另一本《巴西文明史》書中還一再重複他的諾言，說康諾多斯不過是發生了“森林草原居民的野蠻性所引起的以宗教為基礎的衝突”罷了^② 他所說的野蠻性，顯然是污蔑的，因為只有進攻康諾多斯農民的人（即政府的軍隊）才干出了駭人聽聞的善行。

巴西官方向國外散布的說法，也是把康諾多斯農民的英勇抵抗說成是“盲目信仰”。最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關於康諾多斯戰爭》的論文，其中對它的社會原因竟只字未提。只說起義農民的領袖安樂尼·康西利伊羅是“奇迹的創造者”，把康諾多斯說成是“盲目信仰”的堡壘^③。

巴西學校對“康諾多斯戰爭”歷史的講授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例如，中學入學考試用的官定教科書中就寫道：普魯登特·德·莫拉伊斯政府由於戰勝了以“盲目信仰者安東尼·康西利伊羅”為首的康諾多斯農民而聞名^④。

於是，康諾多斯農民就被宣布為“盲目信仰者”。這樣的說法對統治階級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最適合的，因為他們不願意在康諾多斯農民的英勇鬥爭中看到因大地產所有主的壓迫而激起的農民的憤怒情緒。

* * *

① P. Calmon. História Social do Brasil (卡爾蒙：《巴西社會史》)第3卷，第2版，聖保羅，第68—70頁。

② P. Calmon. História da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卡爾蒙：《巴西文明史》)，1940年，第345頁。

③ Le Courrier de L' Unesco (《使者》)，1957年3月號。

④ A. Marino. Admissão em Gimnásio (馬林諾：《中學入學考試》)，第37版，里約熱內盧，1952年，第316頁。

1893年，大批貧农开始集中在巴伊阿州的森林草原上。从1896年11月到1897年10月，他們在康諾多斯进行了爭取土地的武装斗争。当时，巴西黑人奴隶的解放已經五年了，而共和国的成立也已四年。但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命运却絲毫没有什么改变。

巴西的經濟結構，基本上仍然是以半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地主和資產階級掌握了国家政权，互不信任。失掉了奴隶的地主害怕丧失地产；而資產階級却渴望建立工业企业和鐵路企业，要求农业現代化，需要自由的工人，然而也不敢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普遍流行的交易所土地投机（即所謂“encilamento”），使地主和資產階級暂时相安而联合起来了。

巴西的商业团体、銀行、工业团体和鐵路公司日益增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批又一批地发行新紙币，形成了全国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当时，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計劃。只根据1890年的租让合同来看，就要建筑两万公里鐵路，即把全国的鐵路网扩大两倍。同时，政府还保証支付建設者以高额的利息。自从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年之内，里約热內卢便開設了三十三家銀行和二百四十一个各种企业。投机分子随时都可以不劳而获地攫得大批财产。

但是，这种現象存在的时期并不长。自从1891年底佛洛里阿諾·皮索托元帅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私人企业大批破产，全国經濟和財政状况显著恶化。交易所关門了，晚間开盘八百密耳瑞斯的股票，第二天出售就只值一百六十密耳瑞斯。許多銀行的有价証券甚至无人問津。有些商业、农业和工业团体，都象肥皂泡似的一个一个地破灭了。1893—1895年，各州发生的叛乱，使情况更加恶化了。

巴西資產階級的发展較晚，力量較弱，一面依附于英国的貸款，一面受着半封建的大地产制度的排挤（巴西資產階級还不取

触动大地产制度),因此,面临经济崩溃而无能为力。它畏怯地逃避了争取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坚决斗争。

资产阶级公然和封建残余的大地产所有主妥协媾和,是资产阶级抛弃“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的必然结果。卡尔蒙写道:“全国已经扫除了法国式的信条……从来没有实现的共和国从此成了空理论,而我们可能实现的共和国却很不客气地来临了”。^①其实,这个共和国只是一个意味着同占显著优势的大地产所有主妥协的封建资产阶级式的共和国,这一点他却避而不谈。

这种妥协使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与日俱增的困难统统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这就使已经很低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加大大降低了。食品价格从1888年到1890年上涨62%,从1891年到1894年又上涨了118%,这以后的几年间还在继续上涨。主要的负担全都堆在农民的身上。过去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地区,农业生产完全崩溃了,许多农场都破产了。

巴西东北各州除了甘蔗以外一向以谷物为主要作物,而今谷物生产减少了。从1891年到1895年,由国外输入巴西的玉蜀黍由六万袋增加到一百万袋左右,价格也由五密耳瑞斯上涨到十七密耳瑞斯。稻米和扁豆的采购量也同样增加了。同时,粮的输出量却急剧下降了。从1891到1900年,粮的输出量比前十年减少30%。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末叶,东北各州在全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31.87%降至13%强。其中,发生农民起义的巴伊阿州,则由1857年的14.3%降至1897年的5.06%^②。

1896年,巴西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咖啡——全国经济生活的基

^① P. Calmon. *Historia Social do Brasil* (卡尔蒙:《巴西社会史》),第3卷,第67—68页。

^② 《Boletim Comemorativo da Exposição Nacional de 1908》(《1908年全国纪念展览会通报》),里约热内卢,1909年,第109页。

础——头一次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咖啡价格惨跌，生产过剩的咖啡不能售出者愈积愈多。全国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经济整个动摇了。流入巴西的欧洲自由劳动力日益增多，打击了巴西东北地区贫苦农民的南移，而巴西的这次经济危机，更使这种南移的贫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巴西几乎没有外侨入境（不足五万人），到八十年代就超过了二十六万人，在九十年代增加到六十五万人。这种自由劳动力的急剧增加，大大地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1888年奴隶的解放，还阻碍了国内的移民。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离开东北破产农村的农民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可以在圣保罗州和里约州咖啡种植园里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了。

1896年，即当巴伊阿州森林草原农民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里约热内卢的《Jornal do Comercio》（《商业报》）就反映出统治阶级对日益严重的人民不满情绪所感到的恐怖，该报写道：“谈起这个不能生产足够民食的农产品而对进口粮食又实行寓禁关税的国家，就等于谈起饥饿！饥饿！当全国人民都陷入饥饿的时候再呼吁援助，那已经晚了，恐怖和各种可能的悲剧就要来临了。”该报警告说，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大灾难”的后果，并且慷慨激昂地下结论说：“必须使政府记住，饥饿是盲目的，它的可怕后果可能是无法预料的。”^①

大农场主及其思想家向来认为巴西农民是普通的奴隶或农奴，通常总是把农民和役畜一样地来看待。例如，巴伊阿州有一个农艺师在学位论文中坦率地认为农民的疾病也和役畜的疾病一样，“对于管理得好的财产是没有重大障碍的。”^②不但疾病，就连

① Jornal do Comercio（《商业报》），里约热内卢，1896年。

② C. Campos. Capital rodante da propriedade agricola. Tese à Imperial Escola de Agronomia da Bahia（坎波斯：《农业财产的资本流转。巴伊阿州帝国农业学校论文》），巴伊阿，1887年。

飢餓和貧困等一切現象，大農場主和他們在政府、議會、報館里的代表者都認為是農村勞動者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地主所关心的唯一問題，就是維護大地產和人民所痛恨的特權。

甚至小土地所有權也受到大地產所有主的攻擊，大地產所有主怕小土地所有權的存在會損害他們的地產。例如，議員若則·波尼法西奧說：“我國農場有權注意自己，如果有小土地所有者存在的時候，閣下（農業部長）就不能保證供應巴西農場主以勞動力。土地所有權是國內秩序的一項可靠的保證。”^①

地主企圖把全國變成一個統一的大地產，變成半封建剝削和無限壓迫貧苦農民群眾的王國。他們認為土地所有權應當只限于大土地所有權（所謂“秩序的保證”，即意味着少數人壟斷土地）。所謂“秩序”就是大地產所有主的無限統治，而大地產所有主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又決定于大批無地農民的存在。

在巴西，只有個別開明遠見的人士才預見到繼續保持大地產所有制和農民的農奴隸屬關係的危險後果。奴隸解放的熱情戰士若瓦基姆·納布可寫道：“所謂大土地所有制需要有利於它的鐵路運費率，同時，還需要由政府組織咖啡展覽會，取消一切直接稅，由亞洲移入人口，並且公布一項勞工雇用法使佃農（德國人、英國人或意大利人）都變成白種奴隸，全國人民都按照新法接受農業方面的招募。”^②

納布可引用了政府所任命的研究巴伊阿州農業問題的專門委員會的下列結論：“腐朽而有害的雪斯馬里制度（大土地封賜制度）和領地權，使全國土地幾乎都被少數不自耕種又不託別人耕種的人所占，而在‘地主恩賜下’耕種土地的‘自由人’却生活在固定

① Discursos parlamentares(《議會演說集》)，里約熱內盧，1880年，第99頁。

② J. Nabuco. O Abolicionismo(納布可：《廢除奴隸制度運動》)，聖保羅——里約熱內盧，1938年，第182—183頁。

的隶属状态中……我国内地各区，无论是首都的郊区，或荒漠的森林草原，全都笼罩着奴隶占有制的毁灭性后果——从属关系、贫困、愚昧，服从统治者的专横。”^①

一切破坏“神圣”的土地壟断的企图（特别是某种农村武装运动），都威胁着统治阶级。因此，必须隐瞒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真正原因，歪曲这一斗争的实际目的。所以，在巴西的历史上，统治阶级自从这一斗争诞生之日起就企图诬蔑它，说它不过是土匪的活动。他们或者一举而镇压了农民的起义，或者企图把战斗的农民赶走驱散，以便使农民失去他们所联系的村庄的支持，切断农民和他们所威胁的村庄（农民威胁着村庄的大土地所有制）的联系。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变这一斗争的原始意义，迫使农民变成普通的盗匪。

然而，在康诺多斯地区，统治阶级头一次遭到了这样情况：起义农民抵抗的堡垒建立在森林草原的中心，受到了村民的热烈同情和积极支持。因此，当康诺多斯农民武装斗争爆发的时候，政府和农场主不但措手不及，而且惊慌万状。为了使这一斗争失掉社会意义，他们立刻企图把这一斗争说成是普通的土匪抢劫行为，或者说成是“宗教盲目信仰”。统治阶级为了便于对付起义的农民，使农民失去巴西全国人民的支援，还诬蔑农民斗争是“反共和主义”的运动，把这一斗争的目的说成是君主制的复辟，和奴隶制及落后性等有关系。

实际上，千百万农民为了武装保卫自己的生活，反对千百年来半封建大地产所有主的残酷压迫，公然破坏了自从欧洲人在巴西殖民以来就存在的最“神圣的”特权——由少数人来壟断土地而剥削大多数人的制度。而这一点正是统治阶级所最害怕的。

^① J. Nabuco. O Abolicionismo(纳布可：《废除奴隶制度运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1938年，第147—148页。

1896年，当“康諾多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关于起义的卓越领导者安东尼·康西利伊罗的情况出现了千万个“解说者”。许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神秘家、疯子和君主复辟派，也有些人甚至说他是一个兼有这些全部品质的人。至于他在农民群众中之所以享有极大的威信，大家却说不外两个原因：不是由于农村居民的落后，就是由于他的信徒相信那些附会在他身上的奇迹。

可是，说安东尼·康西利伊罗自称是奇迹的创造者，那是毫无根据的。他过着苦修者的生活，确实依靠别人的赠予而生活，但他拒绝一切多余的赠予。不要忘记，他多年以来已经过惯了极度贫困的生活。“他受过饥渴、疲劳、苦难和赤贫的考验。”^①

康西利伊罗生于西阿拉州森林草原上一个贫农家庭里，有小规模的牧畜场。他的祖先在一个地主的血腥迫害下牺牲了。康西利伊罗以前曾到过巴西的很多地方，1876年当他第一次到巴伊阿州内地各区时，就被人逮捕了。人们诬蔑他有罪，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罪。后来，他被押送回故乡的村里。

康西利伊罗被释放以后，就回到巴伊阿州的森林草原里，他在这里享有极高的声誉。康西利伊罗漫游了巴伊阿州的许多村庄，他并不是以一个什么“先知”者，而是以一个短工的身分出现的。他曾有过一定的职业，建筑过教堂，砌过墓地的围墙，还在干旱地区挖过池塘。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和当地的一切压迫和不正义现象做斗争。他因此破坏了僧侣和地方当局的影响，遭到了新的迫害和威胁。最初，他仅仅能呼吁苍天来反对他的敌人，以后随着他的信徒人数的日增，就能够对统治者进行有力的反击了。

早在1886年，驻伊塔齐库鲁的警察人员就报告巴伊阿州的首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乌克利福斯·德·库尼亚：《森林草原》)，第13版，里约热内卢，1936年，第166页。

府薩尔瓦多尔市警察局长，說康西利伊罗和他的信徒已經武装了起来，“好象准备进行战斗”。第二年，巴伊阿州政府就向大臣兼帝国国务卿馬莫列男爵报告，說安东尼·康西利伊罗“到各地向居民宣傳破坏性的主义，因而使居民对宗教和国家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往往使很多人荒廢了职业，吸引很多人跟着他走，鼓动他們不服从合法的政权，这样就經常威胁着森林草原上的秩序和安宁。”^①

康西利伊罗主要的“破坏性主义”就是号召人民起来拒絕还債。1893年，他劈碎了巴伊阿州内地某村征稅布告的揭示牌，在广场上燒毀了。

康西利伊罗的抗稅斗争不但贏得了敝衣枵腹的貧农的同情，也贏得了那些土地很少仅能勉强維持一家生活而无力納稅的小有产者的同情。

当时，巴西首都的主要机关报《国家日报》写道：“康西利伊罗的声誉和权力发展得非常快，（他）带着信徒出現在米薩奧-都-伊塔皮庫魯集市……鼓动人民拒絕还債。”^②

接着这一行动又展开了其他許多行动：康西利伊罗和他的信徒焚毀了“索債”的布告牌，进一步公开不服从政府，抵抗政府。巴伊阿州警察局长在备忘录中証实了这个事实，同时，还說康西利伊罗派“用武力阻止收稅”^③。

反抗的农民的決心一年比一年坚决。不久就有了和“法律的力量”公开冲突的必然趋势。康西利伊罗的信徒日增，政府从薩尔瓦多尔市調军队到康西利伊罗和他的信徒所在的地区。在馬謝特地方发生了冲突，有三十名士兵襲击农民，企图用意外的打击击潰

① “Jornal do Comercio”(《商业报》), 1897年5月6日。

② 《O Paiz》(《国家日报》), 里約热內卢, 1897年2月。

③ A. Milton. Memória apresentada ao Instituto Histórico e Geográfico(密尔頓:《致历史和地理学会的备忘录》), 里約热內卢, 1902年。

农民，結果相反，士兵却受到了意外强烈的反击，只好仓惶逃跑。

以后，康西利伊罗和他的信徒沒有在廣場上等着政府軍的新襲击，他們跑到康諾多斯地区，就住在一个破产了的旧农場里，康西利伊罗把这个农場叫做別洛蒙特(美丽的山)。后来，在这里进行的坚强抵抗震撼了全国。

必須指出，康諾多斯的斗争并不是唯一的斗争。从南到北，在全国产生了被压迫农民群众起义的无数策源地。这些起义大都是自发性的叛乱，有的表面上带有宗教色彩。各处的起义都是孤立举行的，因此很脆弱，几乎經常很快就被政府軍所镇压。有时，农民組成游击队，在整个森林草原上到处活动。这种攻击庄园的游击队后来往往伪装地主的雇工。

巴伊阿州长給中央政府的文书，可以作为說明 1897 年农村騷动規模的可靠証件之一。州长关于康諾多斯农民武装斗争的情况写道：“最初，我坚决主張不許这种有害的分子存在和发展，号召他們服从政府法律和合法的政权。可是，以后在拉布拉斯·第亚曼底拏区发生的事件，就使我放弃了当初的目的。該区的中心——重鎮倫索伊斯市，在我就职前几天突然被一群破坏秩序者和杀人犯所占領……而另一批这样的人在該区一个繁华的村庄巴拉-多斯-明德斯也制造了同样的事件。”^①为了镇压起义者，巴伊阿州政府不得已派遣了当时最大的千人部队到拉布拉斯·第亚曼底拏去。

这样一来，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着統治階級政权的基础——“神圣的”土地壟断所有制。大农場主非常惊慌。巴伊阿州政府在一件电报里說：“热列摩阿波男爵明天到伊塔齐庫魯去接家眷和运貴重物资，因为他怕康西利伊罗襲击他的农場。”^②

① 《O Paiz》(《国家日报》)，里約热內卢，1897 年 1 月 30 日。

② 《O Paiz》(《国家日报》)，1897 年 1 月。

薩尔瓦多尔的另一個報告里提到一位“住在康諾多斯區的尊貴老翁”所帶來的消息。根據這個消息來看，康西利伊羅的信徒中有“森林草原居民——由於信仰康西利伊羅所熱心宣傳的共產主義思想而到那里去的自私的盲目信仰者”。這個報告接着還引用了下列意義重大的數字：“全州被康西利伊羅派所占領的農場已達六十個。”^①

因此，由來已久的土地問題而今又被提出來了：土地是應當成為少數人所占有的地產和壓迫的工具呢？還是應當屬於辛勤耕種的人，把土地用於解放事業呢？

當康諾多斯地區展開鬥爭運動的時候，土地問題是和武裝鬥爭的將來結局有密切關係的關鍵問題。政府軍和起義農民作戰中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時候，不但康諾多斯地區附近，就連其他地方的大農場主都因害怕喪失土地而發抖了。一個驚慌失措的巴西地主在1897年6月這樣寫道：“大家都在自己的農場里準備好，以備小批盲目信仰者來時予以反擊；如果來了很多的盲目信仰者，那就不知道我們的命運如何了。”^②

其實，康諾多斯附近的農場主當農民起義時救命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他們沒有別的出路，因為他們是攻擊起義農民的政府軍的同謀者。正是他們把開到康諾多斯的政府軍藏在自己的家里，供給政府軍役畜維持供應工作，並且還供給政府軍肉類和糧食。他們比別人更關心占領康諾多斯和鎮壓“造反的”農民，因為起義農民給其他一切被剝削者開了一個“不良的先例”。

當對康諾多斯農民進行大規模軍事鎮壓的時候，假借的口實是救其愚蠢的。他們說康西利伊羅為了準備在康諾多斯進行建築，曾付款向茹阿塞洛市定購一定數量的木材；又說因為所購的木

① 《O Paiz》（《國家日報》），1897年1月。

② 同上，1897年6月6日。

材还没有交给康西利伊罗，所以他打算用武力来取。这个谣言散布得越来越广，引起了恐怖的混乱。当茹阿塞洛市当局请求巴伊阿州政府援助的时候，巴伊阿州政府于1896年11月就派了第一队正规军去攻击康诺多斯农民。这个军队由中尉皮列斯·菲列义拉指挥，有一百多人。

康诺多斯农民并没有在家里等人来进攻，他们出去迎击军队。在士兵宿营的瓦瓦地方发生了冲突，农民把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尽管官方报告中说初次和农民接触时政府军获得了胜利，而“胜利者”事实上却可耻地逃跑了，还说什么敌人数量占优势来为自己的败走作辩解。后来，这个政府军的队长写道：“农民约有五百人，他们分成几股，企图绕过我军而占领营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初次战斗中农民就采用了包围歼灭敌人的战略。以后只要在许可的条件下，他们经常采用这种战略。

但是，农民在这次初步的胜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起义者的损失比派来的军队大十倍。其原因除了武装悬殊以外，还由于农民当攻击敌人时缺乏应有的谨慎，因此往往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同时，农民所用的猎枪、刀和棍棒都只能在近距离处战胜敌人。

然而，这次血的教训对康诺多斯农民来说倒是很有益的。以后，凡是不在康诺多斯的山隘或战壕里的话，农民所爱用的战略就是分成小股攻击敌人，小股人数根据地形和任务的重要性等条件而定。同时，他们还从敌人的两翼和背后迂回攻击，并且在森林(caatinga)里设伏兵，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因素和地形造成的一切优势。应当指出，巴西东北地区的森林是“起义的草原居民最忠实的战友。它也被武装起来参加攻防战斗，还错综地在来路上交織

① A. Milton. Memória apresentada ao Instituto Histórico e Geográfico(密尔顿：《致历史和地理学会的备忘录》，里约热内卢，1902年，第36页。

成使敌人不可逾越的壁障，而为生长在本地的居民敞开着千万条通路。”①

起义的中心点是康諾多斯的一个最有利于农民展开游击战斗的地方。它是一个有五千多所房屋的村鎮，这些房子星罗棋布地建筑在几个山丘上，而这些山丘在战略上全都有重大的意义。

通往康諾多斯的一切道路全部是穿过群山中的陡壁狭谷，而环绕康諾多斯的全是山，計有卡納布拉瓦山、柯柯洛博山、卡龙比山、坎拜义奥山、凱潘山。再往前就是半沙漠地方。最近的铁路是通过离康諾多斯約二百公里的开义馬达斯。从这里到康諾多斯必須步行或騎馬，沿途几乎沒有城市，甚至也沒有大村鎮，加上地区干旱，旅行更加困难。所以，进攻康諾多斯的军队的供应就成了极大的困难。士兵和軍需品都集中在离农民起义的中心点約有六百公里的薩尔瓦多尔。

当政府准备对起义者发动新的武装进攻的时候，康諾多斯的居民不断增加。邻州农民都抛弃了他們的半农奴生活，离开地主庄园，或者卖掉了自己仅有的財物，到康西利伊罗所建設的城市——別洛蒙特——来寻找避难的处所。

根据极可靠的材料，康諾多斯居民至少是在武装斗争时期就实现了特殊形式的原始共产主义：他們保持“动产和房屋的个人所有制，土地、牧場、牲畜和供应不足的农产品則保持绝对的共有制，供应不足的农产品所有者可以自留一小部分，其余的一律归公。”②

康諾多斯农民設有铁工厂，制造和修理他們所用的原始武器：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森林草原》)，第239頁。

② 同上，第191頁。

鏟刀、刀子、趕牲畜用的帶鉄尖的棍子和長柄斧。起義者還自造火藥。

一切工作全都有人自動忘我地在辛勤執行着。當戰鬥緊張的時候，健壯的男人都打仗去了，婦女就照料莊稼和牲畜。

這個城市的居民有兩萬五千到三萬人，全市秩序良好，組織得很好的行政當局能符合居民的社会發展水平和需要，特別是符合堅強防衛的組織任務。“犯罪和爭吵者極少，如有違犯者，康西利伊羅就毫不留情地把他驅逐出境……嚴禁飲酒。”^①偷竊和搶劫的行為受到嚴懲。大家遵守秩序和紀律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當農民勝利地襲擊了敵人輜重隊的時候，從來沒有人動過獲物品。肉、面粉、糧食、甚至金錢，全都擺在敵人留的原地上。可見，康諾多斯在自然經濟的供應上是不需要依靠敵人補充的。但是，許可拿走武器和彈藥，不但可以拿走被擊斃的敵兵的武器和彈藥，還可以奪取趕牲畜人的武器和彈藥。

嚴禁偷竊和搶劫，這為的是保護鄰近地區的村落，因為對戰鬥的農民來說，鄰近地區村落的支援是非常主要的。甚至當最危急的時候，康諾多斯還擁有鄰近村鎮送來的食品 and 牲畜。

不到三年的工夫，康諾多斯就完全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口比其他許多被認為是正式的城市還要多。居民住的房屋全是土牆草頂的原始的單幢茅屋，在政府軍攻擊康諾多斯後的暫息時期，居民的住宅都改善了，還建築了一部分更堅固的木牆塗粘土的瓦房。康西利伊羅所建築的教堂外牆厚八十厘米，有高聳的花崗石塔樓，是一個真正的堡壘。

城市近郊有木薯、玉蜀黍、扁豆、馬鈴薯等綠油油的莊稼，牧場上有乳牛（但主要是山羊和綿羊）。康諾多斯農民經營着主要農產

^① Tenente Macedo Soares. A. Guerra de Canudos (馬謝多·索阿列斯：《康諾多斯之戰》)，里約熱內盧，1903年，第36頁。

品的國內貿易，還和鄰近舊居民點如熱列摩阿波和蒙特桑托等地方正常地進行着商品交易。

康諾多斯的農民運動也和一切人民鬥爭一樣，有自己的領袖。當他們和政府軍初次戰鬥的時候，立刻就產生出最勇敢機智的戰士——游擊隊指揮員，每人都擔負了農民戰鬥中應負的義務。有指揮戰鬥的領袖，有負責選擇和訓練新戰士的人，還有負責行政工作的人……。

凡是通往康諾多斯的隘口，全都由游擊隊警惕地防守着。柯柯洛博山和瓦瓦的道路完全置於警衛哨的監視之下。卡納布拉瓦山坡的防衛工作委派康西利伊羅的著名信徒皮爾道擔任。另一個堅強的戰士艾斯特瓦奧則領導着坎拜又奧山脈的警衛隊。通過安日柯的另一條道路上駐着一支游擊隊，由若阿基姆·特朗卡別斯指揮。

除游擊隊指揮員之外，在康諾多斯和它的附近享有盛名而為戰士們所敬愛的，還有康西利伊羅的親密戰友安東尼·福格特羅和流動偵察隊的組織者奇柯·艾瑪等。日益嚴整的市內秩序，由康西利伊羅親自委任一個特殊的警察局長安東尼·畢亞圖負責監督，他“巡視陣營的每個角落，敏銳而深入地觀察每所住宅”，仔細查明一切情況^①。康諾多斯還有優秀的醫師，證明這一點的是：即使處在城中每日遭受炮擊的情況下，市內的衛生狀況還是經常令人滿意的。

顯而易見，在這樣縝密分配職務的情況下，軍事的集中指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然，當戰鬥的緊要關頭，就不可能這樣完善地在基本地段上部署力量和調整相互關係。

擔任戰爭最高指揮的是誰呢？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森林草原》)，第202頁。

以“街头指揮員”的綽号而著名的若奧·阿巴德迎接着每一个新来康諾多斯的人。他“严密地监督着半徑五利格(三十公里)內的周圍各地区,巡邏队經常跑步巡邏。大家对他的指揮都是絕對服从的。”^① 即使是在政府軍攻击后的暫息时期,不論是誰,凡是沒有报告若奧·阿巴德的都不許到康諾多斯来。正如馬謝多·索阿列斯中尉所写的,若奧·阿巴德是一个“狂热的核心干部的將軍”^②。

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卓越的农民游击隊員巴热烏是康諾多斯战争决战时期的野战的主要指揮者之一。

在战争的初期,巴热烏就已經露头角了。他曾英勇地追击过被击潰的政府第二次討伐軍(1896年12月,联邦政府調来攻击康諾多斯,由菲布龙尼奧·德·布利托少校指揮)。在坎拜义奥山脉附近通往康諾多斯的道路上被击潰了的武装精良、彈藥充足的菲布龙尼奧軍五百五十人,都被巴热烏的游击隊員从两翼包圍了。游击隊員不但要歼灭这些兵員,还打算夺取他們的武器彈藥。最后他們达到了目的。在离康諾多斯六利格的本登果-德-巴义紹地方,巴热烏命令对着敌人的大炮进行最后一次冲锋。后来,惨败了的政府軍少校不得不叹服游击隊員英勇无畏的精神,他說:“我和我的同事們从来沒有見過这样猛烈的战斗!他們象美洲虎一样抓住炮口,被炸得五脏粉碎而死……他們人人都有枪和鋒利的刀,手腕上还挂着木棍。”^③

后来,在康諾多斯的保卫战中,也生动地表現了巴热烏的軍事天才。他指揮的农民游击战,在康諾多斯的保卫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巴热烏的积极軍事领导作用和自始担任起义农民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森林草原》),第310頁。

② M. Soares. A Guerra de Cnudos (馬謝多·索阿列斯:《康諾多斯之戰》),第38頁。

③ 《O Paiz》(《國家日報》),1897年1月1日。

最高領導者康西利伊羅的活動加以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安東尼·康西利伊羅的真正作用。當然，康西利伊羅團結了貧農，在短暫的期間也曾用自己的行動反映了貧苦農民的憤怒和不滿。然而，在武裝鬥爭過程中，康西利伊羅却退居于次要地位，而讓位給農民起義的真正領導者，即那些不滿足于天堂得救和幸福的空口保證，而手執武器在戰鬥中表現出極大的堅毅英勇氣概，堅決反對最凶惡的敵人（大地主的保衛者——政府和大地產所有主的兵士）的人們。

莫列伊拉·謝扎爾上校所領導的第三次進攻康諾多斯的正規討伐軍被擊潰，是康諾多斯保衛者最光輝的偉大勝利。政府第三次討伐軍有一千三百人，其中有炮兵連和騎兵隊。政府軍彈藥充足，有一千六百萬發。

政府企圖把對康諾多斯的最初幾次鎮壓叫做普通的“警察行動”。然而實際上，在巴西的森林草原的內地地區，從來沒有見過用這樣多的軍隊來“維持秩序”。

莫列伊拉·謝扎爾上校獲得了“英雄”的榮譽，他屢次參加武裝鎮壓，其中包括對南里約格蘭得州“聯邦派”的作戰，“聯邦派”被他殘酷地鎮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報刊以他為中心製造了一些真正的神話。1897年2月3日，莫列伊拉·謝扎爾從里約航抵薩爾瓦多爾，立刻就從薩爾瓦多爾前往康諾多斯。經過整個一個月，到3月3日，他被游擊隊員殺死在森林草原居民的堡壘附近。繼他而擔任政府軍司令官的塔瑪林多上校，在上任幾小時後也遭到了同樣下場；而炮兵連長薩洛馬奧·德·羅什大尉也被殺了，他的大炮都被農民奪走。

這樣一來，第三次討伐康諾多斯的政府軍，也和前兩次的討伐軍一樣遭到了同樣的命運。莫列伊拉·謝扎爾上校的士兵在主要司令官死後就驚惶退卻了。農民追擊他們，並且鹵獲了他們在逃

跑中扔在森林草原的荒漠道路上的武器和彈藥。

農民們向侵入的政府軍狠狠地進行了報復。他們把被殺死的政府軍官兵的頭顱砍下來，把屍體燒掉，然后把砍下來的血淋淋的頭顱暴露在路旁。

這就是對地主的駭人聽聞的獸行的回答。

這就是警告敵人不要再來了。

這就是農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以保衛自己事業的決心的表示。

在當時的條件下竟有這樣多的軍隊被擊潰，而且全部武器和彈藥都落於起義農民之手，這就引起了巴西統治階級的恐慌。陸軍大臣誇大地通告全國說：“我們的武器已經蒙上了黑紗。”《國家日報》每天在危言聳聽的“災難”總標題下刊載着巴伊阿州森林草原上的流血事件。

政府第三次討伐軍的被擊潰和第四次討伐軍開到康諾多斯，其間相距約四個月。起義農民利用這個暫息時間進行了軍事準備，他們每天練習射擊。康諾多斯全體健壯的男子都學會了使用新武器——從敵人手里奪來的步槍。自從政府第三次討伐軍被擊潰逃跑以後，森林草原有經驗的偵察兵都到康諾多斯附近能搜集政府軍行動消息的地方去偵察。

由於新戰士的參加，起義者的隊伍更加壯大了；由於戰勝了政府軍，他們的士氣更加旺盛了。政府第三次討伐軍被擊潰後，巴西共和國總統在給國會的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認：“政府軍這次的失敗，助長了叛亂者的精神力量，使他們的反抗增加了天然資源。”農民在勝利的鼓舞下緊張地準備着對抗政府軍的再次來犯，他們對政府軍必然要再犯是絲毫不懷疑的。

農民用奪自政府第三次討伐軍的較好的新武器裝備起來了，彈藥也得到補充，已經準備好反擊他們預料到的政府軍更加瘋狂

的进攻。事实上，他們先是击溃了三十人的警察队，以后就彻底地粉碎了一百人、五百五十人和一千三百人的正规军。他們在懂得普通猎枪的射击以后，又懂得了现代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的射击。他們击溃了中尉指挥的政府军以后，接着击败了少校及著名的上校指挥的政府军。因此，可以预料到他們这次将要和将军较量了。

事实上，政府第四次讨伐康諾多斯起义者动员了全国力量。巴西各州几乎都派军队到了巴伊阿州（不但有陆军，还有军事警察队、步兵、騎兵和炮兵部队）。军舰也停泊在薩尔瓦多尔市。

全国都动员起来了。政府第四次讨伐军的先头部队四千多人編成两个纵队，分途向康諾多斯进犯。一个纵队由卡洛斯·德·阿瑪拉尔·薩瓦热特将军指挥，另一个纵队由若奥·德·西尔瓦·巴尔博扎将军指挥。政府军总指挥为阿瑟·奥斯卡尔将军。在战争过程中，还向巴伊阿州内地各区增援了四千多人。

巴西陆军大臣卡洛斯·馬沙多·毕登庫尔元帅也来到森林草原，不过，他认为停留在离战斗中心十五利格的蒙特桑托军事基地是比较明智的。

整个巴西因康諾多斯事件而沸腾起来了。

給敌人以奇襲，而自己却不受敌人的突击，这是康諾多斯保卫者整个战略的基础。正是这种战略才使起义农民比兵力和技术占优势的敌人占了更大的优势。

农民攻击敌人时的意外埋伏，巧妙地利用夺自攻击者手中的武器，起义者的抵抗意外頑强而难以战胜等等，都使政府军丧魂落魄，疲于奔命。甚至当政府军的兵力比森林草原堡垒的防卫者的兵力大过許多倍的时候，将军們也还没有胜利的信心。

奥斯卡尔将军在康諾多斯时，为鼓励和农民作战而遭到許多困难的官兵的士气和消除他們的恐慌而发出的命令，就是上述情况的証据。将军在命令中说：“我不瞞你們說，再过十一利格，敌人

就开始对我们进攻，他们在这个倒霉的森林中从前后和两翼来攻击我们，而森林中狭窄的小路又不能对侧翼部署防卫。他们在道路上设鹿砦，挖战壕，施行各种意外的奇袭，应用战争中一切最卑鄙的手段迫使我们退却。”^①

尽管将军提出警告，对掩护农民的“倒霉的”森林发出可笑的抱怨，然而并不能改变局面。游击队员的意外行动照旧使政府军向康诺多斯每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政府第四次讨伐军开始企图向离最后目标十利格的森林草原堡垒前进时，就遭到了起义者奇袭，中了伏兵和其他各种军事的计策。游击队员藏在最高的树梢上，在树枝中“筑巢”，其中藏一两名射击手。他们在政府军不得不通过的道路和小路上以极大的战略智慧运用了一切起伏的地形，特别是山脉。

1897年6月，当政府第四次讨伐军接近康诺多斯的时候，巴热乌所采用的战斗方法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军事统率人才。最初他驻在康诺多斯以南的罗萨里奥农场。他率领了一支游击队，打算从这里把政府军诱到最有利于农民作战的地方去。艾乌克利德斯·德·库尼亚在描写巴热乌的军事计策时说：“这个卓越的游击队员乍看好象是在侦察，实际上从以下的事实证明他还抱着较大的目的，要引起政府军一阵可怕的猛烈射击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强行军（这曾给以前的政府讨伐军以极大的损害）。他从侧翼急射封锁了政府军，又飞速地跟在政府军的后面，却不从森林中露出来。以后，又隐藏起来，忽然再出现在前面。用急速的奇袭攻击第九步兵团这一天所担任的前卫；就在这一瞬间，他又同几个射手出现在前面的道路上。当时，谁也无法清楚地辨别出他们来。几个射手打了几枪就无踪影了。”

^① O Paiz《国家日报》，1897年6月30日。

在政府軍接近安日柯，距康諾多斯東南約二利格的地方，巴熱烏所領導的游擊隊員就對政府軍進行了新的攻擊。《森林草原》一書的作者說：“巴熱烏調整了從這裡到康諾多斯互相秘密換班的哨兵的協同動作，攻擊陡坡上的政府軍，政府軍變成了森林草原人的射擊目標，而森林草原人藏在森林邊緣，很難辨認出來……兩小時後，將軍越過小丘頂時，攻擊突然加強……當政府軍上山的時候，他們受到的微弱射擊不斷加強，等到達山頂時，射擊就猛烈起來了。

力量懸殊的殘酷戰鬥展開了。

敵人是看不見的，他們藏在各處的溝壑里，坐在側坡上挖出的戰壕掩蔽部里，或隱蔽在入夜後的黑影中。

情況非常令人絕望（對政府軍來說）。”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描寫勇士巴熱烏的這場戰鬥時，最後說：“他們的計策占了上風。政府軍想追擊向前分散逃跑的敵人，事前沒有偵察，冒冒失失地深入陌生的地方，不知不覺地就跟着這個狡猾而可怕的響導——政府軍根本就沒有想到的巴熱烏走，結果他們全都中了埋伏……”^①

巴熱烏是一個建立了英勇功勳的人。當駐在康諾多斯附近的六千大軍幾乎完全包圍了巴熱烏，軍隊手裡有二十門大炮和優良的機關槍、最現代化的步槍，並有充足的彈藥，部署完備就要向起義者據點發動最後攻擊的時候，巴熱烏還英勇地建立了一次最光輝的功勳。以前，他在康諾多斯附近最艱危的陣地上指揮過游擊隊員作戰，在那裡布置了埋伏，成功地迎擊了向森林草原堡壘前進的政府軍隊及其輜重隊。現在，康諾多斯被包圍，展開了決定性的戰鬥。這裡也就是巴熱烏所在的地方。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森林草原》)，第396—397頁。

1897年7月18日，敌人强攻失败后，已没有能力进行歼灭战以取得最后胜利了。巴热乌并不等待圍城的敌人继续采取什么动作，因为英勇的游击队员是从来不等待敌人行动的。7月24日，巴热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包围康諾多斯的敌军陣綫（这个陣綫有在火力圈中消灭农民抵抗的危險）中最薄弱的部分英勇地举行突圍的冲击。政府軍炮兵大肆轰击后，展开了一场火热的战斗。这次战斗是农民发动的。政府討伐軍突然受到康諾多斯守軍从两翼和背后的同时攻击，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中。同时，右翼轰击康諾多斯的政府炮兵也受到袭击。

巴热乌的游击队的袭击是很厉害的，迫使三个將軍命令全軍进行战斗准备，竭尽全力守护陣地。在这个瞬間，政府第四次討伐軍的情况十分危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擋住了起义者的快速猛攻。

在7月底的一次英勇战斗中，卓越的农民領袖巴热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他的英雄气概中，充分地反映了康諾多斯全体守軍的英雄气概，从而鼓舞了农民英勇地抗击人数众多和装备优良的敌人。这部分敌人还拥有二十門大炮，这是在巴西东北森林草原腹地从来没有见过的。

战斗一开始，政府軍的將軍們都相信只要大炮一响，就会使起义者紛紛逃散。然而，事实却不是他們所預料到的。农民鉴于不能象抵抗步兵那样順利地抵抗大炮，因此从战斗一开始，就設法使敌人的大炮在战斗中失去作用。他們用現有的武器无法实现这个目的，就英勇地向敌人的炮兵陣地展开了白刃战以达成这个任务。

农民为爭取土地和自由而英勇的战斗，使政府軍遭到了重大的損失。7月18日的激战，政府軍在汇报中說是自己胜利了，其实这正如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亚所說的；至少是一場“倒霉的胜利”。这一天，攻击起义者的堡垒时投入了三千五百名官兵，其

中有一千多名失去了战斗能力。这就证明康諾多斯守軍在丛林地区同样也能象打游击战时一样巧妙地打陣地战。他們“集中射击火力以迎击来攻者，在真正狩猎(捕猎敌人)中用准确的射击来打击敌人，他們在这場狩猎中证明了自己的技巧。”^① 結果在这一天，政府軍各营四百多名官兵中一般都损失了一百到一百五十人，有的营甚至损失了一半。騎兵队的损失比步兵大十倍。有一个营就死了六个軍官，伤了四个軍官。这一天共伤亡了六十七名軍官，其中被杀者二十七名。有許多营或連实际上都丧失了指揮員。

政府軍在前綫战斗中的损失既然是这样的大，那么，当农民选择了良好的陣地，在有利条件下展开战斗因而取得优势时，农民的伏击和奋战使政府軍受到的损失必然更大。

敌人在战斗过程中特別注意康諾多斯周圍群山的隘口。直到1897年9月，即康諾多斯市內战斗結束前几天，康西利伊罗信徒們才丧失了坎拜义奥山脉的陣地。甚至在7月18日因敌人猛攻而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他們在8月仍然繼續坚守着柯柯洛博山的隘口，因为政府軍从战斗基地蒙特桑托調来的援軍和輜重队必須經過这个隘口。

1897年7月25日，只有三百名农民把守着这些隘口就使政府第四次討伐軍第二縱队二千三百五十人(配备携带十七門大炮的炮兵連)停在这里数小时不能前进。經過五小时以后，政府軍虽然越过了这个山脉的隘口，却已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伤亡一百七十八人，而且受伤的还包括縱队司令官薩瓦热特將軍在內。事后他說：“让两三百名土匪阻止第二縱队前进达这样长的時間，是不能容許的。”^② 然而，农民竟这样做了，这是一个事实。

① M. Soares. A Guerra de Canudos(馬謝多·索阿列斯：《康諾多斯之战》)，第201頁。

② E. da Cunha. Os Sertões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森林草原》)，第414頁。

政府軍炮兵連到达柯柯洛博山时奉命对山上开炮。不过，这完全是盲目的射击，徒劳地对着石头开炮。同时，看不見的游击队员的暗中射击却越来越猛烈。当政府軍司令官命令冲锋的时候，实际上等于驅士兵做新的牺牲品。一千七百名步兵投入向山中的进攻。但是，农民并没有逃避冲锋。他们选择优良的陣地来迎击，英勇地和进攻的敌人展开战斗。直到最危急的时候，起义者才求援于不可战胜的强大的战友——森林。农民即使是在这种时候也不因失掉有利陣地而給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还繼續打击政府軍，一直打到康諾多斯市内。

柯柯洛博山的战斗，証明了农民頑强地防守隘口是有目的的。他们企图尽量阻擋政府第四次討伐軍的前进，使政府軍在逼近康諾多斯以前就大量消耗彈藥，同时阻撓政府軍向康諾多斯增援和补給粮草，使政府軍在这一方面陷于困难境地。

游击队员的神出鬼沒，实际上对攻击游击队的軍队形成了恐怖的神經战。甚至还流行着这样的傳說，說康諾多斯守軍有变形术，上次战斗中陣亡者会复活，并且出现在下次战斗中，成为政府軍官兵不可捉摸的幽灵。阿瑟·奥斯卡尔將軍到达康諾多斯以后一个月就抱怨地說，他没有“看見一个活着的叛匪”。他在給陸軍大臣的电报中“詢問以前在巴拉圭、尼特罗耶、里約热內卢和南里約格蘭得服务的軍官是否見過这样的战争”。^①政府軍司令官这样的抱怨就說明了游击队没有一个人被俘，也从未把自己的伤员扔在戰場上。柯柯洛博山的战斗就是这样的，农民陣亡的虽然达六十人之多，但是战后在該地却没有发现一个起义者的尸体。

誰也不肯向敌人投降，即使是受伤也决不为敌所俘，这就是康諾多斯守軍的軍規。政府軍在康諾多斯附近每一行动都逃不脫起

^① A. Milton. Memória apresentada ao Instituto Histórico e Geográfico(密尔頓：《致历史和地理学会的备忘录》)，第 110 頁。

义者的监视。为了更好地监视敌人，康諾多斯守軍夜間对各地区間的联系利用灯光信号和音响信号。

政府軍和蒙特桑托战斗基地之間的道路附近的牧場上有一个假乳牛，农民长期以来就是利用这个假乳牛来监视敌人的行动的。监视的結果及时传达給附近的游击队小组，或傳达到康諾多斯。“这种偵察行为的后果，对行进中受到同一批康西利伊罗分子从各地进行意外襲击的政府軍來說，是有毁灭性作用的。”^①

机智、神迅和灵活是游击队员最强有力的武器。康諾多斯守軍千方百計地运用一切手段，使敌人失掉其基本优势——火力。为此，只阻止敌人增援的彈藥輜重队到来，或者使它受到些損失，就可以达到目的。有一次六个农民夜間走近敌人陣地打了几枪，惊得全部敌人在黑暗中向空射击。无怪乎政府軍过不多久就发生了彈藥不足的恐慌。

至于政府軍的粮秣，在向康諾多斯前进的那一天按定額发給，可是就要用完了。当时，伤兵已超过一千二百人，只有伤兵才能得到一点食品。飢餓的士兵企图冲出游击队的包圍（当时政府軍已被包圍）去找食粮，而司令部却禁止他們这样办。然而，懲罰擋不住飢餓的威胁。士兵們終于杀了康諾多斯农民的乳牛和山羊，并且在近郊田地里寻找可吃的块根和玉蜀黍穗。

凡是能够找到食粮的地方，都立刻变成了士兵們的致命陷阱。农民把一些牲畜赶到一定的地方做誘餌，使飢餓的士兵們为了搶走牲畜而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政府軍在取水的时候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松散土壤的地区不容易挖深井，不得不到水源所在地瓦薩-巴利斯河岸去取水。农民立刻就在水源的附近布置了埋伏。不久，本来就污浊的水又被

^① M. Benicio. O Rei dos Jagunços (本尼西奧：《雅恭索斯王》)，里約熱內盧，1899年，第322頁。

敌人的尸体沾污了。

康諾多斯一切健壯的居民，特別是在戰鬥的最後階段，都變成了城市的堅決保衛者。他們直接拿起了武器，或援助那些手持武器戰鬥的人。婦女也表現出臨敵無畏、堅決英勇的卓越精神。大多數人都是寧死而不肯作敵人的俘虜。

青年也模仿着長者的榜樣。有一個十九歲的青年襲擊了威斯渥特 32 型大炮“絞肉機”(瘋狂地毀壞了康諾多斯市的房屋的大炮)。有一個參加過巴熱烏伏兵的少年受傷被俘，當政府第四次討伐軍向森林草原住民陣地前進而司令部急需情報的時候，這個被俘的少年任憑受到多少殘酷的拷問，始終一言不發。

起義農民堅決抵抗到底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一切能拿武器的人全部在戰鬥，甚至兒童也在幫助戰鬥……婦女和兒童看見同伴陣亡的時候，拿起武器憤怒地奔向敵軍……婦女鼓勵自己的丈夫和兄弟，給他們擦槍，給他們拿出仅有的食物。”^①

艱苦的生活和敵軍瘋狂的鎮壓，把康諾多斯的男人、婦女和兒童鍛煉成鋼鐵般的戰士。

農民通過英勇的鬥爭而使圍城之戰堅持抵抗到最後階段，即康諾多斯保衛者全部戰死為止。甚至當敵人最後攻擊堡壘的時候，粘土和草蓋的房屋被敵人用炸藥一所一所地崩毀，火焰吞沒農民的最後住宅，而森林草原的居民還在為每一所房子進行着英勇的鬥爭。剩下的住宅都變成了戰鬥的據點。保衛者為了更好地隱蔽，在住宅里挖了戰壕，并用交通壕把每一個住宅都連接起來。因此，敵人占領了一所房子，並不等於這個陣地的保衛戰士死亡了，他們還可以轉移到鄰近的房子里繼續戰鬥。

慷慨赴難的農民的崇高而明智的行為，標志着康諾多斯的抵

^① M. Soares. A. Guerra de Canudos (馬謝多·索阿列斯：《康諾多斯之戰》)，第 353 頁。

抗已經堅持到最后時刻。康諾多斯的使者安东尼·毕亚图（又名毕亚亭尼奥——“幸福者”）突然到了政府軍司令部的前面。政府軍認為別洛蒙特的最后保卫者全部投降的时机到来了。毕亚亭尼奥和奥斯卡尔將軍简单地談了几句話以后，就回到康諾多斯战士的陣地上，过了一会，他領着三百名兒童，老人和殘廢人来了。康諾多斯农民在恢复战斗以前先把这些人从痛苦和死亡的境地救出，然后他們又繼續战斗，一直战斗到底。

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很生动地描写了以后的事情：“一到黄昏，康諾多斯的保卫者就可以自由地呼吸起来了。

他們等待着这种暫息時間的終止。当两声空彈射击严肃地通知他們暫息時間已經結束的时候，又开始射击，他們就集中火力給圍攻者以坚决的射击。

不过，战斗还很順利。

最低限度要使敌人停止前进……

康諾多斯沒有投降……它抵抗到底。真正是寸土必爭地战斗着，直到五日傍晚，当最后保卫者陣亡了的时候，它才陷落了。”^①

1897年10月5日，战斗結束。康諾多斯英勇的农民战争就一直堅持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政府第四次討伐軍司令部代表他們的領主老爷和政府宣布停止軍事行動的命令中，也不得不承認农民的英雄气概：“不能不令人遺憾的是，敌人在这样卑鄙的防守勾当中竟表现出这样的英勇。”这里所謂“卑鄙勾当”，指的是英勇的农民为了摆脱半封建制度和野蛮的剝削，保卫自己的生活 and 自由的斗争。

当政府軍对康諾多斯作战的时候，大談国家的統一、荣誉和尊嚴，大談保卫共和国。其实，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詞掩盖下却犯着

^① E. da Cunha, Os Sertões(艾烏克利德斯·德·庫尼亞：《森林草原》)，第611頁。

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巴西土地壟断制所造成并維持了几百年的可怕貧困和剝削的真正农民战争。

发生这次事件的农业地区具有特殊条件，特别是位于巴西一个最貧苦的地方——巴伊阿州，它的邻近五个州(伯南布哥州、阿拉戈斯州、塞尔希培州、西阿拉州和皮奥伊州)的住民情况也很艰苦，因此产生了一次最英勇的巴西农民运动。

五六千农户迫于各种原因(基本上由于地主的压迫和剝削)抛弃自己的土地，流落他乡寻求生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是孤立而无明确前途的落后者，只是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消灭农奴制，因而就集中流亡到远离政府机关压迫的便利地区，夺取土地，破坏地主庄园，占领城市。

在这些落后而无知的人们中，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无可争論的。但是，决不当因此就否定了他们的阶级斗争的事实。那些妄想夸大康諾多斯农民的宗教神秘主义的人，无非是企图隐瞒农民空前的反抗和英勇的斗争的实际原因：大土地所有主的半封建压迫、貧困和飢餓是少数人(一小撮大地主)壟断占有土地的结果。这些人还企图贬低康諾多斯农民英勇抵抗占压倒优势的政府軍的意义。

这些起义的貧农是不是真的就只是神秘主义的信奉者呢？是不是这种神秘主义甚至使康西利伊罗所建立的教堂都变成了据点，而粉碎了天主教使节卡普勤修士若奥·艾凡热利斯塔·杜·蒙特·瑪尔西安諾对起义者劝降的企图呢？后来，連这个修士自己也承认：康諾多斯“不只是一个迷信和狂热的起源地”^①。因为事实上和那些认为起义农民的斗争只是受康西利伊罗的感召和相信他的奇迹的說法完全相反，当康西利伊罗死后，起义农民还是繼

① A. Milton. Memória apresentada do Instituto Histórico e Geográfico(密尔頓：《致历史和地理学会的备忘录》)，第28頁。

續在战斗。

事实是康諾多斯农民的生活极其贫困，不能只盼望灵魂获救以升天堂。客观情况要求他们冷静地、不屈不挠地对待敌人，否则就根本不能进行争取土地、自由和生存的斗争。实际上，他们也真是这样做了。他们英勇地对来犯的军队进行战斗，和敌人面对面斗争到死亡。

康諾多斯的保卫者视死如归，获得了一系列光辉的军事胜利，建立了无数的英勇功勋，然而他们终不免于战败。他们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没有获得胜利，没有取得保证摆脱大地主所有主的压迫而生活的权利，没有成为自己所耕种和用自己的血汗灌溉的土地的主人。

康諾多斯起义农民不能致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甚至没有打算把起义的火焰燃烧到各地，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以迫使敌人分散所有的兵力。仅仅康諾多斯一地就已震撼全国，使敌人动员了全国军力。如果当时再出现几个象康諾多斯这样的策源地，就可能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灾难。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起义农民的军事战略不是有长远目标的攻势战略，即缺少夺取象蒙特桑托这样的为进行长期斗争所需的重要据点的战略。以后，敌人在蒙特·桑托建立了进攻基地，然而在这以前，当政府第三次讨伐军被击溃从此地仓惶逃跑时，武器、弹药和食粮仓库全都原封不动地扔了下来。

除了上述原因和其他一系列的重要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使起义农民的策源地必遭失败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起义农民孤军奋战，没有取得工人阶级——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援。不过，历史将来必须克服这种根本性弱点。在十九世纪末叶，巴西工人阶级还刚形成。当时，巴西还没有领导贫农对共同的压迫者斗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没有同无产阶级联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康諾多

斯农民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康諾多斯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巴西农民群众解放斗争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康諾多斯的英勇抵抗，表明了农民的强大革命精神，也显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巴西劳动人民运动的重大意义。

[何清新译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1959年第1期]

阿根廷共产党——第三国际在 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支部

叶尔莫拉耶夫

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阿根廷的产生和形成，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即在阿根廷的无产阶级出现在国内社会生活舞台上的时代就开始了。从1872年到1876年，在这个遥远的南美国家里曾经有第一国际的四个不大的支部存在并进行活动。按照列宁的说法，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① 主要是由欧洲侨民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任务，是唤醒阿根廷无产者的阶级觉悟，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书籍，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同他们一起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阿根廷的知识界及大学生的先进代表和工人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纯暴动式的斗争方法和争取无产者的更好的劳动、生活条件而斗争。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第一批社会党团体和小组，在反对当时控制着阿根廷的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889年，阿根廷社会党的组织授权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第二国际巴黎成立代表大会上代表他们的利益。阿根廷人阿莱柯·庇列特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代表大会。从那时起，阿根廷的社会党人同第二国际的领导建立了直接的接触。对于在此以后的阿根廷工人运动，弗·伊·列宁的这一句话是完全适用的：“在1889—1914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年这一整个时代，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经常进行斗争。”^①

1896年阿根廷社会工党成立。初期，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党的机关报《前卫报》的报头上清楚地标着这样的副标题：“科学社会主义的报纸，工人阶级的保护者”和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在阿根廷社会工党的内部，革命派同机会主义派的激烈斗争一直在进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古斯托·孔，甘里赫·缪莱尔，甘里赫·拉里曼，卡尔罗斯·马乌里和其他等人有力地反对了在党内夺取了领导职位的安托尼奥·庇耶罗、罗伯托·帕罗和胡安·胡斯托的伯恩斯坦主义观点。在社会工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原则宣言”说“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实现革命”并“以这种办法可以取得政权”，但是，就在两年后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言”的这一点被取消^②。

在1904年6月举行的阿根廷社会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所谓的“工会的政治中立性”的决议，关于不需要以罢工做为“社会解放的革命手段”的决议、关于只允许罢工做为“工会经济斗争的手段”的决议^③。代表大会的这些改良主义的决议是公开背叛阿根廷无产阶级利益的，阿根廷的无产阶级曾经积极反对过在1902—1904年通过的地主教权政府的反对工人的反动法令。1906年，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近郊就发生过一百七十次罢工，有约七万一千名工人参加，而在1907年，罢工二百三十一一次，有十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J. Oddone.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argentino, t. I. (奥道涅：《阿根廷社会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34年，第269页。

③ A. Dickman. Los Congresos Socialistas. (迪克曼：《社会党代表大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年，第16—17页。

六万九千名工人参加^①。

不願同貧困、迫害妥協的阿根廷无产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同改良主义者“在合法范围以内锻造武器”的号召相互矛盾。因此，工人代表在1908年5月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同改良主义的领导发生冲突，就不是偶然的了。

布宜諾斯艾利斯近郊的工业城基尔梅斯的工人代表建議在阿根廷社会工党的领导下成立統一的工会中央。党的领导者，包括总书记H. 莱皮托、工会首領奧頓和迪克曼在內，玩弄“工会的政治中立性”一类的詞句，否決了这一适时提出的建議^②。

基尔梅斯的工人代表离开了代表大会，党的首領也的确感到不便繼續把党命名为工人党。从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党便被改称为阿根廷社会党。从那时起，在党的本身内部就出现了不滿意领导上的改良主义活动的青年党员小组。这些小组定期在报刊上和工人面前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右翼社会党首領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反动实质。

1912年，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了解到胡斯托、吉·托馬索、莱皮托和迪克曼正把党拖下机会主义的泥潭，便在党内組織了“卡尔·馬克思著作研究中心”。在两年期間，“卡尔·馬克思著作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种不大的馬克思主义报纸《社会党的話报》^③。这个报纸的第一期指出，极端的改良主义影响开始在阿根廷起不良的作用，改良主义企图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同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沒

① J. B. Justo. 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 Historia. (胡斯托：《历史的理論和实际》)，布宜諾斯艾利斯，1909年，第378頁。

② A. Dickman. Los Congresos Socialistas. (迪克曼：《社会党代表大会》)，第18頁。

③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marxista en la Republica Argentina. Origen del Partido Socialista Internacional»,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国际社会主义党机关报》，布宜諾斯艾利斯，1919年，第12—13頁。

有关系的抽象科学理論。“卡尔·馬克思著作研究中心”和它的报纸提出，把反对党内的改良主义的斗争和傳布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理論的主要原則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①。

阿根廷社会党的领导用威胁和恫吓的手段消灭了“卡尔·馬克思著作研究中心。”尽管如此，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增强了。为了抗議领导的妥协主义路綫，党的一些有名的党员，其中有党的創始人之一、著名学者蒙塞·英汉涅罗斯，退出了阿根廷社会党。蒙塞·英汉涅罗斯在后来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热情宣傳者^②。

阿根廷社会党愈益走上变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力图在国会中爭得最多的席位。为了在这方面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竞争，社会党人在1904年把自己的第一名代表A. 帕拉肖斯送进了国会。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人获得了两个席位，而在1913—1914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六个議員席和一个参議員席^③。社会党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取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获得的較多。但是，“在1913—1914年取得大多数席位决不說明，选民有了社会党人的想法，他們投票贊成社会党，是表示抗議保守党人的統治制度”^④。

阿根廷社会党的議員和参議員在国会中同资产阶级合作。1916年，A. 迪克曼拟制了“关于合作和仲裁”的法律草案，在这个法律草案中他說明有必要成立一个禁止工人罢工的国家机关，用

① 《Esbozo de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la Argentina》。（《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布宜諾斯艾利斯，1947年，第16—17頁。

② 詳見B. H. 耶尔莫拉也夫著《拉丁美洲进步人士給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刊在《近代史和現代史》1957年第4期。

③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marxista……》，《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史》，第1—2頁。

④ 同上，第3—4頁。

“使工人同厂主和解”的办法防止发生罢工^①。A. 迪克曼并因这一法律草案得到阿根廷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鼓励奖金。阿根廷国会赞同 A. 迪克曼法律草案的基本论点，将其转交给直属总统领导的国家劳动院实际贯彻执行。

社会党人在其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中，主张土地由市政府征用并实行资产阶级式的合作化。在阿根廷有一百多万雇农、近五十万少地的农民和佃农的情况下，这一纲领是对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的嘲弄。

另一方面，党的首领们又鼓吹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小农场所有制。例如，阿根廷社会党的常任主席 X. B. 胡斯托提出了“公正的六十公顷份地”的口号，这就是肯定富农阶级在农村中的地位。胡斯托认为新西兰的农场经济是土地关系的典范^②。社会党人议会党团中的领导人吉·托马索在 1916 年更清楚地表示了用开拓荒蕪的国有土地的办法安置富农的思想，他写道，应当把土地交给有资本的人^③。

阿根廷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首领们从来没有说过有必要剥夺地主的土地和为农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他们并不隐瞒他们对武装的农民发动和农民用暴力的办法反抗地主剥削者，外国公司管理人抱有敌对态度。

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引起阿根廷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深刻尖锐化。在阿根廷，正象在世界大多数资本

① A. Dickman. Conciliación y arbitraje en los conflictos entre obreros y patrones. Tucuman. 迪克曼：《工人和厂主之间冲突的调停和仲裁》，都古曼，1916 年。

② J. B. Justo. El Programa Socialista del Campo. (胡斯托：《社会党的土地纲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5 年，第 10—12 页。

③ Cm. «Esbozo de Historia……», 参阅《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 16 页。

主义国家中一样，首先是以反帝和反战发动和游行示威为形式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潮开始了。

尽管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有矛盾，互无联系而且性质不同，但是在1914—1918年整个战争时期，它们都采取了反帝和反战的立场^①。阿根廷工会在致阿根廷劳动人民的1914年八月宣言中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宣言说：“欧洲战争不是别的，而是那些想用战争的办法取得一切利益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买卖。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只会丧失掉它所有的一切，甚至丧失掉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阿根廷劳动人民不分民族区别一致谴责这个战争的发动者……劳动人民除了资本主义以外，没有别的敌人”^②。

1915年10月，在圣保罗（巴西）举行了所有南美国家工会的反战代表大会，阿根廷的工人代表团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战争扼杀劳动人民的团结和友爱的感情，因此必须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为争取各国人民间的兄弟团结与和平而斗争^③。

右翼社会党人不愿积极反对战争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和极方想从在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中立而为自己捞取利益的阿根廷资产阶级不同，公开指靠“进步的”的美国帝国主义，并开始实行军国

① 在这一时期，阿根廷有两个相当大的工会联合：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阿根廷第五工人区域联盟和带有改良主义倾向的阿根廷第九工人区域联盟。它们是在前统一的组织阿根廷工人区域联盟的第五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分别成立的。它们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此外，国内还有“农民土地联盟”和许多拼凑起来的工会，其中最大的是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影响之下的铁路工人联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工人联盟。

② D. A. de Santillan. *La FROA. Ideología y trayec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revolucionario en la Argentina*. D. A. 桑蒂兰：《阿根廷工人区域联盟。阿根廷工人革命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年，第239—240页。

③ 同上，第255页。

主义的、亲协約国的政策。

当美国一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时，阿根廷社会党的首領們立即开始号召阿根廷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党的总书记莱皮托在《前卫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贊揚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侵略政策。他写道：“所有文明的各国人民应当团结在北美民主的周圍。”由于担心飽受美国武装侵略教訓的拉丁美洲輿論的反对，他立即接着說：“不应当害怕偉大的美国民主在将来会征服弱小的拉丁美洲国家”^①。

阿根廷社会党领导的罪惡的沙文主义和反工人的政策引起了劳动人民和社会党普通党员的不滿。1916年4月，在党内組成了团结在《前进报》周圍的具有革命热情的青年小組^②。《前进报》小組以自己的批評烈火向右翼社会党首領的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进攻。

阿根廷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为了迫害《前进报》小組，要求在党章內增加不允許青年同时参加党和小組两个組織的条文。《前进报》小組被消灭掉。但是，很快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更可怕的反对派。

社会党的青年，其中包括罗道里弗·吉奧里基和維多里奧·柯都維亞，在老革命者阿古斯托·孔、甘里赫·繆萊尔和不贊同自己的領導的一些阿根廷社会党中央委員（費尔里尼、皮涅隆）的支持下，成立了公开反对党的領導的馬克思主义小組。

左翼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形成是同于1917年4月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举行的阿根廷社会党非常代表大會的決議直接有关的。代表大會应当表明党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的国会党团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會上

① 《La Vanguardia》，（《前卫报》），1917年9月21日，12月5日。

②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17頁。

提出了一个沙文主义的決議草案，要求完全支持协約国并向凱撒的德国宣战^①。反对派的反提案指出：“战争是目前存在的以私人所有制和私人商业为基础的經濟关系的后果”^②，并且表示严勵譴責給劳动人民带来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

③ 尽管党的首領們在一个半月的期間，在《前卫报》上为自己的草案加紧宣傳，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不有利于他們。当选为阿根廷社会党代表大会主席的不是党的年高望重的首領 X. B. 胡斯托、而是不大著名的反对派的代表卡尔罗斯·帕斯卡里^③。胡斯托，吉·托馬索，迪克曼，萊皮托和所有那些断言战争是疯狂的凱撒維廉二世的战役，而必需予以制止的人，都遭到了失敗。

阿根廷社会党的領导为强使通过軍国主义的決議而进行的努力都毫无結果。由于看到这一決議的失敗是避不可免的，而且害怕丧失自己的威望，胡斯托决定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一个中派主义的决义草案，这个決議草案写道：“社会党不希望同任何人民断絕关系，它不发表任何有关战争的声明。社会党在国会中不作任何涉及战争的倡議”^④。

然而，就是胡斯托的这一个目的在于欺騙普通代表的橡皮草案也遭到了失敗：贊同这一草案的有三千五百六十四票，而贊同反对派公开譴責战争是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血腥搶劫的草案获得四千二百零四票^⑤。

① R. Ghioldi. 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n Argentinien. — «Internationale Press-Korrespondenz», (吉奥尔迪：《阿根廷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新闻通訊》，)1921年，第9期，第76頁。

②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marxista……»,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25—27頁。

③ 帕斯卡里在以后采取了中派主义、妥协主义的立場。

④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22頁。

⑤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28頁。

右翼社会党的首領們沒有从他們的軍国主义路綫在非常代表大会上的失敗中吸取应有的教訓。不但如此，參議員瓦里耶·伊貝爾魯塞并代表社会党在參議院 1917 年 9 月 20 日的會議上发言，要求政府立即对德国宣战^①。

为了回答这一对非常代表大会的反軍国主义決議的公然背叛行为，阿根廷社会党內部的左翼少数派組織了“保卫決議委員會”，保卫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并且发表了給党的呼吁书，揭露領導的亲帝国主义立場。党内亲帝国主义的上层領導宣布“保卫決議委員會”的所有成員是分裂分子，并建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社会党中央把他們开除出党。但是，首都的三个中央立即用向左翼少数派祝賀回答了这一建議^②。党的領導害怕自己的詭計遭到破产，亲自急忙把革命者开除出党。《前卫报》上充滿了肮脏的謾罵，不仅謾罵所謂的分裂分子，而且还罵那些譴責阿根廷社会党的軍国主义立場的党外人士。

为了抗議对“思想不同者”的迫害，“保卫決議委員會”于 1917 年 11 月 5 日发表了給党的新呼吁书，指出，已經官僚化的党的領導不擇手段地企图在政府內取得高爵厚祿。呼吁书說：“党的領袖走上了机会主义和否認階級斗争的道路。他們……把我們拋出党外，因为我們是在他們把党变为資产階級政党的道路上的巨大障碍”^③。呼吁书建議社会党的所有中央支持党的左翼。

党内早就成熟了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况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萊皮托、胡斯托、迪克曼，吉·托馬索和支持他們的奧道涅，A. 索拉里和阿迈里柯·基奧里吉无视无产階級團結一致的原則，

① 《Diario de Sesiones del Senado de la Nacion Argentina》，（《阿根廷国家參議院會議日報》），1917 年 9 月，第 40 期。

②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 41—42 頁。

③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 43—44 頁。

違背党章，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进行恶毒的誣蔑。阿根廷的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里貝尔吉写道：“虽然反对派支持列宁的立場，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却声明拥护克倫斯基沙文主义政府而且誣蔑布尔什維克”^①。

俄国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人类的历史开辟了新的时代。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攻击十月革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断絕了关系。在阿根廷同样也是如此。

象在关于战争的問題上一样，右翼社会党的首領对十月革命和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所采取的立場比阿根廷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場还要反动。为了恪守一定的“中立”，阿根廷将俄国的外交代表在1917—1918年放弃同反革命建立公开的联系^②。他們沒有支持英国大使罗卡尔特的敌視苏維埃政权的活動，可是阿根廷社会党人的首領們都贊同反对苏維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誣蔑列宁、年青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③。

在群众运动高漲的形势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阿根廷社会党的基层組織中馬克思主义傾向加强了。許多中央都表示同党的左翼少数派团結一致，它們并因此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被立即取消。

根据党的左派核心领导的发起，被开除的各中央的代表在1917年12月成立了筹备新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代表大会的組織委员会。

1918年1月5—6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举行了革命少数派

① P. G. Alberdi. El Partido Comunista en la lucha por la democracia,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y la paz. 阿尔貝迪：《共产党爭取民主、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布宜諾斯艾利斯，1958年，第3頁。

② A. de Julius. Relaciones diplomaticas Ruso-argentinas. 尤利斯：《俄国阿根廷外交关系》，布宜諾斯艾利斯，第31—32頁。

③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24頁。

中央的代表大会，在会上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党，1920年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

22个脱离了或者被开除出社会党的中央的代表們出席了代表大会。在成立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中間有南美的杰出馬克思主义宣傳家基奧里吉，柯都維亞和列卡巴林^①。

代表大会討論了国际局势和国内的政治形势，表示热烈支持十月革命，贊同“原則声明”和党章，并通过了致阿根廷人民宣言。

“声明”指出，国际社会主义党以馬克思主义原則为基础。在声明中解釋說，在資产階級社会里資本家是生产資料的主人，而且国家是为他們服务的。至于无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寄生的資本家生活极其奢侈，而工人則生活在貧困和无知之中。要改变这种情况，工人階級就应当奋起保卫自己的利益并从資本主义桎梏下解放作准备。

“声明”接着說，必須用集体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点只有通过用“組織起来的无产階級的力量”^②进行革命的办法才能达到。

代表大会制訂了党的工作綱領，决定为反对机会主义和一切妥协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綱領指出，党的任务是在群众中間經常不断地进行政治工作。特別注意把工人团結到工会中去，使工会成为“工人階級解放的强有力的武器”^③。

成立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些其他的文件；并向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和俄国共产党发出了致敬电。电报

① J. 9. 列卡巴林(1876—1924年)是智利的印刷工人、政治流亡者、《宿宜諾斯艾利斯印刷工人联盟》的领导者、智利的阿根廷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任总書記。

②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51—52頁。

③ 同上，第52頁。

說：“光荣属于俄国的布尔什維克！由于他們的活動可怕的世界大屠殺縮短了好多年，从而使人类拯救了数百万生命。世界社会主义的英勇先鋒队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奠定了人类沒有階級特權和社会特權、沒有專制、沒有戰爭的未來新社会的基礎”^①。

根据成立代表大會的決議，国际社会主义党在1918年1月中发表了告人民宣言。在宣言中宣布了同社会党断絕了联系的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宣言指出，“阿根廷社会党出卖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并且不再同社会主义有任何关系；它已經墮落成資產階級的組織”。宣言揭露了右翼社会党的首領对俄国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維克和对“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政府”^②——苏維埃政府的誣蔑。

宣言帶有明显的反帝国主义性質。宣言強調指出了阿根廷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从屬地位，并且指出，阿根廷人民身受双重剝削。

宣言在結束時說：“大地上吹起了火熱而急劇的自由之風。这股風产生在俄国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傳播着。我們在这里，在美洲的这一地区要成为深刻的革命改造的真正积极的参加者。无产者，如果你們要同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步調一致前进，而且不願証某些人出卖你們自己的利益，就請你們参加我們的队伍”^③。

对在成立代表大會上通过的文件所进行的分析，說明“国际社会主义党是以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原則建立起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同国际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着。

同时，从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清楚地看出新誕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够成熟。譬如，在这些文件中，甚至在“原則声明”中都沒有提出无产阶级專政的問題。代表大會的一些決議帶有純宣言式性

①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66頁。

② 同上，第57頁。

③ 同上，第58頁。

質，沒有指出具体的最近期間的任務和阿根廷階級鬥爭的明確路線，沒有揭示出遠景。

舊社會黨的遺毒還長期地影響着國際社會主義黨在以後的活動。黨的幹部在理論方面的修養淺薄。阿根廷社會黨的許多過去的黨員表現不穩定，或是向宗派主義、或是向改良主義搖擺。然而，儘管有這些缺點，1918年的1月代表大會仍然標志着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和馬克思主義在阿根廷對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勝利。代表大會“打開了無產階級群眾的眼睛，使他們看到社會黨的機會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危險；它使阿根廷無產階級明確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極其偉大的意義”^①。

國際社會主義黨邁出的第一步是非常艱難的。它遭到來自政府方面和反動派的迫害。社會黨的黨魁毒害了它。國際社會主義黨的組織者之一、阿根廷共產黨總書記羅道里弗·基奧里吉在1921年寫道：“國際社會主義黨克服了空前的阻礙：它人數少，沒有錢，沒有宣傳工具……但是它仍然定期出版“國際報”，並由於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毫不动摇的信心，它堅持反對強大的敵人”^②。

國際社會主義黨的宣傳活動不只限於辦報紙。國際主義者還出版、並且在工人中間散發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早在1918年，他們就已經發表並且通俗地介紹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而在1918年12月又出版並推廣了列寧的著作“社會主義與戰爭”。1919—1920年期間，他們出版並在小組內研究了列寧的著作：“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許多其他著作。國際社會主義黨的報導和宣傳對在阿根廷傳播

① 吉奧爾迪：《阿根廷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新聞通訊》，1921年，第9期，第79頁。

② 同上，第10期，第88頁。

关于十月革命和苏維埃俄国的真理,起了重大的作用。

国际社会主义党在工人中間的影响增强了,在1918年10月它就参加了首都的市政选举。投票贊同它的有三千二百五十八票。这使它得到在市政府內拥有一名顧問席位的权利。1920年2月,这位顧問向市政府的協商委员会提出了請阿根廷国会必需在外交上承認苏維埃俄国的呼吁书。在1920年的市政选举中,国际社会主义党在首都获得五千零六十一票,在罗薩里奧城获得三千一百十四票,并且已經拥有几名顧問的席位。

国际社会主义党积极参加了支持苏維埃俄国的游行示威和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展开的阿根廷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

1918年12月,阿根廷最大的工会中心阿根廷第五工人区域联合会在其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支持十月革命的声明。工人联合会代表国内的全体劳动人民对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的英勇努力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声明說:“我們贊同巩固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它不仅表达,而且体现了无产阶级最良好的願望”^①。

声明繼而坚决抗議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为此,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个廣場上为俄国人民反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英勇斗争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

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阿根廷的一些重要国内事件正在发展,这时,在工人运动某种程度上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后,阶级斗争也正尖銳化。1917—1918年的經濟蕭条和1920—1921年的危机造成了失业現象、生活費用上漲和广大人民群众物質状况的急剧恶化。这和十月革命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强大影响同样引起

^① 《阿根廷共和国馬克思主义社会党史》,第61頁。

了阿根廷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高潮，下表正说明这点^①。

年 份	罢 工 次 数	参 加 者 的 人 数
1916	80	24,321
1917	138	136,062
1918	196	133,042
1919	367	308,967
1920	206	134,015
1921	86	139,761

在阿根廷全国无产阶级罢工高涨的同时，学潮也在1918年开始了。在哥尔多巴城，大学生在民主舆论的支持下占领了大学，当众焚烧了旧章程，驱逐了反动教授并宣布大学自治。哥尔多巴的工人联合会支持学生运动，这就使学生运动有了战斗性^②。

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和全国民主运动在1919年达到了最高潮。阿根廷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群众都参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港口工人的罢工，哥尔多巴和门多札的工人总罢工，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月事件。

国际社会主义党在这些战役中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仍占多数的罢工委员会。

1919年的一月事件以“流血的星期(或悲剧的星期)”载入阿根廷的史册。在1月7—15日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布满了街垒。工人占领了兵工厂并同正规军队进行战斗。首都的交通中断，商业停顿，工厂和印刷厂都关了门^③。这一事件的当代人和

①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15、36页；B. 帕廷斯基：《全世界在数字中》，第2卷，柏林，1925年，第324—325页；G. del Mazo. El Radicalismo. G. 马索：《激进党》，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第185、192页。

② 《La international》，（《国际报》，）1922年10月15日。

③ 《The Times》（《泰晤士报》），《Manchester》（《曼彻斯特卫报》），1919年1月11日，1919年3月6日。

参加者之一在事后写道：“这座大城市在好几天内实际上处在工人手中的”^①。

国际社会主义党人深入到群众之间。他们同无产阶级一起在街垒上战斗，参加了为殒葬被打死的工人而举行的二十万人大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②。国际社会主义党人的宣传员在士兵中间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从罗萨里奥前来镇压工人的陆军兵团的一部分拒绝向自己的兄弟开枪。

阿根廷无产阶级的自发革命力量是伟大的，但是就是在斗争最高潮的时候，它仍然是孤独的，而在思想上是没有经过训练的。

虽然会员人数达十万以上的主要工会中心——阿根廷第五工人区域联盟号召工人积极参加斗争，在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影响之下的另一个会员人数约为三万人的工会中心——阿根廷第九工人区域联盟却拒绝参加斗争，局限于“在道义上支持罢工者”。

1月11日，即在街垒战斗正紧张的时候，当内务部长为了拯救政府的处境而同意释放以前被逮捕的工人时，阿根廷第九工人区域联盟的领导者通过了从1月11日起停止斗争的背叛性的决议。这是对工人事业的卑鄙背叛，是从背后打击那些在街垒上同政府军队进行战斗的人们。

国际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谴责了社会党工会魁首的又一次背叛。国际社会主义党在告劳动人民书中号召支持全国总罢工，并要求政府立即把军队撤出布宜诺斯艾利斯，释放政治犯和满足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③。

① D. A. Santillan. La FORA, 桑蒂兰：《阿根廷工人区域联盟》，第258—295页。

② 根据官方的材料，从1月7日到15日牺牲了一千五百名工人，而根据更新更确切的材料，有二千多工人被杀害有四千左右工人受伤。

③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40页。

罢工者的本身队伍中缺乏统一行动，这对一月斗争的结局，起了非常有害的影响。罢工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的领导完全没有考虑支持罢工的居民，也没有考虑斗争的目的。无政府主义者号召为了未来而进行全国起义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但是什么是未来，这连他们自己也不了解，或是常常做出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策略和没有目的性是同工人不相容的，而且破坏了斗争。

但是，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无产阶级失败而告终的“流血的星期”事件并没有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事件说明了那些号召“总体破坏”一切、同剥削者和国家有关系的无政府主义领导是完全错误的。工人同警察和军队的武装搏斗也再一次揭穿了号召妥协、号召用“和平的”办法解决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根本问题的右翼社会党首脑的背叛行为。

罢工运动的浪潮就是在“流血的星期”以后也没有平息。

雇农和无地的农民也掀起了反对贫困和残酷剥削的斗争。1919—1921年期间，在圣大非，都古曼，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省和主要养羊区巴塔哥尼亚的辽阔土地上发生了雇农的大规模发动，这些发动遭到政府军队的野蛮镇压。

阿根廷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高涨正是在世界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共产国际成立的时代，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在任何机会主义者也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的时代^①。

国际社会主义党在这种条件下于1919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决议。决议之一是向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党发送叙述阿根廷革命者同阿根廷社会党断绝关系、成立国际社会主义党的理由的正式文件。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标题为《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国际社会主义党的出现》的文件揭露了阿根廷社会党右翼社会党首領的背叛行为，并阐述了新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当时第二国际已经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年青的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不愿意同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第二国际有任何关系。它永远断绝了同第二国际的关系。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欢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并且在同第二国际完全断绝了关系以后，很自然地转向了成立不久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国际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欢迎第三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和为此目的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①。这样，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便成了实际加入共产国际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

但是，阿根廷国内的镇压和迫害不允许派遣国际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于是，国际社会主义党便请求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通知莫斯科：国际社会主义党加入共产国际。国际社会主义党是被邀请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党之一^②。

1920年7月2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任何工人政党加入共产国际所必需的著名的二十一项条件。条件的最后一项是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名称应为共产党。

因此，1920年12月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并更改了党的名称。国际社会主义党更名为阿根廷共产党。它成为共产国际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支部。

①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41页。

② 《El Comunista》(España)，第106(《共产党人》)(西班牙文)，1920年7月3日。

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党的总书记罗道里弗·基奥里吉为首的，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①。

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 and 政党的名单说：“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在其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二十一项条件，并且现在改名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阿根廷共产党”（1921年2月7日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报）^②。

共产国际的成立和阿根廷共产党的加入共产国际给予了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大影响。在1919年1月的日子里毁坏了自己声誉的阿根廷社会党内部又开始了混乱和分裂。基层的社会党人群众要求的支持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基础上尽快改变党的立场。

在社会党内形成了以党的老党员、拉普拉大学法律学教授、参议员瓦里耶·伊贝鲁塞亚为首的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大集团。瓦里耶·伊贝鲁塞亚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拒绝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阿根廷社会党争取加入第三国际的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致党的领导尽管明显地不愿意，但被迫不得不在1920年底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加入还是不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

代表大会在巴亚布兰加城举行，进行得非常激烈。很多第三国际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的意见不一致。其有有些人采取了动摇的中派路线，想在不同第二国际完全断绝关系的同时，加入第三国际。另一些人赞同加入第三国际并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但是反对必须赞成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反对派的领袖瓦里耶·伊贝鲁塞亚虽然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保卫苏维埃俄国和第三国际

① 《La Internacional》，（《国际报》），1922年7月1日。

② 《共产国际》，1921年，第16期，第3934页。

的很漂亮的講話，但是在同阿根廷社会党的領導完全断絕关系这个問題上，表現动搖。

第三国际的彻底拥护者主要是“克拉銳达德”（“明确”）小組的青年代表，他們出版了同名的報紙。青年代表当中有卡尔罗斯·馬烏里，皮德罗·恰兰蒂，奥列斯切斯·基奥里吉，他們在以后都成了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代表大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投票表决关于无条件加入第三国际的決議。贊同这一決議的有三千六百五十六票，反对的有五千零十三票^①。

右翼社会党領導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胜利，但是动搖的那一部分人，包括伊貝魯塞亚在内，仍然服从了決議，拒絕支持“克拉銳达德”小組。然而，瓦里耶·伊貝魯塞亚和第三国际的其他拥护者繼續积极反对对共产党人的誣蔑和保卫馬克思主义。反动派为了对此进行报复把伊貝魯塞亚赶出了参議院。

“克拉銳达德”小組在阿根廷共产党威望增长的影响下召开了代表會議，会上通过了无条件加入共产党的決議。在这以后，O. 基奥里吉，II. 恰兰蒂和以前属于“克拉銳达德”小組的其他共产党人，很快地就领导起于1921年出現并在1922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形成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工作。1922年10月公布了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支部——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盟章^②。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同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处在一幢大厦内，而且联盟的書記同时被选为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員。青年联盟的盟員年滿十八岁时就加入阿根廷共产党。因此，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把自己的工作同共产党的活动密切配合，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經常的帮助和支持。

①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45頁。

② 請閱《国际报》，1922年10月20日。

1918—1922年在阿根廷展开的革命运动被反动派的力量镇压下去。但是，这一运动，特别是1919年1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1919—1921年的农民运动，对于国家的今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工人阶级和农村的劳动人民不仅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并且还使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1919—1923年颁布了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和限制企业主专断的法律。为工业工人和运输工人确定了八小时工作日，颁布了工人有两个星期的工资照发的假期和星期日休息的命令，承认工人有自由参加工会和有限制的宣布罢工的权利^①。

通过了有关土地问题的部分法律：关于农业租赁的法律（1921年9月通过），根据这一法律，租赁的有效期限延长为四年，而且地主在这一期限未滿之前没有权利把租赁者从土地上赶走；关于以现金支付雇农全部劳动的法令；为家庭仆役颁发劳动证的法令和许多限制地主专断的其他法律^②。

人民群众运动是造成阿根廷政府的某些反帝国主义行动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它拒绝把阿根廷的石油康采恩交给美国垄断组织“美孚油公司”等等。

阿根廷的进步力量，首先是年轻的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巩固自己的队伍的后来的斗争中，利用了1918—1922年革命斗争的经验。

阿根廷共产党在1923—1929年期间的活动，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内出现了工人运动的低潮，这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在1919—1922年期间所遭到的沉痛的失败造成的。在资本主

① 請閱 A. N. Morrone. *El Derecho obrero y el presidente Irigoyen*.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1928年，第132、134、203—205頁。

② 同上。

义部分稳定时期，阿根廷的阶级斗争的相对和平性质，是由于经济活跃、没有失业的大军和掌握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用比较灵活的办法管理国家所决定的。

统治阶级的宣传断言好象国家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即“繁荣和民主”的时期来到了。在散布蛊惑性的宣传的同时，还向劳动人民做出了某些让步。

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不仅被社会党的首领们，而且被政府自己和它的机关，特别是被国家劳动院散播着。国家劳动院号召工人同“劳动人民的政府”合作。

同时，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没有减弱限制和镇压共产党人的政策。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匪徒的“志愿”组织“阿根廷爱国同盟”和“劳动协会”袭击阿根廷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杀害他们。这些组织同警察协同活动，进行挑衅，把工人和民主主义者投入牢狱。

共产党的人数不多和队伍的不坚强妨碍了它的活动。1922年阿根廷共产党一共仅有三千五百名党员^①。其中有出身于旧社会党的党员，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包袱压着他们。党内也还有一些“左的分子”、来自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其他组织的同路人。

依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阿根廷共产党克服了一切困难。它英勇地，坚持不懈地为反对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争取阿根廷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进行斗争。

1922年3月，在共产党的发起下举行了阿根廷工会的联合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以合并阿根廷第五工人区域联盟、阿根廷第九工人区域联盟和许多其他工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国家的统一工会中央——“阿根廷统一工会”。阿根廷统一工会代表大会谴责了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并且表示赞同工会的阶级立场。做为

^① 《Jahrbuch für Politik-Wirtschaft-Arbeiterbewegung, 1922—1923》，（《1922—1923年政治、经济、工人运动年鉴》），柏林，1924年，第548页。

階級斗争的主要内容——无产階級专政問題，第一次在这个工会代表大会上被提出^①。

但是，阿根廷无产階級在某种程度上不成熟和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在加入工会国际的問題上影响了联合代表大会。虽然代表大会仍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大多数的代表支持工团主义者关于工会在政治上“独立”和“中立”的決議^②。

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欢迎阿根廷工会統一的同时，譴責了它的“中立”。工会国际呼吁說：“要使任何一个工人組織处于孤立是不能容許的”^③。

改良主义者利用了阿根廷統一工会的“中立”。在最大的专业工会中，在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間，展开了爭夺影响的殘酷斗争。这一斗争在铁路工人联盟、印刷工人联盟、冶金工人联盟和建筑工人联盟中，进行得尤其尖銳。改良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利用有利的形势，夺取了許多主要工会的統治地位，并摧毀了阿根廷統一工会。1926年他們成立了會員人数为八万人的“阿根廷工人联合会”^④。它的主要核心是铁路工人联盟。

然而，改良主义者沒有能够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統一的强有力的工会中央。共产党人在建筑、肉类、冶金和其他工业部門的工会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他們号召工人在保卫工人階級的迫切需要，在同帝国主义、企业主斗争中进行階級支援的基础上，团結一致。

为了工人階級的团結一致和建立劳动人民的統一战綫，阿根廷共产党人还在那些譴責改良主义，但是却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

① 《La Internacional》，（《国际报》），1922年8月7日。

② 同上，1922年7月1日。

③ 《紅色工会国际》，1922年，第9期，第737頁。

④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49頁。

想的工人中間，進行了巨大的解釋工作。這是一項不容易，但富有成果的工作。1925年7月，大批有革命願望的無政府主義者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同意阿根廷共產黨的行動綱領^①。

阿根廷共產黨團結了國內的一切進步力量，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擴張而鬥爭。美國壟斷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可抑止地涌進南美，把自己的對手擠走。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從1912年的十二億美元增長到1928年的四十九億美元，美國在阿根廷的投資從1914年的四千萬美元增長到1928年的四億五千萬美元^②。

為了使南美國家服從自己的統治，美帝國主義在南美國家之間挑撥衝突，在它們的關係中間製造緊張，武裝一些國家反對另一些國家。1926年，美國供應了阿根廷大批武器和裝備，為它建造了軍艦，並提供了改組海軍的貸款。另一方面，美國又武裝巴西，教唆這些國家彼此反對。美國繼續占領中美的許多國家。喪失獨立和屈從美國壟斷組織的利益的現實威脅籠罩着拉丁美洲。

1922年8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美洲國家關於國際法問題的代表大會，會上美國代表團在“美洲各國人民團結友好”的幌子下，企圖把這些國家組織成一個在美國領導下的集團。阿根廷右翼社會黨的首領們歡迎同“美國民主”結成同盟，並且厚顏無耻地大舉贊揚代表大會和美國代表團的活動。

為了揭穿改良主義者的假仁假義，共產黨的報紙寫道：“無產階級不應當成為這一謊言的犧牲品。和平和各國人民友好的真正敵人是資本主義。在美洲大陸上，戰爭和仇恨人民的最大危險是來自貪婪險惡的美帝國主義。誰說美帝國主義的意圖是善良的，誰就不是和平的保衛者，而是戰爭和世界毀滅的幫凶”^③。

① 《阿根廷共產黨黨史綱要》，第57頁。

② 柯都維亞：《論文和講話》，1957年，第42—43頁。

③ 《La Internacional》，（《國際報》），1922年8月30日。

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劳动人民，而且广大人民阶层的所有爱国者都对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表示愤慨。例如，1922—1928年，E. 莫斯考尼就领导了保卫阿根廷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免受“美孚油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侵害的广泛运动^①。

1925年，阿根廷共产党开始进行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组织“反帝国主义同盟”的运动，这一组织的使命是团结国内的所有爱国民主力量。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B. 柯都维亚在1926年写道：“强大的反帝国主义同盟将是制止帝国主义向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冲击的堤坝，并将成为开展争取美洲大陆各国人民真正独立斗争的主要基地”^②。

“反帝国主义同盟”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民斗争高涨的情况下建立的，当时美帝国主义正以武装干涉威胁墨西哥，并进行反对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尼加拉瓜的毁灭性战争。阿根廷共产党人成立了支援尼加拉瓜起义者反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英勇斗争的群众性的委员会^③。

阿根廷共产党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兄弟党一起积极参加了于192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反帝国主义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大会工作。这一目的在于加强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各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的团结的大会，对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付以极大的注意力。根据阿根廷共产党领导人（B. 柯都维亚）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人（A. X. 梅里亚）的消息，大会表示热烈支持尼加拉瓜的起义斗争，并号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抗美帝国主义的

① Cm. E. Mosconi. La batalla del Petróleo. 请参阅（莫索尼：《石油斗争》），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年。

② 柯都维亚：《论文和讲话》，第32页。

③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63页。

无耻侵略中加强团结^①。

阿根廷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给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以兄弟支援的原则。它的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根廷共产党不仅组织了1918—1920年的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游行示威和1921—1925年的“援助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活动，而且不倦地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制度的真理。1924年在阿根廷出现的“俄国友人协会”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出版了宣传介绍苏联生活的《东方杂志》。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介绍，对揭露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谎言极为有利。

阿根廷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为相互支援和国际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攻而进行的全部多种多样的斗争活动，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有很多公开的和暗藏的仇敌。其中最坏的是企图消灭党的、党内空谈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动派和挑拨者的直接代理人钻进了党内。由于1928年以前不曾间断的派别斗争，共产党没能制订出自己的明确的纲领和口号。

共产国际在反对派别活动者、制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纲领的斗争中，给了阿根廷共产党人巨大的帮助。1925年，在阿根廷共产党内部派别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阿根廷的同志们发了“公开信”^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了站在首先保卫阿根廷无产阶级的具体要求的立场上的阿根廷共产党多数派。阿根廷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左倾”观点和他們关于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等等进行直接斗争的冒险主义的口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内的建立将有助于党的队伍

①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63页。

② 《Carta abierta》。——《La Internacional》，（《公开信》。——《国际报》）1925年4月4日。

的巩固和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

共产党的领导广泛讨论了“公开信”，于1925年12月底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的未来纲领和消除派别斗争。代表大会斥责了“左倾分子”，并把以卡艾塔诺·奥里奥罗为首一大批分裂分子驱出党的队伍，因为他们不服从党的大多数^①。

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分裂分子组织了所谓的“工人共产党”，并在他们的报纸《火花》上开始进行反对共产党的诬蔑运动。这时，在阿根廷共产党的内部有一个不大的以党的书记胡塞·庇涅隆为首的机会主义集团在活动，胡塞·庇涅隆企图按照阿根廷工党的样式把无产阶级的政党改组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②。

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阿根廷共产党的多数派揭露了庇涅隆路线的取消主义实质。在他身上还有着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影响，因为他在加入共产党以前曾在社会党内担任领导职务。

庇涅隆机会主义集团在1928年11月的阿根廷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这样便结束了威胁阿根廷共产党存在的最后危机。

阿根廷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当前生活的转折点，而且是确定党的明确的斗争前景的转折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在具体研究了经济、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布情况的基础上，详细制订了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决定引导工人阶级和阿根廷人民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土地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

代表大会是在于1927年底出现的工人运动新高涨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柯都维亚写道：“已经可以把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危机时期看为是已经过去了的阶段”^③。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为

①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纲要》，第57—58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柯都维亚：《论文和讲话》，第36页。

党在群众中的活动打开了广闊的远景。从这一时候起，我們的党开始在肉类、紡織工业的大企业的工人中間和铁路工人中間获得威信”^①。

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增强了。1927—1929年发生了肉类、建筑和皮革工业工人的大規模发动，以及为保卫政治犯（包括被美国反动分子殘酷杀害的著名革命者薩柯和万采蒂在内）的大規模总罢工。

出身于工人阶层的阿根廷著名的共产党员干部，例如赫罗尼莫·阿尔瓦雷斯^②，胡塞·皮特尔，伊斯考罗和其他人，在罢工斗争中成长起来。

作为拉丁美洲主要无产阶级政党之一的阿根廷共产党，在1929年7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举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第一次代表會議和在會議的工作中起了出色的作用。阿根廷共产党人在代表會議上做了关于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反帝国主义同盟”的活动和其他的主要报告^③。代表會議向拉丁美洲的所有共产党提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或反封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斗争任务。还决定拉丁美洲的兄弟共产党彼此經常保持联系，并创办了共同的刊物《南美通訊》^④。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會議标志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整个大陆范圍內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胜利。阿根廷工人运动和整个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了，这正赶上1929—1933年的破坏力很大的經濟危机。

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离开了改良主义和

① P. G. 阿尔貝迪：《共产党爭取民主、民族独立和平等的斗争》，第4頁。

② 从1938年起，赫罗尼莫·A·阿尔瓦雷斯是阿根廷共产党的总書記。

③ Cm. «El Morimiento revolucionario Latino Americano» (S. S. A. de la J. C.). (《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布宜諾斯艾利斯，1929年。

④ 《阿根廷共产党党史綱要》，第66頁。

无政府主义。他們更加积极地支持在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斗争中英勇保卫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政策。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和在組織上的巩固在1929年以前就完成了。从此以后，任何力量也不能消灭在无产阶级为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奴役下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诞生的共产党。

* * *

在以后的年代里，阿根廷共产党經受了許多严峻的考驗，其中有1932—1933年的殘酷鎮压，1943—1945年的監獄和集中营，1946—1955年的中伤和迫害的艰难时期。党在斗争中丧失了无数优秀的儿女，包括在人民中間享有威望的工人領導者和爭取和平和民主的战士卡尔洛斯·阿基列、卡里沃、印加里森利亚博士和塞里伊。

阿根廷共产党在一切打击和困难面前坚持下来，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得到了鍛炼，人数增加到八千六百人，它成了民族的重要力量，成了阿根廷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尽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阴谋活动，这个先鋒队的力量日益增强。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赫罗尼莫·阿尔瓦雷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非常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說：“我們可以保証說，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們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保卫經濟独立、民族进步和和平的斗争”^①。在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同时，阿根廷共产党領導着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国家独立和平对外政策、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民族力量的英勇斗争。

〔翟世雄譯自苏联《近代史和現代史》1959年第三期〕

^① 苏联《真理报》，1959年2月3日。

阿根廷工人階級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和利益的鬥爭

阿根廷共產黨總書記阿爾奈多·阿爾瓦雷斯

人數為一百五十萬以上的阿根廷工業無產階級以自己的戰鬥傳統而聞名。阿根廷工會團結着約四百萬工業和農業職工，目前它是整個拉丁美洲最大的勞動人民組織的之一。

阿根廷的勞動人民不顧最殘酷的迫害，加強着爭取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的鬥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精神和要求統一的願望。工人階級在鬥爭過程中愈益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意義。反動集團千方百計地企圖破壞工人運動，企圖使廣大的工人群眾迷失方向。

必須指出，1955年政變（自稱為“解放者”的武裝隊伍推翻了庇隆政府）的任務之一就是消滅工會的中央組織——全國勞動人民聯盟。從1955年起到現在，全國勞動人民聯盟一直被禁止。工會組織遭到軍閥的攻擊，軍閥企圖破壞工會組織，消滅工會最起碼的權利，以及勞動人民在多年鬥爭過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果實。

在阿蘭布魯統治時期，和在庇隆政府統治時期一樣，所有的罷工都被宣布為非法並遭到最殘酷的鎮壓。現屆政府最初曾不惜做出各種各樣的民主和進步的諾言，而實際上却利用過去的反動法律和鎮壓機關反對勞動人民。

反動派用把自己的走狗拉上工會領導職務的辦法，分裂工會，現在工會被分為三個組織。儘管如此，在最近幾年里展開的大罷工鬥爭都得到了所有工人組織的行動配合。在基層工會里，許多小組展開了爭取永遠統一行動的運動。從而為把工會團結成一個

統一的組織准备基础。

共产党人是主張劳动人民团结的先进战士。因此，政府机关和所有反动力量都竭力抵制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使用了形形色色的詭計，阻撓把共产党人选上工会的领导职位。

在最近几个月举行的工会选举中，政府机关破坏工会的章程，蹂躪工会的权利，干涉选举的进行，为歪曲选举的结果和把反动的“党魁”拉上领导职位制造条件。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反动力量便于控制工人运动。

然而，阿根廷的劳动人民保持了自己的战斗精神并准备好保卫自己的要求的斗争，不理睬那些企图制止这一斗争的工会首領。

工会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它有着高度的战斗力。最残酷的迫害也不能吓倒劳动人民，不能阻止他们发展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这一点是愈益明显了。工人们愈来愈多地从经济要求转向政治要求，要求保卫民族主权免受帝国主义者殖民政策的侵害，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保卫和平而斗争。

虽然政府背弃了自己的綱領而执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政策，但是工人阶级却成了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在反对使国家屈从于帝国主义，反对飢餓和貧困政策的旗帜下勇敢前进。在政府集团内，飢餓和貧困政策被改名为是“经济稳定计划”，“节约和牺牲的计划”。

这个计划强使阿根廷接受在美国壟断組織指使下活动的国际货币基金。这个计划沒有经过內閣的討論，也沒有提交国会审查，其真正的实质是瞞着人民的。实际上，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使国内的經濟困难加深（而国内的經濟困难主要放在劳动人民身上），使民族工业破产，使民族財富轉註給美帝国主义，并最后使国家沦于殖民地从属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答应“減輕經濟危机”，提供只有在实行“严

格的“節約制度”的条件下才以数额不大的若干份额支付的3亿美元借款。在提供借款的条约中包括下列要求，这些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为阿根廷政府履行了：（一）“稳定”阿根廷的货币；事实上；这种“稳定”造成比索的急剧贬值和物价的飞涨。（二）取消国家对对外贸易的监督；其后果是进口原料、机器、设备和其他商品的价格高于和其他各国以前签订的双边条约所规定的价格。（三）冻结工资，使集体劳动协议书的条件更加严格，使工人的劳动更紧张化。（四）在急剧削减国家贷款的同时增加税收。（五）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进入国内，对阿根廷的经济进行经常的监督。

目前，首先是工人阶级正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极其有害和侮辱性要求的斗争。工人阶级是受到为政府支持、执行的破产政策的危害最大的一部分人民。

工人的工资现在稍高于1955—1956年的水平。然而，生活费用却增长很多。根据资产阶级的统计材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长了50%多。仅在最近几个月内，交通运输费提高60%，石油和其他燃料的价格——300%，油脂——70%，肉——100%，面包——100%多。1958年10月的平均工资为二千二百九十比索，而最低的生活费（对一个有两个小孩的工人家庭而言）却为四千七百五十比索。因此，工资还保障不了生活必需费用的一半。尽管如此，政府现在还禁止提高工资，并且宣布，今后只批准规定工资的增加不超过30%的协议书生效。政府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实际工资的继续降低。

同时，根据政府的“节约计划”，决定大批解雇铁路工人、国家职员、煤气工业工人、冷藏企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人。解雇已经开始。这将使失业大军更加扩大。

根据政府和某些经济学家的声明，在1959年第一季末就已经开始完全看到实行为期两年的“经济稳定计划”的结果。

社会广大阶层的日益加深的不满是国内形势的特点。群众的要求和現政府的政策之間的矛盾愈益尖銳化，群众在 1958 年 5 月总统的选举中曾投票贊成政府在經濟、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改革綱領，但是現政府的政策却远远离开了它所許諾的綱領。

1958 年年中展开的大規模罢工，說明、組織起来的工人阶级使强加在国家身上的反人民的政策遭到强大的反抗。隨着劳动人民团結的增强，产生了領導各个社会阶层共同行动的有組織的中心。

仅到 1959 年 1 月以前，就发生过下列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的发动：石油工人抗議把阿根廷的石油轉让給外国壟断組織的協定的罢工；所有大城市，特别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学生的巨大游行示威；有四百万工人和職員参加并受到小商人关闭商店支持的反对物价上漲的廿四小时总罢工；铁路工人为期三天的总罢工，政府为了反对这次罢工，动用了察警和軍隊，成立了镇压罢工者和其領導者的軍事法庭；紡織工人的大罢工，他們占据了工厂，要求提高工資并降低物价；以及其他經濟部門的許多反对現政府政策的罢工，这些罢工往往伴随着同警察和軍隊的流血冲突。所有这些战斗发动証明，劳动人民和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共同参加了政治斗争。

象 1959 年 1 月 19—21 日总罢工这样重大的事件特別能說明政治形势。这次罢工波及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电报和电话、港口等所有經濟部門。通过把布宜諾斯艾利斯“里山德罗·戴·拉·托列”国营肉类联合工厂和冷藏庫出租或出賣給私人商行的法令，是这次罢工的主要理由。为了反抗廢除国有化，这个企业的工人宣布罢工。此外，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和降低物价。企业行政当局借口“国家節約計劃”拒絕提高工資。

上述法令被批准以后，事件开始急速地发展。八千名工人占

据了肉类联合工厂，鎖上了厂門。政府命令註出被占据的厂房，出动了有坦克支援的三千名武装警察和士兵对付工人。发生了多次冲突，許多工人受了伤。

在首都主要是无产階級集居的近郊地区的居民拥上了街头，抗議鎮压罢工工人。他們沿途关闭了商店，停止了工厂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宣布同罢工者团结一致。

阿根廷的所有三个工会組織都宣布了四十八小时的总罢工，表示支持国营肉类联合工厂的罢工工人。在許多城市，特别是在无产階級集居的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在好几天内，抗議游行示威的規模愈益壮大。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工人階級的行動团结一致，来自小商人、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約支持坚决有力。

大政治党派，首先是共产党，以及“阿根廷保卫人权同盟”，“阿根廷妇女联盟”和其他群众組織，都声明支持这一在取消軍事状态、廢除臭名远揚的“节约計劃”、釋放所有被捕的工人和停止軍閥干涉工会事务的口号下进行的斗争。

为了鎮压这一人民运动，政府动用了十万多士兵的軍隊。工会的办公处所被武装部队占领，成百的工人被投进座落在遥远南方的集中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所有三十五个党部和其他城市的党部、以及《时报》編輯部和《我們的話报》周刊編輯部的办公处所都被警察占据。

政府宣布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工业的工人处于动员状态，并在这些經濟部門建立了軍事管制。成立了鎮压工人的軍事法庭。国内充滿暴力和警察迫害的气氛。

警察和軍隊是政府的“支柱”，而政府的“后台”——壟斷康采恩，則要求在国内为外国投資建立“有利气氛”。

在这些英勇的日子里，领导人民运动的工人階級为爭取民族

自由和獨立的历史写下了光輝的一頁。阿根廷人民，而且首先是工人階級开始認識到，問題不仅是部分的要求，而是最高的利益，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未來。

进步力量的胜利將取决于他們的團結一致，并且首先取决于工人階級的團結。在最近几次的战斗中，各个不同的工会組織采取了共同的、聯合一致的行動，这个事实是极为重要的。国内一些大工会的积极會員所建立的“爭取工会團結和統一行動运动”的組織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現阶段，这个組織正进行着巨大的工作，以便在反映劳动人民主要的、迫切的共同利益的綱領的基础上，重建阿根廷一切工会共同的中央領導机关。

[霍世焜譯自苏联《世界經濟和国际关系》1959年第4期]